沒有人是孤島

我們的情感與生活連結

一個自我發現與療癒的旅程

艾蒂安妮·德·羅斯柴爾德 著
[法]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1)
- 第2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2)
- 第3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3)
- 第4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1)
- 第5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2)
- 第6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3)
- 第7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4)
- 第8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5)
- 第9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6)
- 第10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1)
- 第11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2)
- 第12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3)
- 第13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1)
- 第14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2)
- 第15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3)
- 第16节：第五节 可怜的身世(1)
- 第17节：第五节 可怜的身世(2)
- 第18节：第六节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1)
- 第19节：第六节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2)
- 第20节：第七节 离奇的祷告(1)
- 第21节：第七节 离奇的祷告(2)
- 第22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1)
- 第23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2)
- 第24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3)
- 第25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1)
- 第26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2)
- 第27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3)
- 第28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1)
- 第29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2)
- 第30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3)

- 第31节：第十一节 礼拜日学校(1)
- 第32节：第十一节 礼拜日学校(2)
- 第33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1)
- 第34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2)
- 第35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3)
- 第36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1)
- 第37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2)
- 第38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3)
- 第39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4)
- 第40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1)
- 第41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2)
- 第42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3)
- 第43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4)
- 第44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5)
- 第45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1)
- 第46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2)
- 第47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3)
- 第48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4)
- 第49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5)
- 第50节：第十六节 坚定的友谊(1)
- 第51节：第十六节 坚定的友谊(2)
- 第52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1)
- 第53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2)
- 第54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3)
- 第55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1)
- 第56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2)
- 第57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3)
- 第58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4)
- 第59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5)
- 第60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1)
- 第61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2)
- 第62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3)
- 第63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1)
- 第64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2)
- 第65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3)
- 第66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4)

- 第67节：第二十一节 去牧师家喝茶(1)
- 第68节：第二十一节 去牧师家喝茶(2)
- 第69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1)
- 第70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2)
- 第71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3)
- 第72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1)
- 第73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2)
- 第74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3)
- 第75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1)
- 第76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2)
- 第77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3)
- 第78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4)
- 第79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1)
- 第80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2)
- 第81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3)
- 第82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4)
- 第83节：第二十六节 虚荣心作祟(1)
- 第84节：第二十六节 虚荣心作祟(2)

第1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1)

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

直面大西洋的爱德华王子岛是一个气候温和、美丽浪漫的地方。来到这里就好像是沐浴在田园的阳光中，徜徉在洁白的沙滩上一样舒适欢快。岛上有一个叫亚里邦的村庄，雷切尔·林德的家就在村里沿街的一片四周长满了枞树和野生花草的小洼地里。顺着小洼地上横穿而过的小河往里走就是卡斯巴特家古老的农场，这条小河便是从农场背后的树林中流淌出来的。

小河上游水流湍急，从树林中蜿蜒交汇而下，形成了许许多多没有被人发现的深渊和小瀑布。

不过，好像是有什么预兆似的，又或者是从雷切尔·林德家的门前穿过的缘故吧，之前吵闹顽皮的小河早已变成了一条安静温顺的小河，再也不敢大声喧哗了。

因为林德太太常常端坐在窗前，监视着外面的世界。不管是小孩，还是小河，只要是从她眼前经过的东西，一个也不会被漏掉。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又和往常一样坐到了窗前。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让人的心情格外愉悦。林德家下面斜坡上的果树园里盛开着浅粉的花，就像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蜜蜂们"嗡嗡"地挥动着翅膀，正成群结队地在花丛中飞舞着。而她的丈夫-托马斯·林德，一个身材短小、老实厚道的男人正在小仓房对面的丘岗上种着晚播的芜菁。

此时此刻，马歇·卡斯巴特也一定在红土地里，干着同样的活儿吧，林德太太猜想着。因为前一天傍晚，在卡摩迪的威利阿姆·布莱亚的店里，她曾听见马歇对皮特·莫里森说过，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人们忙忙碌碌的时候，马歇·卡斯巴特却不慌不忙地驾着马车穿过山谷呢？身上还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衣服--带着白色硬领的礼服，肯定是要离开去办事。他赶着栗

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看来是要走一段很远的路。马歇·卡斯巴特要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呢？

如果是换了别人的话，林德太太只要巧妙地综合分析一下，就能知道答案，可是马歇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要他去解决；而且马歇这个人性格内向，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不愿意到那些要与人交谈的场合去。可现在他却穿着白领礼服赶着马车出远门，真是难得一见。林德太太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还是毫无头绪，一下午的好兴致就这样被搞得一团糟了。

"喝完茶我就到绿山墙农舍走一趟，看来，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得去问玛瑞拉不可了。"林德太太暗下决心，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下午喝完了茶，雷切尔·林德便出了门。这里离卡斯巴特兄妹所住的绿山墙农舍并不太远，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绿山墙农舍是掩藏在果树园中一栋特别宽敞的房子，因为农舍距街道太远，所以不得不开辟了另一条很长的直通屋门的小路。

马歇·卡斯巴特的父亲是个比儿子还要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当年开垦这个农场时，虽说没能隐居在树林里，却也是尽可能地选择了这块远离他人的僻静之地，营造了自己的窝。

"唉，住在这种地方只能算是活着吧，真是的。"林德太太沿着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的坑坑洼洼的小路，一边走一边嘟囔着，"照这样闭门不出，马歇和玛瑞拉非变成怪人不可，人总不能只和树做朋友吧。不过这两个人看上去生活得很满足，看来是习惯了吧。人哪，真了不起，什么都能适应！"

第2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2)

刚嘟囔到这儿，林德太太已经从小路走进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一片葱绿，收拾得整整齐齐，一侧栽着柳树，另一侧则排立着笔直的白杨，地上干净得连一块碎石、一根树枝都找不到。

林德太太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随着一声"请进"，她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干净得简直过了头，如同崭新的客厅一般，让人有一种冷漠疏远的感觉。

生来勤快的玛瑞拉经常喜欢端坐在爬满常青藤的东窗边晒晒太阳。果然，今天她照例坐在那里，边沐浴着夕阳，边织着东西。

林德太太关门时顺便扫了一眼桌子，上面摆放着三个碟子。显然，是在等什么人来。不过，碟内盛着的都是些普通点心，有酸苹果酱和一些蛋糕。看来来的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的客人。

难道马歇就是去接客人了吗？既然不是很特别的客人，又为什么要穿白领礼服还要驾马车呢？平时一向安静，不与人打交道的绿山墙农舍，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林德太太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好，林德太太。"玛瑞拉快活地打着招呼，"今天晚上天气真不错！家里人都好吗？"玛瑞拉和林德太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也许正因为性格相反，反而比较容易相处，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似友情的关系。

玛瑞拉又瘦又高，棱角分明，缺乏女性的曲线美。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两只发卡别起来。她的样子显得缺乏阅历、刻板而又僵硬，事实上她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幸亏嘴边几分略带幽默的神情做了些许补救。

"我们都很好。"林德太太说道，"不过，我今天看到马歇出远门，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担心是你身体不舒服呢。"

玛瑞拉的嘴角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她早已猜到林德太太会来，这位好奇的邻居看到马歇破例出门，是一定会来探个究竟的。

"没有啊，我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昨天有点儿头痛。"玛瑞拉说道，"他是去布莱特·里巴了。我们打算从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男孩儿，那个男孩儿今天晚上就坐火车来。"

就是听到马歇是去迎接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都不会令林德太太感到如此吃惊。她怔在那里呆呆地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你在开玩笑吗，玛瑞拉？"林德太太刚缓过神来便急忙追问道。

"当然不是。"玛瑞拉回答道，"只不过是从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儿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就和在农场里每年耕耘劳作一样普通吗？"

林德太太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带上了惊叹号的语句。一个男孩儿！从一家孤儿院领养！而且是玛瑞拉和马歇兄妹领养！她心里暗想，这个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她今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你们为什么突然想要领养小孩呢？"林德太太用不赞同的语气盘问着。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来，她当然不会表示支持。

"也不是很突然。我们可是从很早以前就考虑这件事了，在冬天的时候。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文萨的妻子到我们家来做客时，曾说起春天时要从霍普丹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女孩儿的事。

"从那以后，我和马歇商量了好几次，总想领养一个男孩儿。哥哥已经60岁了，早就没有以前精神了，心脏也不太好。而且如今这年头，想雇到一个人也很难，好不容易找了几个法国小毛孩子，可等熬到他们学到了一点本事，都一甩手不干了，不是去了罐头厂，就是跑到了美国。

第3节：第一节 好奇的林德太太(3)

"所以就托斯文萨夫人领养女孩儿时，也帮我们物色一个。我们希望找一个10岁左右，头脑聪明的男孩儿，要能马上做一些简单的活，我们打算好好培养他，并送他上学。

"今天邮差送来了斯文萨夫人发来的电报，说那孩子就坐今天下午5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歇便去布莱特·里巴接站了，约好了在那儿下车。当然了，斯文萨夫人就从那儿回到怀特·桑德车站。"

林德太太一向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她便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说道："玛瑞拉，明确地说，我认为这件事太危险了，就这样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接到这里来，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长大的，一概都不知道呀。

"就在上个礼拜，报纸还登了一条消息，说岛西边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儿。可那孩子却半夜放火，而且是故意的。天啊，是故意的！夫妇俩差一点儿被烧死在睡梦中。另外告诉你呀，凡是领养的孩子都有喝生鸡蛋的陋习，怎么也改不掉。你们要是和我商量了……唉，虽然没商量我也要坚决制止这件事！"

虽然林德太太这番话让玛瑞拉有点儿提心吊胆，但是她好像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仍然继续着手里的针织活。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些我都想过，但是马歇无论如何也要领养，为了这件事，他整天心事重重的。看见他那难受的样子，我总觉得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

"而且，虽说有危险，可什么事没有危险呢？要是那么说，连自己亲生的孩子也有危险了，不见得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

"那么，但愿事情能圆满地发展下去。"林德太太以怀疑的口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舍烧个精光呢？说不定还会往井里下

毒药呢。听说在新布兰兹维克，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就往井里下了毒药，弄得一家人都痛苦地死掉了，而且好像是个女孩子。"

"不过我家可不领养女孩子呀。"在玛瑞拉看来，投毒杀人是女性特有的行为，男孩子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我们做梦都没想过领养女孩儿，不知道斯文萨夫人是怎么打算的。像她那种人，一旦心血来潮，兴许会把整个孤儿院都收养下来。"

林德太太原本打算一直等到马歇把收养的孤儿带回来以后再回家，可是一想到还得等上两个小时，就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新闻。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轰动的，而引起大家的情绪波动正是林德太太最热衷的事情。

于是林德太太起身告辞了，玛瑞拉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她感到在林德太太反对的论调下，她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恐惧正在渐渐复苏。

"这里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真是替那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惋惜。马歇和玛瑞拉对养育孩子一窍不通。不管怎样，绿山墙农舍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了，真是不可思议！自打有了农场，还从来没有孩子在里面住过呢！马歇和玛瑞拉在农场建起来的时候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即使他们也曾经是孩子，但看看他们现在，真难以想象他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不能帮那个孩子做什么事情，但我还是会替他担心啊！"

林德太太满怀诚挚地对着路边的野蔷薇诉说着。如果此时她看到那个正在布莱特车站耐心等候的孩子，她的心情一定会更加沉重了。

第4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1)

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

马歇·卡斯巴特和栗色马配合默契地在通往布莱特·里巴的路上走着。这条路大概有8英里长，道路两旁散落着一些农庄，途中还穿过了几片美丽的枞树林和开满杏花的洼地，空气里也弥漫着从附近的苹果园里飘出的一丝丝迷人的芳香，起伏平缓的原野与紫色的夜幕在远方交织在一起，小鸟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歇赶着马车走着，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在路上遇到都会相互致意，不管认识与否。

马歇惧怕所有的女人，只有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除外。一见到女人，他总会局促不安地认为她们会在私下里笑话自己。

马歇长相古怪，身材粗大，长长的灰色头发垂在佝偻的肩头，而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20岁起就开始留的。实际上，他20岁和60岁的相貌都差不多，只是年轻时没这么多灰白的颜色罢了。

来到布莱特车站，马歇并没有看到火车，他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了。他把马栓在广场上，便往火车站的站房走去。

长长的月台上空无人影，只是站台尽头处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姑娘。马歇望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儿后，就侧着身子从她身边快速走了过去，压根儿没再仔细瞧。如果马歇用心地看看她，就会注意到那孩子紧张与期待的表情和姿态。除了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孩子似乎无事可做。

在去站房的路上，马歇遇见了火车站站长，他正要回去吃晚饭，马歇忙走上去打听5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5点半的火车半小时前就开走了。"这个精力充沛的站长答道，"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是一个小姑娘，就在那边木板堆上坐着。我请她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她喜欢待在外

边，还说什么"外面有比较开阔的天地，留给我幻想的空间"。真是个古怪的孩子呀！"

"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马歇有些茫然，"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应该在这儿与我碰面，是斯文萨夫人把他从新斯科舍带来要交给我的。"

"是出了什么差错吧，斯文萨夫人领着那孩子来寄放到这儿，说是你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站长"嘟嘟"地吹起了哨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歇顿时束手无策了，他嘟囔着说，"假若玛瑞拉一起来就好了。"

"不如去问一下那孩子。"站长建议道，"我想她会详细地说明原因的，因为她似乎很擅长讲话。"说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的站长便走了。可怜的马歇被逼无奈，不得不走向那个女孩儿，而且是不曾相识的女孩儿，这对马歇来说，比虎口拔牙还难！

那女孩儿自从马歇从自己身边经过时就一直看着他，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是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儿，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且过于短小的浅黄色灰绒布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面伸出来，瘦小而苍白的脸上长着好多雀斑，大眼睛大嘴巴，眼睛在处于某些神情和情绪时看起来是绿色的，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灰色的。

这只不过是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如果是目光更敏锐的人来观察便能发现，这个女孩儿长着尖尖的下巴，棱角分明，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嘴唇线条优美，可爱逗人，藏着丰富的表情，前额宽阔……总之，这位有眼力的观察者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儿身上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第5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2)

那女孩儿见马歇朝自己走了过来，便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拎起一个破旧的旧式提包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则伸向了马歇。

"你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歇·卡斯巴特吧？"那孩子用异常清澈可爱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正担心呢！我还想象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刚才我还想，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的话，我就到对面的铁道拐角，爬到那棵大樱花树上等。隐藏在盛开的樱花中，沐浴在月光下睡觉，肯定很浪漫，就如同睡在用大理石砌成的客厅里一样。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我想明天早晨也肯定会来的。"

马歇笨拙地握着那女孩儿干瘦的小手，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心里已经有了谱。先把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女孩儿领回去，总不能把她就这么扔在这里吧。一切一切都等回到了绿山墙农舍之后再问、再弄清楚吧。

"我想我来晚了。"马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走吧，马车就停在那边的广场上，让我替你拎着提包吧。"

"啊，没关系的。"那个女孩儿很爽快地说，"提包不重，虽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里面，但确实不重。这个提手很容易掉，还是我自己拎着吧。

"尽管在樱花树上过夜很浪漫，但是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坐马车要走很远的路吧。斯文萨太太说有8英里，我可喜欢坐马车了，太高兴了！"女孩儿开心地笑着。

"从今天起，我就和卡斯巴特先生成一家人了，在一起生活，真幸福啊！直到现在，我还没经历过像样的家庭生活呢。孤儿院太可恨了，虽然我只在那里住了4个月，可我早已经对它烦透了。卡斯巴特先生，您没去过孤儿院吧，所以我想您是不会明白的。总之，那里是想象不到的糟糕。"女孩滔滔不绝地说着。

"斯文萨太太对我说过，乱说这种话可不是好孩子。可我还是忍不住，孤儿院的人都是好人，可孤儿院这种地方似乎没有让人幻想的余地。关于别的孤儿的身世，我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想。

"幻想这东西比较有趣。我曾幻想过同桌的孩子实际上是个伯爵家的阔小姐。还是在婴儿时，就和坏心眼的奶妈朝夕相伴，可奶妈在告诉她身世真相前就死了……我夜里总也睡不着，脑子里幻想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到了白天可就没有闲工夫幻想了。也许因为这个，我才这么瘦的吧。我呀，骨瘦如柴，浑身没有多余的肉。所以我总是想象自己胖乎乎的，一笑，脸上就能出现两个酒窝。"

说到这里，马歇的小伙伴闭上了嘴并且屏住了呼吸，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马车边。

马车上路后，直到一段陡急的下坡路为止，女孩始终没说一句话。丘岗的道路是把软土深翻起来延伸而形成的，道路两侧的土堤有的地方比人头还高出数英尺，土堤上生长着盛开的樱花树和白桦树。

野杏树的一根树枝擦着马车的车身，女孩伸出小手，"啪"地一下把它折了下来。

"你不觉得很美吗？看着这片把道路都装扮得雪白的树，你联想到了什么？"

"啊，我不知道。"马歇答道。

"哎呀，那不就是个新娘子吗？还没有想象出来--身穿白色的婚纱，头披美丽的彩霞一般的面纱的新娘子。虽然我一次也没见过新娘子，但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样。不过，我想我这辈子是当不上新娘了。我长得很难看吧？谁也不会和我结婚的，我也许会到外国当一名传教士。可我还是向往着将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穿上婚纱。若能穿上白色的婚纱，那可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了。我最喜欢漂亮衣服了，哪怕仅仅是体验一下也行。可我一次也没穿上过白色的婚纱，只有凭空想象了。

第6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3)

"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可难看了，连这件混纺衣服也没有，真让人害羞。孤儿院的孩子都不穿这个，这是用去年冬天霍普丹商店向孤儿院捐献的300码布料做的。虽然有人说这是商店卖不出去剩下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善良的。你不觉得吗?

"坐火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有些可怜，但我却满不在乎，自己进入了幻想世界。幻想中的我漂亮极了，穿着淡蓝色的丝绸裙子，头戴用鲜花和羽毛装饰的大帽子，手戴金表和用山羊羔皮制作的手套。一想到这些，我就立刻来了精神，一直到岛上，我都很愉快。

"即使坐船时，我也感到很舒服。斯文萨太太总是晕船，可我对她说，我连晕船的工夫都没有。如果她不晕船的话，我来回上下跑跑该有多好呀。特别是把船的里外全都看个遍，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有这种机会了。

"啊！看，到处是盛开的樱花，这个岛真是个花的世界呀！我真是太爱这里了，能在这里生活实在太棒了！很早以前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自己也曾经幻想过在这里居住生活，没想到梦想竟一下子变成了现实。我真是太幸福了！

"可是，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道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在夏洛特丹坐火车时，看到窗外红色的路，我曾向斯文萨太太打听过其中的原因，大婶说她也不清楚。另外她还求我别再向她提这些问题了，说我已经问了她1000个问题了。虽说这是事实，但不提问就什么也不知道呀，对吧？这道路是红色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个嘛，我也不明白呀。"马歇回答道。

"嗨，就不能了解一下吗？这世界上要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您不认为这是很愉快的吗？在一个有趣的世界里生活是多么高兴啊！什么都知道了就没有幻想的余地了。

"我，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就因为这个，我总是挨批。沉默才是好的吗？您要是不希望我这么唠叨，我就住嘴。虽然这很难受，但你如果感到厌烦，我就不说了。"

连马歇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他觉得这个小姑娘虽然唠唠叨叨的，可是她的话听起来却挺有意思。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会愿意和一个小姑娘待在一起。在他遇到的所有女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更是讨厌。她们总是斜着眼看马歇，鬼鬼祟祟地从他身边溜过，好像她们如果在他身边说一句话，就会被吃了似的。马歇对此深恶痛绝。然而身边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儿却全然不同，尽管他感到自己迟钝的思维很难跟上她那活跃的思路，但是听她唠叨却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于是他像往常一样腼腆地说："你喜欢说就说吧，我不会介意的。"

"噢，太好了！我想说的时候就能随便说，真太棒了！我觉得咱们好像能相处得很不错。就因为这么唠叨，我曾挨过不少训斥，对此我早已经听烦了。而且我一说长语句，大家就笑，可说明重要的事情，不用长语句不行啊，您说是吧？"

"对，对，对。"马歇随声附和着。

"斯文萨太太总问我的舌头是不是老在中间悬着，您瞧，这不是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嘛！

听说卡斯巴特先生家四周都有树林，我可喜欢树了。可惜孤儿院里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是在正门前的白围墙下孤零零地长着两三棵小木棒似的小树，让人觉得又孤单又凄凉的。一看到这情景，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所以，我向往着能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到处都是树木，树根上长着苔藓和蘑菇，附近还有小河流过，小鸟们在枝头上欢快地歌唱。噢，我忘了问斯文萨太太了，绿山墙农舍旁边有小河吗？"

第7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4)

"有啊，在房子不远处的下边就有。"

"太棒了！没想到我的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这种事太少见了，是吧？我身边现在的一切太完美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完美幸福的心情。嗨，您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那女孩儿把一根油光光的垂下来的发辫拽过肩头，伸到了马歇的眼前。马歇向来不习惯分辨女人头发的颜色，这种场合也不例外。

"是红色的吧？"马歇猜道。

女孩儿长叹了一口气，把发辫散放到手中，使人感到那是一种悲哀的长叹。

"是红色的，是吗？"

那孩子似乎死了心地说道："就为这个，我才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其中的理由你明白了吧。红头发的人都是如此。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什么雀斑、绿眼睛、干瘦啦，只要我一幻想起来，就会全都忘在了脑后。我能幻想出我的皮肤长得如蔷薇一般美丽，我的瞳孔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呈蓝紫色。我也常说给自己听，"我的头发黑得如同湿润的乌鸦羽毛一样美丽"。而实际上心里明明知道是一头红发。

"我曾在一本小说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如何把人生中的悲哀埋藏到心里……但她可不是红头发，而是金发。从石膏一样的前额上，像波浪似的垂下来。石膏一样的前额是什么样的，我怎么琢磨也不明白。您知道吗？"

"哎呀，我也不知道呀。"

"不过，我想那一定很美，大概是美得很庄严神圣吧。面对这种美该是怎样的感受呢，您想过没有？"

"没、没想过。"马歇轻轻地回答道。

"我总是在想，庄严神圣的美和令人难以相信的聪明伶俐，和天使一般的好孩子相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呀，是很难确定下来吧。不过归根到底，无论怎样都没有关系。因为谁也不能成为天使一样的孩子。人不能一点儿毛病错误也没有。斯文萨太太常这么说。啊！卡斯巴特先生，您瞧！您瞧！您瞧！"突然，那孩子兴奋起来，兴奋得差点儿从马车上掉下来，而马歇却对此无动于衷。其实这只不过是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走进了"林荫道"而已。

被称为"林荫道"的，是一条长度不过四五百码的大街。道旁的苹果树是由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头在几年前栽种的。枝繁叶茂的树木形成了一个漂亮的拱门，头顶上一片雪白的花，宛如帐篷一样。枝头下面，紫色的黄昏已经不知不觉地来临。极目远眺，地平线上那如画一般的天空中，晚霞如大教堂的蔷薇窗户一样富有诗意。

那孩子简直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惊呆了，好像不会说话了似的，倚靠在马车的后面，把瘦削的小手合在胸前，扬着头出神地欣赏着头上那雪白的花。

马车走出了"林荫道"，驶下了通往新布里奇的缓坡。那孩子仍然纹丝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还是那么紧紧地凝视着西方天际的晚霞。她以眼前这些令人心荡神驰的天空为背景，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幕又一幕美丽的幻想。

新布里奇是个充满生机的村庄。狗"汪汪"地叫着，人们在快活地说笑着。女孩儿好奇地从窗口窥视着这一切。即便如此，她依旧是一言不发，就在这样的沉默中，马车又走了3英里。

"你是不是累了？好久没吃东西了吧？"马歇终于大胆地问道，他只能这样理解她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我们还有1英里就到了。"

第8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5)

女孩儿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里。她用一种恍惚的目光盯着马歇，就好像她的灵魂曾经被星星引领着，漂流到了很远的地方。

"啊，卡斯巴特先生，刚才我们走过的那个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呀？"她低声问道。

"那儿叫"林荫道"。"马歇沉思了几秒钟，又补充说，"那儿是个漂亮的地方吧！"

"漂亮？仅仅说漂亮可不能恰当地形容它，不能把意思尽情地表达出来。啊，总之是美极了，的确太美了。不管怎么拼命幻想，都不能够超出它的美。这样的仙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它让我终于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女孩把手放到胸前说道，"现在，我这儿非常痛苦，可那是种快乐的痛苦，你有过这样的痛苦吗？"

"没有，一次也没经历过。"

"我经常感到痛苦，一见到非常美丽的东西总是如此。不过，那么美丽的地方只起个"林荫道"的名字，这怎么行呢？这个名字没什么意义吧？对啦！嗯，应该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只有这个名字才配。

"离到家真的只有1英里了吗？我的心里真高兴，可又有一点儿伤感。伤感是因为坐马车非常开心愉快，可是开心的事情一完，我总要伤感一番的，以后或许再没有这样的好事了吧。一般来说，不开心的时间似乎总是多一些，根据我的经验大体都是这样。可一想到要到家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过自己真正的家呢。突然一下子自己有了家，不知不觉就变得心情紧张，心跳加快起来。"

马车翻过丘岗，往下看是个池塘，细长、弯曲，看上去像一条小河，一座桥横跨在池塘中央。池塘的尽头是一条琥珀色的带状沙丘，将池塘与下面深蓝色的海湾隔开。桥与沙丘之间的水面上，红、橙、黄、绿、青、蓝、紫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变化多

端，绚烂多彩，简直就是个色彩的海洋，让人找不到适当的词来形容它。池塘岸边长满了枞树、枫树和李子树，倒映在池水中那黑黑的树影，犹如幽灵一般。从池塘上方的沼泽地里，不时传来阵阵青蛙们的合唱声。对面斜坡上苹果园旁边的树林中，掩映着一幢灰色的房子，尽管天色还亮，但窗边已经点起了一盏灯。

"那就是"巴里的池塘"。"马歇指着池塘说道。

"啊，是吗？可是这个名字并不怎么招人喜爱呀。嗯，对，就叫它"耀眼的小湖"吧。对，这样就恰当了。您知道吗，相称的名字一想出来，我就激动得不行，您也有这种体验吗？"

马歇认真地考虑了一番才说道："嗯，看到从黄瓜地里挖出来的令人恶心的白色幼虫之类的，心情也很激动，只是看着就哆嗦。"

"啊，虽说那也是激动，不过可不是相同意义的激动，您认为它们是一回事？白色幼虫与"耀眼的小湖"之间没有相似的关系吧？不过，为什么要叫它"巴里的池塘"呢？"

"因为那里住着巴里一家。咱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叫做"苹果园山丘"，如果后面草木不那么茂盛，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绿山墙农舍了。等过了桥，拐过街道，就只剩下半英里了。"

"巴里家有没有小女孩？不太小，年龄和我差不多的？"

"有一个11岁左右的，叫黛安娜。"

"是吗？多好听的名字呀！"

"怎么说呢，听上去是有点儿像个了不起的名字。可我还是觉得像珍妮啦、梅亚啦等更普通一点的名字好些。听说黛安娜出生时，正赶上学校的老师住宿在她家里，家里人请老师给起名字，于是便得了黛安娜这么个名字。"

第9节：第二节 红头发的小女孩(6)

"我出生的时候，要是也有那位老师在场就好了。啊，要上桥了，我得闭一会儿眼睛。我总是害怕过桥，常幻想一旦到了桥中间，桥就会像把袖珍小刀似的折成两半，把我挤压得扁扁的，所以得赶紧闭上眼睛。可是，估计到了中间时，又会不自觉地睁开眼睛。如果桥真的折成两半的话，我倒要看看那一瞬间到底是怎样可怕。

"啊，是桥发出的"咕隆咕隆"的声音！我就喜欢这种动听的声音，这世界美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对吧?

"哟，对了！让我回头再看一眼。晚安，"耀眼的小湖"！对于你喜爱的东西，假如像对人一样地说声晚安，对方就仿佛感到很开心似的，小湖也一定冲着我笑呢。"

翻过了丘岗，拐了一个弯，马歇指着前方说道："就要到家了，那就是绿山墙农舍。"

"唉，请别说了！"那女孩儿神情激动地打断了马歇的话，两手抓住了他伸出的胳膊，闭上了双眼，不敢看他手指的方向。

"让我猜猜，肯定能猜对。"说着那孩子睁开了眼睛，环视着四周。这时，马车正好走在丘岗的脊背处，太阳已经下山了，在柔和的残光中，展现在小女孩眼前的是金盏花般的天空，教堂高高的尖塔，小小的谷地，广阔而平缓的斜坡，斜坡上整洁干净的农场。

那孩子的目光从一座房子扫向另一座，最后，她热切渴望的目光停在了最左边远离街道的一座房子上，那房子四周环抱着黑糊糊的树林，在茂盛的树丛中，微微发白的房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上空晴朗的西南天际中，闪烁着一颗亮晶晶的大星星，好像希望与引路明灯一样散发着光辉。

"就是那儿吧？"那女孩儿指着那房子问道。

马歇高兴地甩了一下缰绳："嗨，你猜对了！肯定是斯文萨太太告诉你了吧，所以你猜得这么准。"

"哪呀，没有，她也不过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部分，主要是靠我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见那房子，我就觉得像自己的家。你瞧我的胳膊，这几个淤血印，我已经掐了它好几次了。我经常感到心烦意乱，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种念头一上来，我就掐它几下，可掐完之后又会后悔，怕把好梦惊醒了。这回可是实实在在的真的了，马上就要到家了。"说完，女孩又陷入了沉思。

这回该轮到马歇不安了。他感到有点儿欣慰的是，玛瑞拉可以替他来告诉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她所热烈期待的家根本不会接纳她。

马车经过林德家前的山谷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但坐在窗前的林德太太还是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目送他们的马车爬上山坡，拐进通往绿山墙农舍的那条长长的小路。当他们来到屋子前，一想到就要弄清真相时，马歇就感到自己难以理解地畏缩起来，不是因为自己和玛瑞拉，也不是因为这个错误所招致的麻烦，而是不忍心，不忍心看到这孩子变得灰心丧气。一旦真相大白，那孩子眼中那闪动的光芒就会被扑灭。不知为什么，他产生了一种像要去扼杀什么--比如他在不得不宰杀小羊或任何其他无辜生灵时产生的罪恶感。

他们走进院子里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周围的白杨树叶发出了轻柔的沙沙声。

"啊！树在说梦话呢，你听。"马歇把女孩儿从车上抱下来时，她悄声说道，"一定是个很美的梦吧。"然后，她便提起那个装有"全部财产"的提包，跟着马歇走进了房子。

第10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1)

第三节　安妮·杰里

马歇一推开门，玛瑞拉便赶紧迎了上来。可是，当她看见那个眼睛热切明亮，穿着破旧，红头发梳成长辫子，模样古怪的女孩儿时，不由得惊奇地停住了脚步。

"马歇，这是谁呀？那个男孩儿呢？"

"没有男孩儿，只有女孩儿在那里。"马歇一边回答一边朝女孩儿点点头。这时，他才想起还一直没有问过她的名字。

"没有男孩儿？"玛瑞拉有些懊恼地说，"不是和斯文萨太太说好了要领养男孩儿的吗？"

"没有，我问过站长了，斯文萨太太只领来了这孩子，我只好把她领回来，不管出了什么差错，我也不能把她扔在火车站不管啊！"

"你怎么能随便领个女孩儿回家呢？"玛瑞拉激动地说。

此时的女孩儿一直默默地听着两个大人激烈的争吵，目光在他们身上移来移去，脸上的兴奋之情逐渐消失，她完全明白了两人争执的原因。于是，她激动地把她珍贵的提包扔到了地上，紧攥着小手，冲上前去，激动地大喊："你们不要我是吧！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儿就不要我对吧？我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愿意真心地收留我，我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美好了。现在，你们要是不要我，那我该怎么办呀？"那孩子一下子坐到了身边的椅子上，一头扑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

马歇和玛瑞拉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玛瑞拉硬着头皮开了口："行了，行了，没必要为这事哭成这个样子。"

"怎么没必要？"那孩子猛然抬头，扬起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嘴唇还在颤抖着，"斯文萨太太想为我找个家，所以我才来到了这里。如果孤儿院的人听说就因为我不是男孩儿而被退回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悲剧了！"

玛瑞拉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极不自然，僵硬极了，就像长久没用锈住了一般。但不管怎么样，她刚才严厉的表情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别哭了，今晚你先在这里住着，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犹豫了一下，挺了挺胸脯："请叫我科迪莉娅。"

"科迪莉娅？这就是你的名字？"

"嗯，不，不是我的名字。但你要是这么叫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这是个多么优雅的名字呀！"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叫科迪莉娅，那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安妮·杰里。"女孩儿低着头，勉勉强强答道，"求求你们就叫我科迪莉娅吧，反正是暂时的，叫什么也没关系，是吧？安妮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浪漫。"

"什么浪漫不浪漫的！"玛瑞拉毫不留情地驳斥道，"安妮是个既普通又实用的好名字，你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不，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只是喜欢科迪莉娅这个名字。不过，如果您觉得安妮好听，那我就叫安妮吧。"

"好吧，安妮，难道孤儿院里没有男孩子吗？"

"有很多，但是斯文萨太太很清楚地说，你们想要一个11岁左右的女孩儿，女总管觉得我挺合适，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我昨天晚上高兴得一整夜都睡不着觉。"说到这里，安妮转向马歇，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如果在车站的时候你对我说你们并不想领养女孩儿的话，我就会留在车站，那样我就看不见"白色的欢乐之路"和"耀眼的小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了。"

第11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2)

"她到底在说什么呀？"玛瑞拉盯着马歇问道。

"她是在说我们路上的一些谈话。"马歇躲躲闪闪地支吾道，"我把马牵进来，请把晚饭准备好吧。"

"除了你之外，斯文萨太太还从孤儿院领回了其他孩子吗？"马歇刚刚出去，玛瑞拉又继续问着。

"斯文萨太太自己领养了一个叫做莉莉·琼斯的孩子。莉莉今年才5岁，长得可漂亮了，头发是褐色的。如果我也很漂亮，长着一头褐发，你愿意收养我吗？"

"不，我们是想找一个能给马歇干农活、当帮手的男孩儿，女孩子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来吧，拿上帽子和提包，把它们放到正门厅的桌子上去。"

安妮沮丧地耷拉着肩膀，无精打采地提着包，跟着玛瑞拉来到厅里。

这时，马歇回来了，三个人便来到饭桌前开始吃饭。安妮实在是没有胃口，只是轻轻地碰了碰奶油面包，眼睛直直地盯着碟子旁边玻璃碗内盛着的苹果脯，呆呆地发愣。

"你什么也没吃！"玛瑞拉的神情有些严厉，仿佛不吃饭是个要命的缺点。

安妮叹了口气："我吃不下！我正处于绝望之中。当你陷入绝望时，你能吃得下饭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绝望，所以我没法回答你。"玛瑞拉回答说。

"是吗？那你有没有试着想象自己陷入了绝望之中呢？"

"不，没想过。"

"那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了。我现在非常难过。我刚一吃，喉咙就堵得要命，肚子也胀得鼓鼓的，根本咽不下东西。请您不要太勉强我了，桌子上的东西都非常好吃，只是我一点儿也吃不下。"

"啊，我想她是太累了。"一直默不作声的马歇插话道，"还是先让她睡觉去吧。"

玛瑞拉没搭理他，她正考虑着如何安顿安妮。原以为会来个男孩儿，所以玛瑞拉就在厨房旁边的房间准备了个躺椅，并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可没想到来了个女孩儿，让女孩儿睡在那里怎么行呢？除了客厅，能睡的就剩下楼上那间东山墙的房间了。

"跟我来。"玛瑞点着了一根蜡烛，便引着耷拉着头的安妮去看房间。安妮顺手把放在正门厅桌子上的帽子和提包也拎到了手中。

二人走过整洁的大厅，上了二楼，进了东山墙的房间。窄小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但不免黑得有些冰冷、凄凉。

玛瑞拉把蜡烛放到一张三角形的三腿桌子上，掀开床上的被褥。

"你有睡衣吧？"

安妮点了点头："我有两件睡衣，是孤儿院的女管家给我做的，它们又短又小。孤儿院的东西总不够分，所以衣服都不合尺寸。我讨厌又瘦又小的睡衣，要是能有件下摆长长的，领口镶着波浪花边的睡衣该有多美呀。不过那只是我的幻想，我有睡衣就也知足了。"

"快换上吧，过一会儿我来取蜡烛。我可不放心让你吹灭蜡烛，要是引起火灾可就麻烦啦。"

玛瑞拉一走出去，安妮便打量起这个房间来。

房内墙壁粉刷得雪白，什么装饰都没有，地板用料极为普通，正中央铺着一张安妮从未见过的编织地毯，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长长的老式木床，四根矮床腿，圆圆的，黑色。另一角就是一张三角形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天鹅绒针包。再往上看，是个悬在墙壁上的四角形小镜子。在桌子和床之间的窗户上，挂着用银白色细软毛布料制成的窗帘，它的前面是洗脸池。

第12节：第三节　安妮·杰里(3)

房间里充满了令人难以形容的冰冷空气，安妮害怕得连骨髓都在发抖。她啜泣着忙脱掉了衣服，换上了紧紧巴巴、过于短小的睡衣，跳上了床，然后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猛地扯过被子，把自己连头带脚地给盖上了。

当玛瑞拉返回来取蜡烛时，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安妮那些缝制粗糙的衣服。不过从床上的一片狼藉来看，至少证明了安妮还在房间里。玛瑞拉把安妮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捡起来，整整齐齐地放到一把椅子上，然后拿起蜡烛走到了床边。

"晚安。"玛瑞拉用有些生硬，但并不冷淡的口气说道。

玛瑞拉慢慢走到厨房，开始清洗餐具。马歇心事重重地抽着烟斗。平时马歇很少抽烟，玛瑞拉认为抽烟是一种陋习，所以她坚决反对。但在某些时候，他却不由自主地想抽上两口，特别是他感到很烦闷的时候。玛瑞拉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装作没看见。

"真是太离谱了。"玛瑞拉生气地说，"明天我们得有一个人去斯文萨太太那里问问清楚，那孩子得送回孤儿院去。"

"那好吧。"马歇勉强地附和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但是……玛瑞拉，那孩子确实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孩子。她非常希望留下，现在却要把她送回去，你不觉得她有点儿可怜吗？"

"马歇，你不会是想把她留下来吧？"马瑞拉万分惊讶地说道。

"不，我不是-我没有这么想，"马歇结结巴巴地说，被玛瑞拉一逼问，他又心神不宁了。

"我们不能收留她。"

"可是，或许她会对我们有好处。"马歇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马歇，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被那个孩子迷惑住了！你想收养她。"

"我觉得那孩子挺有趣。"马歇也固执起来，"要是你听到我们从火车站回来这一路上的谈话，那该多好啊！"

"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一眼就瞧出来了。我可不喜欢爱唠叨的孩子，就算要收养个孤儿，她也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这孩子身上有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不行，赶紧把她送回去吧！"

"我可以雇一个法国男孩儿帮我干活，"马歇说，"她就和你做伴。"

"我不想找这么个孩子跟我做伴，简直就是活受罪。"玛瑞拉说。

"好吧，那就照你决定的办吧！玛瑞拉。"马歇说着站起来，放好烟斗，回房睡觉了。

玛瑞拉收拾完碟子，不满地皱着眉头，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而此时在楼上靠东山墙的房间里，一个孤苦伶仃、心灰意冷的孩子，满怀着委屈和痛苦，流着眼泪，也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13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1)

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

第二天安妮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很高了。她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胡乱望了望窗外。阳光从窗外洒入，天空一片碧蓝，只有空气中有一些白色的漂浮物在飞来飞去。

一时间，安妮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是感到好像有什么事发生过，有种说不出的激动。接着，可怕的记忆恢复了：这里是绿山墙农舍，因为她不是男孩子，所以他们不要她。

但不管怎样，清晨还是来了。安妮走到窗前，想推开窗户，可窗户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开过了似的，咯吱咯吱地响着，安妮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打开。

哇！多美呀！这儿真是让人留恋的地方！尽管她很可能不会留在这里，但现在能够幻想一下也很好呀。安妮跪在窗前，瞪大眼睛环视着眼前的景色，心里又开始嘀咕。

窗前是棵高大的樱花树，正值开花期，雪白的樱花层层绽放，压得有些枝头几乎都要碰到房子了，非常好看。房子的两侧是果园，一个是苹果园，一个是樱桃园。两个果园好像在竞赛似的，不甘落后，也都开满了鲜花。树下的杂草中点缀着几株蒲公英，别有一番情趣。

窗下花坛里，紫色的小花簇拥着紫丁香树发出沁人肺腑的甘草香味，随着晨风飘进了窗内。花坛的对面是一片平缓的坡，延伸向洼地，绿油油的紫苜蓿长得格外茂盛。洼地里流淌着一条如玉带一般的河，小河两岸生长着白桦树。白桦树林里的草地上还分布着许多羊齿类、苔藓类植物，看上去非常好玩。小河的那边有一座被染成绿色的小山丘，被枞树和其他树自然地分成许多条块。透过树丛间隙，安妮望见了"耀眼的小湖"和在它一侧的灰色小屋。小屋的左边排列着大仓库，而在平缓的草原那边就是蓝色的大海。

安妮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早已经深深地陶醉了，浑然忘记了周围现实的一切，更加没注意到玛瑞拉已经站在了她的背后。

"你该把衣服穿好。"玛瑞拉简单地说道。说实在的，玛瑞拉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口气对这孩子说话，这种茫然失措导致她说话的口气里有几分生硬，其实她并不想用这样的语气对她说话。

安妮从窗前站了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看窗外多美呀！"她挥动着手臂，像是在对窗外精彩的世界招手，让它们都能到自己的怀抱中来。

"树木很高大吧？"玛瑞拉说道，"还开着很多花，不过它结的果子又小又有虫子。"

"啊，不只是树木！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一切都这么美丽，这么让人迷恋，我真是爱死这里的清晨了！你不喜欢吗？你听，还有小河流水的声音，你感觉到了吗？小河是多么快乐，多么兴奋啊！即使在冬天，外表被冻住了，但在心里也会这么欢笑。

"也许你在想，我又不能留在这里，景色好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想，即使我走了，我也会常常想起绿山墙农舍旁边的这条小河的。真是感谢今天这个美丽的早晨，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我还是很悲伤，如果你们收养了我，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那该多好啊！"

"你最好停止你的幻想世界，快点儿穿上衣服下楼来。"玛瑞拉趁着安妮停顿时赶快插了句话，"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去洗洗脸，梳梳头。窗户就这么开着吧，把被子叠好放到床边。快点！"

安妮的速度十分迅速，10分钟后，她就换好衣服，梳好头洗完脸，整整齐齐地下楼来了。她以为自己把玛瑞拉吩咐的事干得很不错，心里美滋滋的，事实上，她还是忘了叠被子。

"啊，今天早晨才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了。"安妮一坐到玛瑞拉给她拿出来的椅子上就开始唠叨，"真想不到噩梦醒来时竟会是个春光明媚、神话般的早晨，但是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也一定很美吧？世界上

有这样的早晨，还有那样的早晨，真令人开心。它会变成怎样的一天呢？谁也琢磨不透，真是让人期待啊。

"幸亏今天早晨天气好，好天气能使我变得精神饱满。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遭遇还是很不幸的，是吧？我看悲剧故事的时候，自己曾下过决心，不向苦难低头，要勇敢地面对艰苦生活。幻想幻想还行，但要真的遇到这种事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第14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2)

"求求你把嘴闭上不说话行不行？还是多大的孩子呀，哪来那么多悲剧？"被玛瑞拉这么一说，安妮立刻顺从地沉默下来，没再开口。可不知为什么，这样一来反倒让人觉得不自在，玛瑞拉心里没了底，马歇也一言不发。整个早餐就在这一切都仿佛凝固了的状态中过去了。沉默寡言对马歇来说是常事，是老习惯了。安妮吃着吃着，便有些心不在焉，焦点模糊的大眼睛凝视着窗外的天空，嘴只是一个劲儿地、机械地动着。

见到安妮这个样子，玛瑞拉总觉得心里有点儿不舒服，似乎面前坐着的这个异样的孩子灵魂早已插上了幻想的翅膀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被这孩子弄得心神不定，真有点儿忍受不下去了。可就这样，马歇还口口声声地说要留下这孩子，真够人受的。马歇肯定还和昨晚一样，惦记着这件事呢。马歇的脾气她可是一清二楚的，假如思考什么事弄不出个结果，他是不会罢休的。

吃完早饭，安妮这才从幻想的梦境中苏醒过来，她主动要求洗碗。

"你能洗好吗？"玛瑞拉怀疑地问。

"完全能洗好。不过我照看孩子更行，我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这里要是有个小孩子让我照看就好了。"

"有你一个就已经够乱的了，我可不想再要个孩子。你现在已经够成问题的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马歇怎么那么糊涂呢！"

"不，他不是！"安妮叫起来，语气中似乎包含着责备，"他很有同情心，我怎么唠叨他都不烦，他就喜欢我这种性格。虽然我们是第一次接触，但我觉得我和他具有相同的灵魂！"

"你们俩都是怪人，那就是你所说的相同的灵魂。"玛瑞拉不屑一顾地说，"好了，去洗碗吧，用热水好好洗，然后一定要擦干净。下午

我们必须到怀特·桑德去见一见斯文萨太太。你跟我一起去。洗完碗，上楼去把床铺好！"

安妮干活的时候，玛瑞拉一直在旁边观察。她觉得安妮洗碗还算熟练，但收拾床铺就不那么利索了。因为安妮不知道怎样把羽绒被子扯平，不过看得出，她已经尽全力了。

玛瑞拉不愿看到安妮总在她面前晃动，这让她感到心烦，于是她便打发安妮到外面玩，午饭前再回来。

安妮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忽闪着大眼睛直奔房门口，可突然又在门前停住了，之后转过身返了回来，坐在了桌前，眼睛里的光芒、脸上的欢喜神情转瞬之间都不见了。

"怎么了？"玛瑞拉问道。

"我决定不到外面去玩了。"安妮好像是用放弃了世间快乐的殉教者的口气回答，"尽管我不能留在这里，但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一旦到了外面，和树木、花草、果园以及小河交上了朋友，就会离不开它们了。可我不能留在这里，所以我肯定会很痛苦，我不想再受打击了，虽然我是那么地渴望到外面去玩。明知道要被拆散，就别再自寻烦恼了，您说对吧？

"当初我知道能在这里留下时，确实兴奋了好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可以尽情地去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了，哪知道这不过是个短暂的梦，所以我只好认命了。要是我到了外面，决心又会发生动摇，不就一切都完了吗？不过，还是打听一下，窗边的那个植物叫什么？"

"老鹳草。"

"不，不是说这个名字，我是问你自己给它起的名字。难道你没给它起过名字吗？那我给它起个名字好吗？嗯，就叫它邦妮吧。我待在这里时就叫它邦妮好吗？求求你了。"

第15节：第四节 绿山墙的早晨(3)

"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可不管。不过你干吗要给老鹳草起名字呢？"

"我喜欢给各种东西起名字，哪怕是一棵草，这样它们看起来就会像个人。如果只叫它老鹳草而不给它起个自己的名字，它也许会伤心的，就像别人如果老是叫你"妇女"而不是你的名字，你也会不高兴的。今天早上，我已经给东山墙外的樱花树起了个名字。因为它雪白雪白的，所以我叫它"白雪皇后"。虽然它迟早会凋谢的，但那会让你随时想起它怒放时的美妙身姿。"

"你这样的孩子我还从来没见过。"玛瑞拉一边嘴里嘟囔着，一边逃命似的躲到地窖里取土豆去了。

"真像马歇所说的那样，这孩子的确有点儿意思。我似乎也盼望着听她说点儿什么。这样下去的话，连我也会被她的魔法给迷惑了，马歇就更不用说了。这可怎么办呢？"

玛瑞拉从地窖出来时，就看见安妮正两手托着腮，双眼凝视着天空，又沉浸到自己的幻想中去了。玛瑞拉没有理会她，直到把提前准备的午饭放在桌子上，才把安妮从幻想中唤醒。

"下午我要用一下马和马车。"玛瑞拉说道。

马歇点点头，不安地朝安妮那边望了望。玛瑞拉赶紧遮住了马歇的视线，口气严厉地接着说："我要到怀特·桑德去把事情说清楚，安妮跟我一起去。"

马歇依然沉默不语，玛瑞拉感到自己在白费口舌。

马歇帮忙套好栗色母马拉的马车，便把院门打开让玛瑞拉和安妮出去。当马车经过马歇身旁时，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早上，居里·波特家的孩子来过，我告诉他或许我会雇他来干一夏天的活。"

玛瑞拉没搭理他，扬起马鞭，狠狠抽在不幸的栗色母马身上，这匹肥壮的马还没有受过这种待遇，狂怒地迈开大步，冲向那条小路。

玛瑞拉在飞奔的马车上回头张望，看到马歇正靠在院门边，用沉思的神情目送着她们远去。

第16节：第五节 可怜的身世(1)

第五节 可怜的身世

"啊，我早就盼望着旅行了。因为这样心情好像就会变得愉快些，我可以尽量不去想孤儿院的事，心里只装着旅行的事。"一上路，安妮便又打开了话匣子。

"啊！快看，那里有一朵盛开的野蔷薇花，多漂亮的花呀！如果我就是那朵蔷薇花，那该有多美呀。也许大家都觉得蔷薇花的红色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可我却喜欢粉色，只是可惜我不能穿粉色的衣服，因为我的头发是红色的，和粉色不相配。

"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在小时候长了一头红发，长大后又变成了别的颜色呢？"

"没听说过。头发颜色是很难改变的。"玛瑞拉冷冷地回答道。

安妮失望地叹了口气:"唉，我的人生就是个"被埋葬的希望的墓场"。这是我以前读一本书时读到的。如果我遇到了灰心丧气的事，就把它念给自己听，安慰自己。我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主人公了，这很浪漫吧？今天咱们从"耀眼的小湖"前经过吗？"

"如果你说的"耀眼的小湖"是指巴里家的池塘的话，我们今天不从那儿走，今天从海岸大街走。"

"真的，是海岸大街吗？太好了！"安妮兴奋地说道，"那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那么美吗？一听到"海岸大街"这个名字，就仿佛世界上所有美丽的景色一下子都呈现到了我的眼前。"

"还有5英里的路，一路上总是这么东扯一句，西扯一句的，能不能说些实在的东西，说说你自己的事。"

"我？我的事就用不着特意去说它了，我幻想出来的人生比它更有意思。"安妮把身体探出来说道。

"不，你幻想的我不想听，说点实际的，从头说起，在哪里出生的？多大了？"

安妮轻轻地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到今年3月份我就满11岁了。我出生在波林格布罗克。父亲叫沃尔特·杰里，是当地的高中老师。母亲叫巴莎·杰里。父母的名字都很好听，我也感到很自豪。"

"接着往下说吧，名字怎么样都行。"玛瑞拉催促道。

"母亲也是那所高中的老师，自从和父亲结婚后，就被学校解雇了。一家人光靠父亲一个人工作维持生活，很艰难。听托马斯大婶说，两个人始终过着贫困的日子。我的家就在当地的一间又窄又小的房子里。我从没见过那间房子，但幻想着在客厅的窗边开着金银花，在前院种有紫丁香，栅栏门里长有君影草，嗯，而且窗户上挂着用麦斯林纱制成的窗帘……

"托马斯大婶说，她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相貌丑陋的婴儿，既小又瘦。不过，在妈妈眼里，我还是最最可爱的。可是，很不幸的，在我只有3个月大的时候，母亲便患病去世了。如果她能活到我会叫"妈妈"时该有多好呀！之后，没过多久，我父亲也染上了同样的病，在母亲死后的第四天也离开了我。

"我成了孤儿，似乎这就是我的命运。托马斯大婶说，大家都不想要我，最后，还是托马斯大婶好心地收养了我。我是大婶一手拉扯大的，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孩子。

"不久，托马斯一家从波林格布罗克搬到了梅亚利斯比尔。8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她家里。我先后照看过大婶的四个孩子。他们都比我小，照看他们可真是件麻烦事。

"后来，托马斯大叔被火车压死了。没办法，大叔的母亲收留了大婶及孩子，却不愿意收留我，托马斯大婶也无能为力，于是我又成了孤儿。

"后来，住在河上游的哈蒙德大婶相中了我的看孩子本领，便收留了我。就这样，我又来到了用树墩围成的哈蒙德大婶家。

"哈蒙德大叔有一个小小的锯木加工厂。大婶有8个孩子，其中孪生子就有3对。我是很喜欢婴儿的，可是连生了3对双胞胎也太多了。所以当最后一对出生时，我严肃地对大婶说，再这样下去，连我也会累垮的。

"在哈蒙德大婶家生活了两年，直到大叔去世，这个家也随之四分五裂了。孩子们被分送到了亲戚家，大婶一个人去了美国。而我还是没有人要，最后只得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并不欢迎我。因为孤儿太多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个负担。但我没有别的去处，只好硬着头皮待在那儿。我在那里一共生活了4个月，直到斯文萨夫人来接我。"说完之后，安妮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你上过学吗？"玛瑞拉一边问道，一边驾着马车直奔海岸大街。

"没怎么正经上过学。在托马斯大婶家的最后一年上了几天学。到了哈蒙德家后，只有春秋两季才能上学。不过在孤儿院读了些书。我还能背诵出许多诗。例如五年级的课本里有一课名叫《波兰的陷落》，读起来令人颤抖不已。当然了，我是四年级学生，不用五年级课本，但大姐姐们时常借给我看。"

"托马斯大婶和哈蒙德大婶她们对你好吗？"玛瑞拉一边斜眼看着安妮一边问道。

"怎么说呢？嗯……"安妮说话吞吞吐吐的，脸蛋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红色，额头上的汗也流下来了，看样子她很困窘很为难，"唉，这么说吧。她们肯收留我，说明?们的心眼都是很好的，但是她们总不会温柔热情地对我，毕竟，前一个有酒鬼丈夫，后一个又有那么多的孩子，肯定日子不好过，她们也有难处呀，所以我一直都很理解她们，认为她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女人。"

第17节：第五节 可怜的身世(2)

听到这里，玛瑞拉也就没再接着问下去，看着正在出神地欣赏着海岸大街的安妮，猛然间，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这孩子一直过着孤儿的生活，强烈地渴望着家庭的温暖与爱，然而谁也不能收留照顾她。虽然这孩子是唠叨了点，但能说爱说这并不代表她人品有问题呀，而且她也没有什么失礼之处，她应该会是一个懂礼貌、高尚文雅的人。

从海湾吹来的海风吹打着海岸大街右侧低矮茂密的枞树，大街的左侧是红砂岩的断崖，有的地方，道路几乎都要挨上悬崖了。如果不是因为有匹经验丰富的成年马，大家是不会坐马车走这条路的。

悬崖下面是被波浪拍打冲刷而形成的鹅卵石岩滩，再往里则是宝石一般的银色沙滩。极目远眺，波涛起伏的碧蓝大海上，翘膀尖儿被阳光映成银色的海鸥正飞来飞去。

一直默默不语的安妮这时瞪着大眼睛打破了沉寂："大海美极了！我在梅亚利斯比尔的时候，有一次，托马斯大叔雇了一辆特快马车，领着大家到10英里以外的海边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我不得不照顾那些孩子，但还是快活极了。那以后，我有好几次做梦都梦到了那天的大海。

"不过，这里比梅亚利斯比尔还要美。看，那些海鸥多了不起！您不想变成一只海鸥自由地飞翔吗？我可是非常想。每天太阳一升起便飞出去，整天在海面上飞翔，一会儿俯冲到水面，一会儿又飞向高空，直到晚上才回到自己的窝。多浪漫啊！

"啊，最前面那所大房子是什么地方？"

"哦，那是怀特·桑德大饭店，是卡克先生经营的。现在还不是旅游旺季，一到了夏天，美国人就会蜂拥而至。这里的海滨实在太棒了，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

"哦。不过我现在可没有什么心情，因为我正在考虑到了斯文萨夫人那儿之后的事。"安妮有些悲伤地说道，"不到那里还好，一旦到了那儿，就一切都完了。"

第18节：第六节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1)

第六节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

说话之间，马车已到了斯文萨家的门口。斯文萨夫人就住在怀特·桑德海边一所黄色的房子里。热情好客的斯文萨夫人见到了马车，赶紧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亲爱的，亲爱的！"斯文萨夫人惊喜地叫道，"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见到你们真是高兴，把马牵进来吧。安妮怎么样？你好吗？"

"还可以，谢谢你。"安妮垮着脸回答道，仿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真不好意思，在百忙之中打扰你。"玛瑞拉说道，"已经和马歇说好了，要尽早回去的。事情是这样的，斯文萨夫人，想跟你打听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马歇和我都希望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儿，并请你的兄弟罗伯特捎过话来，说要收养一个10岁到11岁的男孩子。"

"啊？玛瑞拉，这是真的吗？"斯文萨夫人听后，感到事情复杂起来。

"罗伯特派女儿南希来说你们想要个女孩儿呀。对，南希就是这么说的。珍妮，她是这么说的吧？"斯文萨夫人向已经走出屋门的女儿求助。

"南希确实是这样说的。"珍妮也认真地证实道。

"真是太对不起了。"斯文萨夫人赶紧解释说，"南希真是个马虎的姑娘。为这个毛病，我已经说过她好几次了。"

"我们也有责任，"玛瑞拉无可奈何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不应该捎口信，我们应该直接到您这里来面谈的。可现在，关键是安妮怎么办？我们可以把她送回孤儿院去吗？他们会继续收养她吗？还是得给她找别人家？"

"这倒没有什么问题。"斯文萨夫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过，我想没有必要让她再回孤儿院了。昨天，彼特·布里埃特夫人来我家，对我提起后悔没有托我给她找一个女孩子帮忙做家务。她家是个大家庭，很缺人手。安妮去正好，这真是巧极了。"

出乎玛瑞拉的意料，安妮的事这么快就解决了。但她却高兴不起来，相反倒有些茫然了。

玛瑞拉和彼特·布里埃特夫人不太熟，但见过几次面。那女人长着一副泼辣的嘴脸，个子小，浑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肉。听说她对人很粗暴蛮横，从她家被解雇的女孩子没有一个说她好的。除了她脾气暴躁、小气外，她家里还有那么多没有礼貌、吵吵闹闹的孩子。一想到让安妮到这种人家去，玛瑞拉就觉得良心似乎有一些不安。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坐坐，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玛瑞拉说。

就在这时，只听见斯文萨夫人叫道："从小路上走过来的是布里埃特太太吗？来得太巧了。"斯文萨夫人把她们三人请到了客厅，然后又把深绿色的百叶窗放了下来，室内顿时变得昏暗冷清了。

"来得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问题谈妥的。玛瑞拉请坐在这把扶手椅上，安妮坐到那边的长椅上，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的，把帽子交给我吧。

"珍妮，你快去烧壶水。

"布里埃特太太，下午好！现在正好有事想跟你说说。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卡斯巴特小姐。啊，实在对不起，我忘了嘱咐珍妮，让她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请稍等。"说着，斯文萨夫人便把百叶窗拉起来，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安妮紧握着的双手放到了膝盖上，默不作声地坐在长椅子边上，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布里埃特太太，心里暗想：难道真要我到面前这个尖嘴猴腮、尖酸刻薄的女人那里去吗？她越想越悲伤，喉头一阵哽咽，眼睛也不由得一跳一跳地疼了起来，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正在这时，斯文萨夫人回来了。她脸上泛着红晕，甜甜地微笑着，似乎

在对人们说，无论什么，包括肉体的、心灵的、精神的难题，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布里埃特太太，这孩子的事出了点差错。我听说的是卡斯巴特小姐想收养个女孩子，可实际上她想收养的是男孩儿。我想如果你还像昨天说的那样，这个女孩子不是正合适吗？"

布里埃特太太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安妮一番。

"多大了？叫什么名字？"这位太太盘问道。

"安妮·杰里，11岁了。"安妮吓得直往后缩，声音有些胆怯。

"她太瘦了，不是很健壮，不过看上去倒也精神。你要是到了我家，不求你做个好孩子，只要能听话，干活利索，手脚伶俐，安分守己就行。对了，这孩子我现在就可以照看了吧，卡斯巴特小姐，我家孩子太难照顾了，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我就把这个孩子领回去。"

玛瑞拉看了看安妮，发现她正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紧闭着嘴一言不发，青白的脸上现出一种凄惨的神情，一副即将被宰割的可怜相。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就这么把她推出去，要是她今后活得很悲惨，怎么办呢？我就是到死的时候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把一个极敏感，喜欢幻想的孩子交到布里埃特太太这样一个人手中，实在让人不放心。绝对不行！我可不能这样不负责任。

第19节：第六节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2)

"啊，这件事嘛……"玛瑞拉慢条斯理地说，"马歇和我并不是不想收养这个孩子，说实在的，马歇很想收留她，我来也只是想先弄个明白，我看还是先让我领回去，再和马歇商量商量吧！如果不和马歇打个招呼就擅自决定，恐怕不太好。如果我们决定不收养的话，明晚就把孩子给你送到家里去，如果我们没有把她送去，那就是我们决定收留她了。您看这样做好吗？"

"看来也只能照你说的办了。"布里埃特太太不高兴地说。

就在玛瑞拉说话的时候，安妮的脸如雨过天晴一般，绝望顿时消失了，又恢复了充满希望的红色，眼睛如同晨曦中的星星一般明亮深邃，简直和刚才判若两人。

趁着布里埃特太太和斯文萨夫人出去的时候，安妮便一头扑到了玛瑞拉的怀里。

"卡斯巴特小姐，我还有希望留在绿山墙农舍，是真的吗？"安妮急切地低声问道，好像生怕声音稍大一点，那美好的幻想可能就会化成泡影，"你真的是那么说的？还是我在做梦？"

"安妮呀，如果你连事实和幻想都分不开，你真该控制一下你的想象力了。"玛瑞拉假装有些生气了，"我确确实实是那么说的，但只是说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也许最后还是要把你送到布里埃特太太家去，比起我家来，她家似乎更需要你。"

"那我宁可回孤儿院，也不愿意到那个人家去！"安妮激动地说道，"那个人就好像是一把锥子。"

玛瑞拉听了这话，觉得有点儿好笑，但她认为作为小孩应该为说出这样失礼的话而受到斥责，于是竭力忍住脸上要绽开的笑容。

"作为小孩，怎么能这样评论一位初次见面的太太，你不觉得失礼吗？"玛瑞拉严厉地训斥道，"回到那边老老实实地坐着，安静些，表现得像个好孩子！"

"你若是答应收养我，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安妮恳求地说着，又顺从地回到了长椅子上。

傍晚，玛瑞拉和安妮又回到了绿山墙农舍。玛瑞拉老远就看见马歇站在小路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当他望见玛瑞拉还是带着安妮一起回来时，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玛瑞拉回家后，关于安妮的事只字未提。下了车，她就和马歇到仓房后院挤牛奶去了。一边挤着牛奶，玛瑞拉一边给马歇讲述了安妮的身世，并告诉他她同斯文萨夫人谈话的结果。

"布里埃特家的那个女人，我连自己讨厌的狗都不会送给她！"马歇精神抖擞地说，这种神情在他脸上真是少见。

"我也不太喜欢她。"玛瑞拉也承认道，"但我当时的确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否该把她留下。不过我也认为收留她比较合适。这也是不得已的呀，如果一直这样犹豫下去，我会被折磨出心病的。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这么做。马歇，我决定收养这孩子。"

马歇那张时常羞涩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孩子的确非常可爱、非常有趣，是吧？"

"如果是非常可爱、非常有用的孩子，那才算好。"玛瑞拉纠正道，"我一定要让她成才，让她有出息。马歇，请你不要过问我的教育方法，一个老姑娘也许不太懂得怎样教育孩子，但总会比老单身汉强一些吧！所以，关于教育孩子的事你最好少管，等我失败了，你再管教也不迟。"

"随你怎么办好了，玛瑞拉。"马歇再三向她保证，"只是对她既不能娇惯、放纵，又要尽量温柔、体贴，好好教育，我想她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你能使她爱你，你让她做什么她都会听话的。"

玛瑞拉为了对马歇发表的以上关于女性的意见表示抗议，她哼了一下，拎着水桶，到加工牛奶的小屋去了。

"我今晚不会告诉安妮已经决定收养她的事。"玛瑞拉一边把牛奶过滤后倒进器皿，一边自言自语道，"那孩子听了肯定会兴奋得睡不着

觉的。真难想象我们会收养一名女孩儿，光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惊奇的了，而且还是马歇提议的，更加让人难以相信。怕女孩子怕得要命的马歇，居然会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既然定下来了，就试试看吧。至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第20节：第七节 离奇的祷告(1)

第七节 离奇的祷告

当天晚上，玛瑞拉来到了安妮的房间。她用既亲切又认真的口吻对安妮说："安妮，昨天晚上你把衣服脱下来后扔得到处都是，如果总是这样可就不好了。记住，衣服一脱下来，就应该马上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到椅子上。随随便便的女孩子可不能留在我家呀。"

"实在对不起，昨晚我心里太痛苦了，根本没有心思整理衣服。"安妮解释道，"从今天起，我一定会好好去做的。在孤儿院时，我一直都是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昨天晚上，我恨不得马上上床，然后自己静静地尽情地幻想一番，不知不觉地就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要在这里住，就少胡思乱想的！"玛瑞拉告诫安妮说，"好了，那么就祈祷一下，然后上床睡觉吧。"

"我是从不祈祷的。"安妮信誓旦旦地说。

玛瑞拉茫然不知所措地盯着安妮："啊？安妮你说什么？没有人跟你说过让你祈祷吗？上帝特别喜欢孩子们做祷告，你不知道吗，安妮？"

"怎么会不知道呢？上帝是圣灵，他代表智慧、力量、神圣、公正、仁慈和真理，他是无限、永恒、不变的灵魂所在。"

听到安妮一口气流利的背诵，玛瑞拉这才放下心来："哦，还好，你也稍微懂得一些，这就省事了，你也不是完全不信上帝呀，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呢？"

"这个呀，是在孤儿院的礼拜日学校学的。我们把教义问答都背诵下来了，有些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的。其中的许多词语，什么"无限、永恒、不变"等等，能让人听出一种雄壮、豪迈的气势来，就好像是从管风琴中发出来似的。虽然它和诗不同，但听起来就像诗一样。"

"我可没和你谈诗呀，安妮，我是在跟你说祈祷的事情。每天晚上不做祈祷可不怎么好，你不知道吗？这样的话，人们总会把你当成一个坏孩子。"

"就因为我长了一头红发，所以很容易从好孩子变成坏孩子！"安妮怒气十足地叫道，"不长红头发，就不知道长着红头发的滋味。托马斯大婶说，是上帝故意给我一头红发。所以既然如此，我怎样祈祷都没有用。另外，一到夜晚，我就累得筋疲力尽的了，根本顾不上什么祷告，让一个忙于照看好几对双胞胎的孩子去做祷告，是不是有点儿太勉强、太过分了？"

"只要你在这个家住一天，就必须得做祷告。不做绝对不行！安妮。"

"既然您这么要求，那我当然要做了。"安妮顺从地答应了，"只要是您卡斯巴特小姐说的事，不论是什么，我都听。不过请您告诉我该说什么才好呢？要不，我先上床钻到被子里好好想一想，然后再祷告。看来，这事还挺有趣的。"

"首先要跪下。"

安妮跪在玛瑞拉的脚下，严肃认真地仰望着玛瑞拉，不解地问道："做祷告时为什么要跪下来呢？在我的想象中，做祷告应该是这个样子：经过广阔的原野，一个人独自来到森林深处，仰望着天空，这是个晴朗的、朴实无华的、碧蓝碧蓝的天空，就这么一直一直地仰望着，什么也不做。您不觉得这样才算是祈祷吗？好了，我准备好了，说些什么好呢？"

第21节：第七节 离奇的祷告(2)

玛瑞拉突然觉得窘迫起来，起初，她想教安妮一些"上帝请保佑我入睡吧！"之类小孩子用的祈祷语。但这种质朴的祷告只适合于穿着白色罩衣，坐在母亲怀抱中，口齿不清，嗲声嗲气地说话的婴儿，却不适合眼前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觉得安妮已经长大了，已经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心情、祷告上苍了。玛瑞拉思索了下，说道："只是简单地感谢一下上帝的恩典，然后再谦虚地说些自己的愿望，就可以了。好吧，那你就随便说说吧。"

于是，安妮便把脸伏到了玛瑞拉的双膝上。

"大恩大德的圣父，在教会里牧师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祈祷时也这么说可以吧？"安妮抬起头问道。

"大恩大德的圣父，您赐予了我"白色的欢乐之路"、"耀眼的小湖"、"邦妮"和"白雪皇后"，我由衷地感谢您。此时此刻，我能想到的您的恩赐就是这些。

"接下来是我要拜托您的事情，因为太多了，全都讲出来，要花很长时间的，所以我就先说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件是请主让我永远地留在绿山墙农舍；另一件是求您等我长大后，把我变成一个美人。此致，您忠实的仆人，安妮·杰里。

"啊，祷告完毕，做得怎么样？"

安妮站立起来，兴奋地说道："要是再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我会做得更漂亮。"

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玛瑞拉差点儿没被气昏过去。如此离奇的祷告，这不是在轻视上帝吗？玛瑞拉边给安妮铺着被褥，边在心里发誓，从明天起正式教她怎样做祈祷。

当她拿着蜡烛刚要出屋，安妮却叫住了她。

"啊，我现在想起来了，不应该说"您的仆人"，应该说"阿门"，牧师就是这么说的。刚才一下子忘记了。我想祈祷也需要个结束语什么

的吧，所以才闹出了刚才的笑话，是不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没有，没有。我想没关系的。"玛瑞拉说，"做个好孩子，快睡吧，晚安。"

"今天晚上可以说是从内心里道晚安了。"想罢，安妮便心满意足地上了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玛瑞拉一回到厨房，便把蜡烛"呼"地甩到了桌子上，瞪着眼睛看着马歇。

"马歇，真不像话！真应该有人收养这孩子，好好地教育教育她了。她竟然是个不相信上帝的孩子，今晚竟是她第一次做祷告！你能相信吗?

明天到牧师馆求求牧师，把《皮普·奥布·迪》丛书借来，然后做件像样的衣服，赶紧把她送到礼拜日学校去。看来，又够我忙一阵的了。唉，真没办法，暂时还是让她高高兴兴吧。"

第22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1)

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

关于安妮，玛瑞拉有她自己的主意和打算。只是这所有的一切，安妮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午后，她仍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留下来了。

这天上午，玛瑞拉给安妮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并在一旁仔细地观察。她发现安妮这孩子听话、机灵、有活力，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很快；但她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作的时侯常常会陷入幻想，把该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定要有人大声地叫唤她，她才会回到现实里来。

中午，清理收拾完毕以后，安妮带着一副世界就要毁灭的表情来到玛瑞拉的面前。她瘦小的身体整个都在颤抖，脸蛋也涨得通红，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捏在一起，恳求道："求求您卡斯巴特小姐，告诉我吧，我到底能不能留在这儿？从今天早晨开始，我就一直忍着没敢问，可是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疯掉。请您赶紧告诉我吧！"

"我跟你说过，抹布必须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玛瑞拉并没有回答她，"先把这个活干完再说吧！"

安妮只好顺从地去洗了抹布，但是她还是紧紧地用眼睛盯着玛瑞拉。玛瑞拉实在是受不了她那幽怨的眼神了："好吧，安妮，我告诉你，马歇和我已经决定了让你留下来。希望你能做个听话的好孩子。喂，安妮？你怎么了？"

"我……哭了吗？……"安妮的口气中有些疑惑，"我也不明白我这是怎么了？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太幸福了！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个好孩子。也许这很难，托马斯大婶总说我是个很坏的孩子，不过，我会努力改正缺点的。"

"我想你已经乐得昏了头了。"玛瑞拉稍带责备地说道，"去坐到那把椅子上冷静一下，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你的情绪变化得太快了！总之，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了，就会好好教育你，把你抚养成人。你必须要上学，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学校就放暑假了，还是等到9月份新学期开学再说吧。"

"那从现在起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是继续叫您卡斯巴特小姐呢，还是改称您卡斯巴特阿姨？"

"你叫我玛瑞拉就行了。"

"叫您玛瑞拉？听上去太没礼貌了吧？"

"只要你是用尊敬的语气来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在这里，无论老人小孩儿大家都叫我玛瑞拉，只有牧师才称我为卡斯巴特小姐。"

"我真想叫您一声玛瑞拉阿姨。"安妮恳切地说道，"我从来没有过阿姨或者别的亲戚，连祖母也没见过。叫您阿姨可以让我感到我是属于您的。我可以叫您玛瑞拉阿姨吗？"

"不行，我不是你的阿姨，我不喜欢别人用毫不相干的名称来称呼我。"

"但我把您想象成我的阿姨。"

"那也不行。"玛瑞拉严厉地说。

"您从来没有幻想过吗，想象一下与现实不同的事情？"安妮惊讶地瞪着眼睛问道。

"不幻想。"

"真的吗？"安妮屏住了呼吸，"玛瑞拉，您错过了很多好东西！"

"上帝创造了人，可不是为了整天幻想而忘掉现实的。"玛瑞拉插嘴说道，"噢，我想起来了。到卧室去，先看看你的脚干不干净，记住别让苍蝇飞进去，然后把壁炉台上写着《主的祈祷》的卡片给我取来，今天下午你要把它背下来。"

"嗯，我也觉得昨晚的祷告非常糟糕。"安妮道歉说，"不过昨天晚上上床以后，我忽然想出一篇非常出色的祷告词，就像牧师说的那

样，长长的，富有诗意。可是今天早晨起床之后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就像彻底地消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样，真是奇怪。"

"安妮，我求求你，别老是说个不停。好啦，去吧，按我刚才说的去做吧。"

安妮这才赶紧跑到卧室去了，但去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看见她出来。玛瑞拉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便放下手里的编织活，板着脸过去看她。

只见安妮倒背着两只手，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双大眼睛眨呀眨，仰望着挂在两个窗户之间的画。

阳光透过窗外的苹果树和常青藤照进来，幻化成白色和绿色，以及那些让人描述不出的色彩，整个房间闪烁着绚丽的光芒。此刻的安妮完全陶醉在这洒满阳光的世界里了。

"安妮，你在想什么呢？"玛瑞拉没好气地问道。

安妮猛地回过神来，指着墙上的画兴奋地说道："那个……"

第23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2)

玛瑞拉扭头望去，发现她指的是那幅名叫"向孩子们祝福的基督"的石板画。

"我在幻想我就是角落里穿蓝衣服的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您看，她非常像我，又孤单又寂寞，一副悲伤的样子，对吧？我很清楚她这时候的心情，她肯定在担心耶稣注意不到她，于是她鼓起勇气，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前靠近、靠近，终于来到了耶稣跟前。这时，耶稣看到了她，便把手放到了她的头顶上，给她祝福，此刻她肯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愉悦和温暖！

可是为什么画这幅画的人要把耶稣画得这么悲伤呢？不知您发现了没有，好像所有的画都把耶稣画成这样。耶稣真的总是一副悲伤的样子吗？为什么他要悲伤呢？实在是很难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害怕得不敢接近他了，对吧？"

"安妮！"玛瑞拉终于想起了必须阻止她继续说话，"这样说可不行，这太不敬了，可以说是纯粹的不敬！"

安妮惊奇地眨着眼睛辩解道："不敬？我没有对他不敬啊？我对耶稣可是非常敬仰、非常虔诚的呀。"

"我想你也不会。安妮，我再和你说一次，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应该赶紧做，不要随便看见什么都要幻想一阵。记住了吗？把那张卡片给我拿来，然后马上到厨房去，坐在那里把祷告语背下来。"

安妮立马取了卡片来到厨房的餐桌前，在背诵前她简单地布置了一下餐桌：摘来一大把苹果花插到餐桌上的花瓶里。接着，她把卡片竖放到花瓶上，双手托着腮，开始认真地背诵起来。

"这祷告语写得太漂亮了！"安妮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不像孤儿院的校长先生给我们念的那样悲伤，因为他的声音非常嘶哑，所有祈祷听起来非常悲伤，让我讨厌。这个就不一样了，比如"在天国的我

们……"就像音乐里的一小节似的，很容易就记下来了。您说呢，玛瑞拉？"

"既然你喜欢，那就安安静静地背吧。"玛瑞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情。

安妮轻吻了一下瓶中浅桃色的苹果花蕾，然后又开始背诵起来。

"玛瑞拉，"过了一会儿，安妮又喊，"在这儿我会找到朋友吗？"

"朋友？你说什么样的朋友？"

"好朋友，就是连心都能掏给你的那种好朋友。我一直都在期待自己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朋友。也许在这儿能实现，你觉得呢？"

"黛安娜·巴里和你差不多大。那是个很乖的女孩子，她现在在卡摩迪的亲戚那儿，等她回来，也许能和你交上朋友。不过，你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巴里太太是个很挑剔的人，她是不会让黛安娜和举止粗俗无礼的孩子来往的。"

安妮眨着大眼睛，隔着苹果花望着玛瑞拉，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黛安娜长什么样子？她应该不是红头发吧？但愿她不是，我自己长着红头发就够烦人的了。要是我的好朋友也长红头发，就让人太难以忍受了！"

"黛安娜可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红润的脸颊，黑头发黑眼睛。另外，她还特别聪明、善良，这一点比漂亮更重要。"

玛瑞拉很喜欢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公爵夫人一样随时随地教训别人，她觉得每说一句话都应该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可安妮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话语中的道德含义，她只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是吗？那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虽然我不能变漂亮了，但是有一个漂亮的好朋友也不错。我常常幻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好朋友和自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说话，可是在孤儿院里太压抑了，我的想象空间都被摧毁了。"

第24节：第八节 无边无际的幻想(3)

"被摧毁了才好，" 玛瑞拉冷冰冰地说，"一天到晚地空想，我可不赞成。如果你能结交一位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出去的好朋友，那真是太好了。"

"哦，玛瑞拉--快看！从苹果花里飞出一只大蜜蜂，苹果花里是一个多么可爱迷人的世界呀！如果能躺在香气四溢的苹果花里睡觉，该有多浪漫呀！我愿意变成一只蜜蜂，每天都可以在各种花朵之间飞来飞去。"

玛瑞拉哼了一声："你昨天不是还想变成海鸥吗？变得是不是太快了点？我说过了，赶快背好祷告语，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像身边一有人听你说话，你就止不住似的。你还是到自己的房间去背祷告语吧。"

"我已经差不多都背下来了，就剩下最后一行了。我可以把苹果花一起带上去吗？"安妮恳求道。

"不行，你会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而且，随便摘花也不应该。"

"我觉得也是，也感觉自己不应该随便摘花，它们的生命会因此而缩短的。如果我是苹果花的话，肯定会讨厌别人把我摘下来。可是，我怎么也抵挡不住那种诱惑，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呢？"

"安妮，我说过了回自己的房间去，难道你没听见吗？"

安妮叹了口气，回到二楼的房间，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

"啊，太好了！终于把祷告语背下来了。刚才上二楼时，我就把最后一行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幻想把这个房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地板是粉玫瑰色的，上面铺着白色的天鹅绒地毯，窗户上垂挂着粉色的丝绸窗帘，墙壁上挂着金银织锦。家具都是用桃花心木制成的。桃花心木虽然没有见过，但听说非常非常地有名。

"我姿态优雅地横卧在由粉色、蓝色、鲜红色和金色的丝绸椅垫堆积而成的高高的躺椅上，墙壁上挂着精致的大镜子，这样我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样子了。

"我的个子很高，就像女王一样，身穿带有白色花边，拖着衣下摆的裙子，胸前带着珍珠十字架，如午夜一样漆黑的头发上也镶嵌着珍珠，肌肤好似象牙一般，这样我就成了侯爵夫人了。嗯，不行，这个怎么也不会令人相信的。"

安妮两脚交替，轻轻地跳着小步走近了镜子，偷眼往里一看，映照出来的是一张长满雀斑、闪动着光彩的灰眼睛的脸。

"你不过是绿山墙农舍的安妮！"安妮自言自语地说道，"无论你怎样幻想都不可能成为侯爵夫人的。不过，做绿山墙农舍的安妮要比无家可归的安妮强上一百万倍！"安妮贴近镜子，满怀深情地和镜中的自己吻了一下，便又回到了敞开着的窗边。

"尊敬的"白雪皇后"殿下：下午好！山谷的白桦树们：下午好！山丘上可爱的灰色小屋：下午好！我就要结识一位新朋友--黛安娜了。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会非常爱她的。"

安妮用指尖挥过鲜红色的花朵，抛出几个飞吻，然后又双手托腮，愉快地漂向无边无际的幻想海洋。

第25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1)

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

林德太太来看望安妮时已是两周之后的事了。当然了，按照她的性格她应该会马上来，但是她自己也没料到会突然患上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自从上次从绿山墙农舍回去以后，她就一直抱病在家。

医生刚允诺可以到户外活动一下，林德太太便急急忙忙地奔向了绿山墙农舍。这段时间以来，村里关于马歇和玛瑞拉领养孩子的事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和猜测，使林德太太对这件事的好奇大大地增加了。

这两周里，安妮一刻也没闲着，她和农场里的一草一木已经完全混熟了。另外，她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苹果园的下面有条小路，一直通向山丘上细长林带的深处。

安妮沿着这条令人激动、变化无常的小路到处探险。小河上的桥，枞树小树林，野生樱花树形成的拱门，还有一角是茂盛的羊齿草，以及生长着枫树、欧亚花揪的岔路，都留下了安妮的足迹。

安妮和洼地的泉水也交上了朋友。泉水清澈、深邃，如冰一样凉爽，泉底铺满了光滑的红色砂岩，泉水的周围生长着像椰子叶一样宽大的水羊齿草，泉水对面的小河之上横架着一座独木桥。

走过独木桥就会看到山丘上的树林。树林里生长着粗大的枞树和虾夷松。林间草地总是如黄昏一样昏暗，那里边的花除了森林中遍地都是的，除最温柔、可爱、如梦幻一般的吊钟水仙外，还点缀着几个前些年开过后凋落了的、华美的、精灵般的、有着一种淡淡的美的贝茨海姆星。树木的枝头之间连挂着银丝一样的蜘蛛网，枞树的枝头和那一张张网似乎在亲热地窃窃私语着。

安妮的探险大多都是利用每天半小时的玩耍时间进行的。每次探险归来，安妮都要把她的新发现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以致于马歇和玛瑞拉都怀疑她到底说的是不是自己住的地方。

马歇当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了，他总是默默地听着，会心地笑着。玛瑞拉虽然也听任安妮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可一旦察觉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安妮的话题吸引住时，便总是立刻打断，并教训她一顿，好让她变得安静些。

林德太太来的时候，安妮正在果树园里玩耍。林德太太趁机抓住了玛瑞拉，详细地说起了自己生病的事，从浑身关节如何疼痛到脉搏、症状怎样怎样，也不管对方喜不喜欢听，她还是啰里啰唆地说了一大通。直到玛瑞拉确信她这次感冒的严重性后，她才道出了她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听说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了？"

"是弄错了。"玛瑞拉解释说，"不过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发生这样的差错，真是一场灾难！"林德太太深表同情地说，"不能送回去吗？"

"送倒是想送过，不过后来又死了这条心。说实话，马歇很喜欢这孩子，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点儿小毛病，不碍大事，总体上她算是个非常开朗、可爱的孩子。"

因为看到林德太太脸上浮现出了一副不快的神情，所以玛瑞拉不知不觉地说了一大堆废话。

"既然这样，你得担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哪！"林德太太阴沉着脸说，"你没有养育子女的经验是小事，重要的是你对这孩子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她的本性，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能预料到。我可不是打算给你泼冷水、挑拨离间呀。"

"我并没认为你给我泼冷水。"玛瑞拉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我要是决定下来干什么，就轻易不会动摇的。你想见见安妮吧，我把她叫来。"

没多大工夫，在果园里玩耍的安妮便顶着红润的脸跑了进来。她没料到会有客人在，所以紧张得心扑通扑通直跳，不知所措地站在了窗口。

安妮穿着从孤儿院来时的那件短小的混纺布衣，短木棒一样的双腿裸露在外面，非常显眼，一副怪里怪气的寒酸相，甚至眼睛上还多了一些平日不见的雀斑。她没戴帽子，被风吹动的头发鲜红得如燃烧的火一样，可以说这种红色非常罕见。

第26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2)

"你也没挑一挑长相啊？"林德太太语气粗暴，不容反驳地开始评论起来。她什么都不在乎，敢做敢为，毫不客气，这是她的性格，并深为自己这种直爽的性格感到骄傲。

"怎么这么丑呀，而且还骨瘦如柴。来来，到这儿来，让我好好瞧瞧。天啊，看看，这么多讨厌的雀斑，还长着一头像胡萝卜一样的红头发！来来，到这儿来。"

安妮虽然听见了林德太太的招呼，却没马上过去。过了一会儿，她实在受不了了，便几步穿过厨房，来到了林德太太的面前，小脸气得通红，嘴唇直哆嗦，瘦小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我非常讨厌你！"安妮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边用脚踩着地板，"我讨厌！讨厌！非常讨厌！你竟然嘲笑我骨瘦如柴，嘲笑我满脸雀斑和一头红发，我真没见过你这种粗俗野蛮、不懂礼貌的疯子！"

"安妮！"玛瑞拉吃惊地阻止道。

可是安妮却依然昂着头，瞪着喷出火光的眼睛，紧握着双拳，毫不畏惧地面对着林德太太。她感到非常愤怒，身上的热血几乎都要沸腾了。

"你竟然那么取笑我，挖苦我，你知道我会怎么想？我要是说你"又矮又胖，一点也没有头脑"，你能忍受吗？你甚至说得比托马斯大叔喝得烂醉时挖苦我的话更厉害，我绝对不能原谅你！绝对！绝对！"

"咚！咚！"安妮使劲地跺着地板。

"太不像话了！真是没有教养。"林德太太惊慌地喊道。

"安妮，快给我进屋去！"玛瑞拉喝斥道。

安妮"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然后飞似的跑进屋子，随手狠狠地带上了门，震得外面阳台里堆积的空罐也好像发脾气似的稀里哗啦地一

阵乱响。接着，安妮穿过正厅，旋风般地上了二楼，又传来"呼"的一声，卧房的门也被猛地关上了。

"哎哟，收养这么一个孩子，真够你受的了！玛瑞拉。"

林德太太一副无法形容的严肃表情让玛瑞拉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她说出的话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事后回头一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说林德太太，随便挖苦和讽刺别人长得丑陋可不怎么好呀。"

"什么？玛瑞拉，她那么嚣张地大声叫喊，发脾气，你还为她辩护？"林德太太愤愤不平地问道。

"不，我不想辩护什么。"玛瑞拉慢慢地说，"我肯定要教训她的，还请你别放在心上，宽恕她吧。可是我们必须替她想一想，从来没有人教育过她什么是错和对。另外，刚才你确实说得有些过分了。"

林德太太好像被伤害了自尊似的猛地站了起来："哎呀，看来从今以后，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说话了。但是，玛瑞拉，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孤儿敏感的自尊，我看最好还是别太在意。你别以为我生气了，不要担心，也别感到过意不去。那孩子会叫你操透心的！唉，我前前后后生过10个孩子，死了两个，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去说教，只用桦树枝就足够了。对这种孩子就只能用这种办法，有什么样的头发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唉，希望你和往常一样来看我，但是我不会像往常一样经常来看你了，我可不想被这个小孩子训斥和侮辱。这种事情对我来说还真是一次少有的经历。"

说完，林德太太便一甩袖子走了，剩下玛瑞拉一个人心情沉重地走向卧室。边上楼梯，玛瑞拉边琢磨着该怎么办。再怎么委屈，这样对林德太太发脾气也是不对的。真怪她运气不好呀。

第27节：第九节 让人惊讶的怒气(3)

该怎样惩罚安妮呢？对于林德太太用桦树枝管教的建议，实在让玛瑞拉无法接受，她从来没想过用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对！应该让安妮自己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定要想一个更加有效又特别的办法。

玛瑞拉一上楼，就见安妮正趴在床上放声大哭，满是泥土的鞋子被甩到了洁净的被罩上面。要是平常她非说上几句不可，可现在，她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

"安妮。"玛瑞拉破例用亲切、温柔的口气招呼道。

没有回答。

"安妮！"这次玛瑞拉有些不高兴了，"现在马上给我从床上下来，听我说话。"

安妮这才慢腾腾地从床上下来，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全身一动不动，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满脸全是泪痕，只是倔强地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太没有教养了。安妮！"

"她没权利说我，什么红头发，长得难看了……"安妮反抗地辩解道。

"看看，你又发脾气了，安妮，我可是感到羞愧呀！我本想让林德太太看到一个举止文明、有礼貌的你，没想到你竟让我丢人现眼，她不就是说你长着红头发，样子有点丑吗，可你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你自己不也总说你是红头发，长得很难看吗？"

"可是，自己说归自己说，那和被别人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呀！"安妮又提高了哭声，"您说我脾气大，但我那是没有办法呀，被人那么挖苦、讽刺，就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往上涌，甚至连呼吸都要停止了，没办法只有大声喊叫了。"

"即便这样，也够丢人的。那个林德太太肯定会到处乱说乱张扬的，这个女人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你要是把她惹火了，可没什么好结果哟，安妮。"

"要是您当面被人挖苦说长得多么丑陋，您会怎么想呢？"安妮含着眼泪抽泣着。

听了这话，玛瑞拉猛然间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当时，有两位邻居说她"太可怜了，长得又黑又丑。"50年过去了，每当玛瑞拉回忆起这些议论，就会感到胸口像当时那样疼痛。

"话又说回来了，林德太太那么做是她不对，安妮。"玛瑞拉口气稍稍缓和了一些，"她是说得有些过火，可你也不能就因为这样而采取那种态度呀。对你而言，她是个陌生人，还上了年纪，另外，她还是咱家的客人，我们无论是谁都应该以礼待人，可你却有些失礼，有点儿不像话了。"说到这里，玛瑞拉已经想好了一个处罚安妮的好办法。

"过一会儿，你到林德太太家去一趟，当面承认错误，就说自己乱发脾气是不对的，请求她的宽恕。"

"我绝不给她道歉！"安妮还在固执己见，一副暴躁的表情，"玛瑞拉，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即使把我关在爬着成群的蛇和蟾蜍的阴暗潮湿的地窖里，每天只给我水和面包，我也能忍受，只有这件事情我不能忍受！"

"我对把人关到什么地窖里根本不感兴趣。"玛瑞拉冷冷地说，"不论你怎么有理，都得向林德太太道歉。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房间！"

"您这样做不是让我永远待在这个房间里吗？"安妮悲伤地说，"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也不可能开口和她道歉，虽然这样让您感到难堪，可如果我真的去道歉的话，她肯定会感到痛快极了。我根本无法想象说出什么自己不对、自己错了的话。"

"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好好想一想，反省反省，你要是想继续留在这里，就得争取做个好孩子。看今晚的样子，你好像不太愿意呀。"

玛瑞拉扔下这几句话，便下楼去了。她的心里很烦躁，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可一想起林德太太当时那种目瞪口呆，气急败坏的表情，她又忍不住"噗"地笑出了声。

第28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1)

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

那天晚上，关于白天发生的事情玛瑞拉一个字也没有对马歇说。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安妮还是不愿意去认错，玛瑞拉没有办法，只好对马歇说了安妮不能来吃早饭的理由。玛瑞拉把安妮冲着林德太太发脾气的事，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一遍，就是想让马歇知道安妮是多么地粗俗无礼。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发火的。谁让林德太太总是那么多嘴呢！"马歇听完不满地说。

"马歇，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你觉得安妮这样做是对的？你难道觉得她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不是这个意思……"马歇左右为难地说，"处罚是要处罚，但是不必那么严厉。玛瑞拉，还是让她下来吃饭吧？"

"我可不会这样虐待她！"玛瑞拉愤愤地说，"每顿饭菜做好了后，我会亲自送上去。不过，她什么时候想通了，同意去林德太太家承认错误，什么时候才能放她出来，请您不要阻拦我。"

就这样，这一天的早、午、晚三餐都是在非常寂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安妮始终没有下楼，端上去的饭动也没有动一下。

傍晚，玛瑞拉到后面牧场去了，正在仓房周围转来转去的马歇便马上像小偷似的赶紧溜回家里，悄悄地上了二楼。

平时，马歇只习惯待在厨房和自己那间窄小的卧室里，只有当牧师来做客，陪牧师喝茶时，他才会很不情愿地来到客厅和起居室。他只是四年前的春天帮助玛瑞拉换壁纸时来过二楼，那以后他一直也没上去过。

马歇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东山墙房门前，足足地站了好几分钟，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用指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房门，偷偷地朝里边瞥了两眼。

只见安妮正坐在窗边的黄椅子上，悲伤地俯视着院子。看到她那纤弱哀愁的样子，马歇心疼极了，他轻轻地掩上门，来到了安妮的身边。

"安妮，"马歇同情又怯生生地问道，"你怎么样了？"

安妮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回答道："唉，胡思乱想消磨时间呗，只是觉得有点儿寂寞，没意思，不过我已经习惯这样了。"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漫长的禁闭，安妮便有说不出来的委屈，可当着马歇的面，她又想极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安妮，你难道不想尽快结束这样的日子吗？"马歇担心玛瑞拉提前回来，所以想尽快结束谈话，"玛瑞拉要是认准了什么理，她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安妮，还是早点儿解决吧。"

"您指的是向林德太太道歉的事？"

"对。"马歇一个劲为安妮鼓劲说，"去随便说点什么，把这件事情赶紧敷衍过去，就自由了。"

"嗯。如果是为了马歇，我就试试吧。"安妮想了想说道，"这件事我也确实有不对，现在我承认了。

昨天晚上，我为这件事气得一夜都没睡好，惊醒了好几次，不过今天早晨起来后，我就感觉好多了，不再那么生气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羞臊感，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尽管这样，我也不想去向林德太太道歉。毕竟我受了她的侮辱，是吧？可是要是为了马歇，如果您真的希望我去的话……"

"是的，我希望你去。安妮要是不到楼下来，这家里就一点儿生气也没有啦。听话，孩子，赶紧去解决这件事情吧！"

第29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2)

"那好吧，我去！"安妮终于下定了决心，"玛瑞拉要是回来了，我马上就告诉她说我悔改了。"

"对，对，这样太好了！安妮，不过，你可不要对玛瑞拉说我来过这里，明白吗？"

"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的。"安妮一本正经地发誓道。

等安妮再回头看时，胆小怕事的马歇已经不见了。

玛瑞拉刚回来，就听见从二楼栏杆方向传来安妮招呼她的声音。

"什么事？"玛瑞拉站在正门厅里问道。

"玛瑞拉，我昨天冲林德太太发脾气是我错了，我想去林德太太家向她道歉。"

"这样真是太好了。"玛瑞拉回答道。就在刚才，她的内心还像一团乱麻似的，担心要是和安妮这样僵持下去，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等挤完了牛奶，我就带你去。"

于是，挤完了牛奶，玛瑞拉便领着安妮出了门。玛瑞拉的心情别提有多舒畅了，而安妮则低着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刚走了不一会儿，安妮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便如同变戏法一样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她扬着脸，望着晚霞映红的天空，拘谨的脸上早已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脚步也不知不觉变得轻快起来。

玛瑞拉很快注意到了安妮的这一变化，好奇地问道："安妮，你在想什么呢？"

"想一想对林德太太说些什么。"安妮似乎是在说梦话。

虽说安妮已经同意赔礼道歉，但玛瑞拉却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她突然想通了，安妮现在这种兴奋的样子去见林德太太可不行呀。

当她们进入林德家时，林德太太正在厨房窗边织毛衣。一见到林德太太，安妮脸上立刻又变成一副悔恨的表情，她默默地跪在林德太太面前，向被惊呆了的林德太太诚恳地伸出了手。

"噢，尊敬的林德太太，太对不起了。"安妮声音颤抖地说，"就是用尽我所知道的词汇，也说不尽我的悲哀和悔恨，我确确实实做了错事。尽管我不是男孩子，但还是幸运地被留在了这里。可是不争气的我却给善良的马歇和玛瑞拉的脸上抹了黑。

"我真够坏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太太您讲了几句真话，我就大发脾气，实在是太不对了。您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我是长着一头红发，满脸雀斑，骨瘦如柴，丑陋无比，我反驳您的那些话真不应该说出口。

"噢，请您无论如何也要宽恕我，否则，我会终生遗憾的。善良的您不会让我这个命运悲惨的孤儿一生遗憾吧，您无论如何也要宽恕我。"

说完，安妮便紧握着双手，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宣判。

安妮的悔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点从她真诚的语言就可以辨别，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都被她那实实在在的一席话给打动了。

"好了，好了，快站起来，我当然会宽恕你的。"林德太太赶紧说道，"我也说得有点儿过分，都怪我说话太直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过你的头发确实太红了，过去我很熟的朋友小时候头发的颜色也和你一样火红火红的，后来长大了，头发颜色就逐渐变深，结婚后还生了个长着一头漂亮的茶褐色头发的孩子。你的头发也会和她一样能变深的，真的，这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噢，太太！"安妮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您的话给了我希望，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恩人了。一想到将来头发能变成漂亮的茶褐色，我就能忍受所有的一切。"

第30节：第十节　很彻底的道歉(3)

"那我就不打扰太太和玛瑞拉说话了。我可以到院子里苹果树下那条长凳上坐一坐吗？那里真是漂亮！"

"哎呀，当然可以了。你要是愿意就去吧，要是你喜欢，还可以摘些角落里的百合花。"安妮刚一出去，林德太太便麻利地站了起来，点上了灯。

"这孩子真可爱呀，玛瑞拉，快坐到这把椅子上。

"是呀，这孩子的确古怪，但却不令人讨厌。当初听说你和马歇收养了她，可真把我吓了一跳。现在我明白了，她并没给你们带来任何不幸，你们也因错得福，收养了这么一个善良、聪明的好孩子。当然，她的说话方式有点儿特别，让人不可思议，另外还有点儿倔强。不过，能和你们这样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她一定会变好的。

"她虽然脾气暴躁，但动不动就大动肝火的孩子往往不久就会清醒后悔，知错必改的。这种类型的孩子不会撒谎、不会耍心眼。只有耍心眼的孩子才会立刻希望得到宽恕原谅。说到底，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不知不觉喜欢上那孩子了，玛瑞拉。"

直到玛瑞拉告辞要回去时，安妮才从弥漫着阵阵清香的果园里走出来，手里还握着一束洁白的百合花。

"我的道歉很巧妙吧？"安妮边在小路上走着，边怡然自得地问道，"我觉得要是道歉，最好是彻底些。"

"的确很彻底了。"玛瑞拉感慨地说。

一想起刚才的情景，玛瑞拉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要是她只说我脸长得怎样的话，我想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安妮长吁短叹地说，"说别的我并不在乎，唯独一提起头发，我就有火。您说，等我长大了以后，头发真的能变成茶褐色吗？"

"大概会吧。"

"多香啊！送我花的林德太太真是好人呀，我已经一点儿也不记恨她了。今天得到了宽恕，心情特别好，今夜的星星真好看！要是能住到星球上，您看哪个比较好？我最喜欢那座山顶上空那个大的闪闪发光的星球。"

"安妮，求求你给我住嘴吧！"玛瑞拉觉得跟着这个一刻不停地唠叨，充满古怪幻想的孩子一路思考着往回走，真是够累的。

直到走在了回去的小路上，安妮才安静下来。晚风吹拂着被露水打湿的羊齿草嫩叶，散发出几丝沁人肺腑的幽香，欢迎着这一老一小两个人。树丛中露出的绿山墙厨房的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真是好看。

安妮突然紧紧地依偎在玛瑞拉身边，把自己的小手放到了玛瑞拉干瘦的手中。

"一边想着这就是自己的家了，一边往回走，真是幸福呀！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以前，我还从来没爱上过什么地方，还没把哪里当成过自己的家呢！噢，玛瑞拉，我太幸福了！"

被安妮瘦削的小手一触碰，玛瑞拉心里一股温暖、愉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也许是从来没有被满足过的母性的本能吧，那种她平常所感觉不到的东西，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甜蜜感，让玛瑞拉有些招架不住了。为了把自己的感情稳定在平常的状态上，她又教训起安妮来了。

"凡是好孩子，总会得到幸福的，安妮，等下在祷告时可不许乱说别的什么呀。"

"知道了。"安妮回答道，"我现在正幻想着我变成了吹拂树梢的风，吹拂树梢吹腻了，就轻轻地吹吹树下的草，然后再飞到林德太太家的院子里，微微地摇晃几下花朵，再呼啸着穿过长满三叶草的大原野，然后漂到"耀眼的小湖"，掀起层层涟漪。风的的确确能使人产生出各种联想啊！玛瑞拉，我想沉默一会儿了。"

"那太好了，感谢上帝！"玛瑞拉虔诚地长叹了一声。

第31节：第十一节 礼拜日学校(1)

第十一节 礼拜日学校

转眼，安妮就可以去礼拜日学校上课了。

此时的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严肃地审视着放在床上的三件新连衣裙。一件是用茶色方格花布做成的，布料是去年夏天玛瑞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手里买下的，看上去很结实耐用；另一件是黑白方格棉绒的布料，是在冬季货品降价时买的；第三件是玛瑞拉前些日子刚从卡摩迪的店里买来的，是硬邦邦的蓝色印染布料，看上去很难看。三件新连衣裙全是由玛瑞拉亲手缝制的，样式全都一样，没有打褶，腰身没有装饰，袖子还是直筒的，看上去紧巴巴的。

"怎么样，不喜欢？"玛瑞拉问道。

"我可以想象我很喜欢它们。"安妮一脸不高兴地回答。

"不需要你的想象。"玛瑞拉不满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衣服。你来说说它们什么地方不好。"

"只是不怎么漂亮。"安妮回答得很勉强。

"漂亮?!"玛瑞拉嗤之以鼻，"我可没有时间给你做漂亮的衣服，而且我不打算助长你的虚荣心。这里的衣服没有多余的褶边和装饰，牢固耐穿，今年夏天你只有这几件衣服了。你要小心点儿穿，别弄脏弄破了。你可以换下这件又短又小的旧绒布衣服了，我想你应该感激才对。"

"是的，我很感激。可是，如果你能给其中的一件缝一个宽松鼓起的袖子，我会更加感激的。您不知道吧，那种袖子很流行的，要是能穿上带那种袖子的衣服，我会多么激动呀！"

"我可没有多余的布料缝那种袖子，而且我觉得它们看上去怪里怪气的，根本没有普通样式好看。"

"可是如果大家都穿那样的衣服，我宁愿穿得怪点儿，也比穿得土里土气的要好。"安妮无可奈何地辩解道。

"我只希望你的行为举止能和其他女孩子一样，不要太离奇就可以了。现在你先把衣服好好地挂起来，然后坐在这里，预习一下学校的课程。我已经从贝尔老师那里取来了教材，明天你就到礼拜日学校上课去吧。"玛瑞拉说完，便很不高兴地下楼去了。

安妮紧握着小手，不满地盯着新衣服："唉，要是有件宽松袖的白色连衣裙就好了。虽然我也向上帝祈祷过要一件这样的裙子，但却没能实现，恐怕上帝没时间关心一个孤儿的衣服吧，看来只能指望玛瑞拉了。"

第二天早晨，玛瑞拉由于头痛得厉害，没办法带安妮一起去礼拜日学校。

"安妮，你先到林德太太那儿去，请她带你去学校吧，让她告诉你你在哪个班级，还有，记住要懂礼貌，注意言谈举止。学校放学后，要去听传教，再请林德太太帮你指点一下你该坐的位置。这是我们捐的钱。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看，鬼鬼祟祟的样子，回来后还要跟我说说传教的内容，我很想听一下。"

安妮穿上了黑白方格的棉绒衣服，照着镜子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走了出去。小路才走出一半，安妮便被两旁的金凤花和野蔷薇吸引住了，她索性摘起花来，然后把花编成了一顶花冠，戴在帽子上。不管路人怎么看，安妮自己都感到非常得意。她摇晃着被粉色、黄色包围着的一头红发，迈着轻快的脚步，蹦蹦跳跳地走在大街上。

当安妮来到林德太太家时，林德太太早已经走了，于是她只好独自一人来到了教会。

第32节：第十一节 礼拜日学校(2)

教会的阳台上聚集着身穿各色艳丽服装的女孩子们，她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这个戴着奇特发饰的陌生女孩。因为听林德太太介绍，安妮是个很有个性、脾气古怪的孩子。女孩子们偷偷地望着安妮，用书本掩着嘴，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

礼拜结束后安妮到了罗杰逊小姐的班级，这期间没有一个人跟安妮打招呼，更没有人对安妮表示出一点儿热情的举动。

罗杰逊小姐是位中年妇女，已经在礼拜日学校教了二十年的书，喜欢照本宣科进行提问，如果她决定让哪个孩子回答问题，就会站在那孩子的背后，用一种可怕的眼神一直盯着那孩子。

所以安妮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而且安妮还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宽松袖的衣服，这使她实在不能容忍，她甚至觉得如果自己不能穿上宽松袖的衣服，生活简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今天对礼拜日学校的印象怎么样啊？"安妮刚一到家，玛瑞拉便问道。

"没意思，总之，糟糕透了。"

"安妮！"玛瑞拉训斥道。

安妮长吁短叹地坐在摇椅上："我不在家时，您一定很寂寞吧？到林德太太家时，她已经走了，所以我自己就直接去了，和别的女孩子一起走进教堂。做礼拜时，我坐在窗边角落的那个位置上了。贝尔校长的祈祷占了好长的时间，假若不是靠近窗边，我早就坐不住了，因为从窗户可以看见"耀眼的小湖"，我可以一边望着湖水，一边幻想着美好的事情。"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认真听贝尔校长的祈祷。"

"可他并不是对我讲话，"安妮提出了异议，"贝尔校长是对上帝说话。首先他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让你感觉上帝好像在很遥远的地

方，即使你全身心地投入，也一点儿用都没有。

"后来贝尔校长的祈祷总算结束了，于是，我被分到了罗杰逊小姐的班级上课。除了我以外，班上还有9个女孩，每个人都穿着宽松袖子的衣服。我当时试着幻想一下自己也穿着宽松袖子衣服的情景，但没成功，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屋子里的时候，这点儿事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呀，可是在人群中间，就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在学校里脑子尽想着衣服的事是不对的。要专心上课。课文已经弄懂了吗？"

"啊，没关系，罗杰逊小姐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都流利地答上来了。在课堂上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提问真有些不公平。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问她，但我觉得她不会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别的孩子都会背诵圣经赞歌，罗杰逊小姐问我会背诵什么，我只好告诉她我什么也不会。如果是《守卫主人之墓的犬》之类的我还能背诵出一些。三年级的课本里就有这首诗，虽说它不是一首关于宗教的诗，但它的内容让人非常悲伤，所以我认为它和《圣经》里的诗篇很相似。罗杰逊小姐不同意我的看法，她希望我在下礼拜日前，把第19首赞美诗背下来，然后在教会里诵读。这首诗写得太美了，特别是有两行令我激动不已--

在密底安不吉利的日子里被虐杀，

如同骑兵大队倒下那样迅疾。

这首诗的有些词我搞不太清楚，但它却强烈地震撼了我，这礼拜我就要开始背。今天传教的内容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很长很长，我要是牧师，肯定会选些短小的篇章来讲。传教真的需要有耐心，就连牧师传教的题目也长得让人厌烦。牧师的话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想象力的话，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没太仔细听，只顾自己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听了这些话，玛瑞拉真想狠狠地教训安妮一顿，可是安妮所说的事，特别是有关牧师传教和贝尔校长祈祷的牢骚，却是玛瑞拉长期暗

藏在心里的真实感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玛瑞拉也就没再说什么。长期以来，对牧师和贝尔校长的一些不满一直笼罩在玛瑞拉的心里，今天却被安妮都说出来了，可别小看了这个孩子。玛瑞拉隐隐感觉到安妮的话似乎是在毫不留情地谴责自己。

第33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1)

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

"安妮，告诉你个好消息吧，黛安娜·巴里今天回来了。我打算向巴里太太借个裙子剪裁的纸样，你要是愿意，也一起去认识一下黛安娜吧。"

安妮紧紧地握着小拳头，手里缝着的针线也掉到了地板上。

"啊？真的吗？玛瑞拉，我好害怕呀，一想到要见到黛安娜，我就怕得不得了。她要是不喜欢我该怎么办呢？要是那样，那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啦！"

"好了，不要慌慌张张的，说话不要使用这么长的句子，像你这样大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是很可笑的。我想黛安娜肯定会喜欢你的，问题是她妈妈会不会喜欢你。要是她妈妈不喜欢你，黛安娜怎么喜欢你也没用。所以你要表现得有教养，懂礼貌，不要动不动就发表你那些自鸣得意的长篇大论。怎么了？你这孩子是不是在发抖呀！"

安妮的确在发抖，而且脸紧张得一阵青，一阵白的。

"噢，玛瑞拉，要是您要去见一个您非常想和她成为朋友的女孩儿，但是却在担心不能被她妈妈接受，这样就是换了您也肯定会紧张的。"说完，安妮便赶紧去取帽子了。

她们走过小河，穿过丘岗上的枞树林，抄近路来到了巴里家门前。玛瑞拉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巴里太太个子很高，黑头发黑眼睛，给人一种果断、坚毅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在对孩子的要求方面她是非常严厉的。

"你好啊，玛瑞拉？"巴里太太热情地问候道，"快请进，这位就是你领养的那个女孩子吧？"

"是的。她叫安妮·杰里。"玛瑞拉介绍说。

"名字拼写时带字母"E"。"安妮急忙补充道。兴奋之余她感到有些颤抖和呼吸困难，关于拼写这个要点若是被误解了，那可不得了，所

以她豁出去了。

巴里太太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理解，只是亲热地握了握安妮的手，问道："你好吗？"

"谢谢您，我身体很好，只是现在有些紧张。"安妮很严肃地回答，然后，她放低声音，冲着玛瑞拉说道，"我的话说得还算正常吧？"没想到，这句话被大家全都听见了。

黛安娜正坐在沙发里看书，见玛瑞拉她们进来，她赶紧把书放下。她遗传了母亲的黑头发、黑眼睛，红扑扑的脸颊看上去非常漂亮，直爽而愉快的神态则很像她的父亲。

"这是我家的黛安娜。"巴里太太介绍道，"黛安娜，领着安妮到院子里去看看花，光是看书对眼睛可不好，最好是到外面待一会儿。"

两个孩子一出去，巴里太太便和玛瑞拉论起了家常。

"这孩子看书有点儿太多了，我怎么说都不行，因为她爸爸总是袒护她、支持她，所以她一看上就没完没了。我真希望她能交上个要好的朋友，也许能经常出去玩玩。"

院子里，初次见面的两个女孩子隔着花草有些不好意思地面对面地站着，如果此时此刻不是担心自己是否能交到好朋友，安妮肯定会陶醉在这庭院的美景里的。

第34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2)

巴里家的庭院四周环绕着高大古老的枞树和柳树。树荫之下，一条贝壳镶边的整洁小巧的小路，好像一条润泽的丝带，蜿蜒在争奇斗艳的花丛间。红色心形的荷兰牡丹，硕大艳丽的红芍药，雪白迷人的百合，气息香甜且多刺的苏格兰蔷薇，此外还有粉色、青色和白色的耧斗菜，淡紫色的朱栾草、苦艾蒿、带状草和薄荷，再仔细观察，还能看到美洲兰、喇叭水仙和白麝香花的影子……夕阳和晚霞依依不舍地留恋着这片土地。蜜蜂仍在飞来飞去地忙碌着。微风习习，绿叶沙沙作响。

"噢，黛安娜。"安妮紧握着两只手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你，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能成为你的知心朋友吗？"

黛安娜笑了，在说话之前她总爱笑一笑。

"当然能了，我想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黛安娜爽快地答道，"认识你，我很高兴。这附近能和我在一起玩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有，妹妹太小了，没办法玩到一块儿去。"

"你能发誓永远成为我的朋友吗？"安妮进一步追问道。

"怎么发誓呢？"

"就这样，首先手拉着手。"安妮庄重严肃地说道，"我们本应该对着欢快的流水发誓的，但是现在只能想象一下我们面前就有一条欢快的流水。我先发誓。

"我郑重发誓，只要太阳和月亮存在，我就一定竭尽一切，忠诚于我的朋友--黛安娜·巴里。

"好了。轮到你了，黛安娜，只要把我的名字加进去就可以了。"

黛安娜也学着说了一遍誓词，说之前和说之后，她都照例笑一笑。黛安娜对安妮说："听说你有些古怪，看来的确如此，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你。"

玛瑞拉和安妮踏上归途时，黛安娜一直把安妮送到独木桥边。安妮和黛安娜互相搭着肩，反复约定第二天午后一起玩，最后，她们不得不在小河边告别了。

"怎么样，和黛安娜合得来吗？"一走进绿山墙农舍的院子里，玛瑞拉便问道。

"是的。"说完，安妮满怀幸福地叹了口气，尽管玛瑞拉的话里多少带有些讽刺的语调，但安妮丝毫没放在心上，"噢，玛瑞拉，我现在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最幸福的人了。今晚我准备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祈祷一番，明天下午我和黛安娜打算在贝尔山地的桦树林里盖一座过家家的房子，小木屋里面的碎陶瓷我能拿一点儿吗？

"黛安娜的生日是在二月，我的生日是在三月，你说这是不是巧合呢？黛安娜答应要借书给我看，真让人兴奋！另外，她还要告诉我森林深处的什么地方长着百合花。

"你说黛安娜的那双眼睛是不是又美丽又有神？我要是也有那么一双眼睛该多好呀！

"黛安娜说她还准备教我唱一首歌，还要送给我一幅装饰画。那是一幅很美很美的画，上面画着一位身着淡蓝色丝绸衣服的美丽女孩，她说是一个缝纫机推销员送给她的。我要是也能有点儿什么东西送给黛安娜就好了。

"黛安娜没我的个子高，可比我胖一些，她说希望自己能瘦一点儿，那样的话显得优雅一些，我觉得她这样说只是在安慰我。

"我还要和黛安娜一起到海边去一趟，捡些贝壳什么的。

"我们两个都同意给独木桥下的小溪起个名字叫"德鲁亚德泉"，这个名字很雅致吧？以前我看过一本故事书，其中就有泉水叫做"德鲁亚德"，我想它一定是一位仙女的名字吧。"

第35节：第十二节 友谊的誓言(3)

"你这么没完没了地说，迟早会把黛安娜烦死的。"玛瑞拉说道，"而且，无论你将来计划什么都要先记住，整天玩或者花太多时间玩是不行的，玩的时间只有一点点，因为你还有必须要干的活，首先要把活干完。"

玛瑞拉话还没有说完，就发现安妮的眼睛突然更亮了。原来是马歇回来了。

刚刚从卡摩迪的商店回来的马歇，瞟了一眼正与安妮辩论着的玛瑞拉，怯生生地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包裹交给了安妮："你说过你喜欢吃巧克力糖，给你买来了。"

玛瑞拉用鼻子哼了一声："巧克力糖对肚子、对牙齿可都不好。行了，行了，安妮，别那样板着脸了。既然马歇跑了这么远的路给你买来了，你就吃吧。要是他下次再给你买的话，最好买薄荷，薄荷既对健康有好处，又可以提神。"

"我不能一下子都吃了，"安妮挺着胸脯说，"今晚上我只吃一点儿。玛瑞拉，分一半巧克力送给黛安娜行吗？要是行的话，这巧克力就会变得更香甜的。一想到要送给黛安娜一点儿礼物，我就兴奋得不得了。"说完，安妮蹦跳着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望着安妮的背影，玛瑞拉感叹地说道："看来，这孩子并不小气。仅仅这一点我就十分满足了。在所有的缺点里，我最讨厌小气了。虽说安妮来咱家还不到3个礼拜，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好像很久以前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似的。真无法想象，要是缺了安妮，绿山墙农舍会是个什么样子。

"马歇，你别总是那副早就预知了一切的样子。女人做出那副样子就已经很讨厌了，男人要是做出那副样子就更可恨。我承认你坚持把安妮留下来是对的，甚至连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孩子。但是马歇，以后不许你老提过去的事。"

第36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1)

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

"安妮，该做针线活了。"玛瑞拉看了一眼钟表，自言自语道，同时用有些疲倦的眼睛望了望窗外。

"规定的活动时间都已经超过半小时了，怎么还在和马歇聊天呢？真不知道她和马歇有什么好聊的，马歇也真有问题，就像傻子似的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听得上了瘾。喂，安妮·杰里，马上给我进来！知道不？"

玛瑞拉用指尖急促地敲了敲西窗玻璃。听到招呼后，安妮脸颊微红地披散着没有编辫的红头发，赶紧从院子里跑了回来。

"噢，玛瑞拉。"安妮喘着粗气对玛瑞拉说道，"下个礼拜三学校要出去郊游，地点就在"耀眼的小湖"附近的哈蒙山上的一片空草地。听说，贝尔太太和林德太太还要给我们做冰淇淋呢。玛瑞拉，我可以去参加吗？"

"行了，行了，你看看表，安妮，我说让你几点回来来着？"

"是两点，可是玛瑞拉，那个郊游……"

"郊游自然是可以的，因为你也是礼拜日学校的学生，我并没说不让你去。"

"可是，可是……"安妮吞吞吐吐地说，"黛安娜说每人都得带一篮子吃的东西分给大家。玛瑞拉，要是因为没法带一篮子吃的而不得不放弃郊游的话，那真是太没脸见人了。自从黛安娜说了那句话后，我就一直愁眉苦脸的。"

"好啦，不必烦我了。我给你做点儿东西吧。"

"真的吗？玛瑞拉！您真疼我，太谢谢您了！"

安妮说完，便一头扑到玛瑞拉的怀里，在玛瑞拉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玛瑞拉有生以来头一回被孩子亲吻，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甜蜜，这种感觉迅速地传遍了她的全身。安妮的这一大胆举动实在让玛瑞拉快活得不得了，但正因为如此，她的口气反倒变得傲慢冷漠起来。

"行了，行了，亲吻一下是不错，不过重要的还是按照我说的规规矩矩地去做。我打算过些日子教你学习烹饪，但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点儿太草率了，我想等你静下心以后再开始。烹饪这东西，假如你的注意力不能非常集中地去做就不行，要是学的过程中心不在焉胡思乱想就更不行了。好了，快去把那些碎花布片拿来，争取在喝茶之前缝成一个四方形。"

"我不喜欢这些碎花布片。"安妮一边很不高兴地唠叨着，一边找出针线盒，在红色和白色的菱形花布片堆前坐了下来。

"要是下礼拜三天气好的话，我就穿着黛安娜送给我的半袖绣花新衣服去郊游。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不能去郊游的话，我会受不了的。我们要把船划到"耀眼的小湖"中去，另外，还有冰淇淋可以吃，我从没吃过冰淇淋，虽然黛安娜跟我解释过冰淇淋是个什么东西，可我还是想象不出冰淇淋的样子。礼拜六下雨了，如果雨一直下到礼拜三该如何是好呢？"安妮想郊游想得都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安妮，表已经整整地走了10分钟，而你也滔滔不绝地唠叨了10分钟，你不能在10分钟内憋住不说话吗？"玛瑞拉终于忍不住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往自己的房间里走。

随即便传来了"咚咚咚"翻东西的声音，几分钟之后，玛瑞拉又一边大叫着一边走了下来："安妮，你看见我的紫晶胸针了吗？我记得从教会回来后，就把它放到针插上了，可现在衣柜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胸针。"

这个紫晶胸针是玛瑞拉最最珍贵的宝贝，是当海员的伯父送给玛瑞拉母亲的礼物，母亲又把它留给了玛瑞拉。这个胸针呈古朴的椭圆形，里面装有一缕玛瑞拉母亲的头发，四周镶着一圈上等的紫晶。玛瑞拉认为这个胸针是世上最美的东西，她想象得到把它别在衣服的领

口处闪烁着紫色光芒的情景，感觉好极了。所以每次去教会的时候，玛瑞拉都会戴着它。

安妮也非常喜欢这个紫晶胸针，她幻想着自己能有一个紫晶的戒指，因为她觉得好孩子的灵魂都是这种淡紫色的。

"怎么会不见了呢？下午玛瑞拉去妇女协会时，我还见过它。"安妮慢条斯理地说道，"当时，我正好从玛瑞拉的房门前通过，看见它正在针插上插着，就好奇地走进去看了看。"

"你动了胸针？"玛瑞拉急忙问道。

"是的。"安妮毫不隐讳地承认道，"我只是把它拿到手里，想看看放在胸前会是个什么模样。"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么小的年纪就乱动东西。没有经过允许就随便闯入我的房间本身就不应该，而且还乱动人家的东西就更不对了。快告诉我，你把它放哪儿了？"

"就那么原封不动地放在衣柜上了，根本没带出去，也没有乱翻乱动呀。我说的全是真话，玛瑞拉。要是知道进屋摆弄胸针不对，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胸针已经不见了，你真的没拿到外面去吗？"

"真的没有，确实放回原处了。"安妮有些不耐烦了-在玛瑞拉看来，这是非常无礼的态度，"我记不清楚是把它插在针插上了还是放在盘子里了，但肯定是放回去了。"

"这胸针总不能就这样自己消失了吧？你要是把它放回原处了，它就应该还在那里，如果没有，就一定是你没放回去，是吧。"

玛瑞拉说完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底地翻了一遍，不只是衣柜，凡是能放胸针的地方都找遍了，但结果仍让她很失望。于是，玛瑞拉又返回厨房："安妮，我还是没找到呀，刚才你不是承认是你最后一次动它的吗？说实话，胸针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拿到外面弄丢了？"

第37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2)

"根本没那回事。"安妮直盯着玛瑞拉的眼睛，认真地说道，"我绝对没带出去过，就是把我送上断头台，我也还是这句话。"安妮极力想为自己辩解，但也流露出对玛瑞拉的一丝反抗。

"我总觉得你是在撒谎。"玛瑞拉板着脸严肃地说，"好吧，要是你打算隐瞒的话，你可以不说，但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坦白就别想出来。"

安妮回房了。玛瑞拉心神不定地在厨房干着活，但还是忘不了那个宝贝胸针。

"如果安妮真的把胸针弄丢了该怎么办？是不是安妮觉得没有人看见就可以撒谎，她真是这样的孩子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居然还装出一副天真单纯的样子，那可真够糟糕的了。"玛瑞拉焦躁不安地胡思乱想着。

"没想到竟会出这样的事，安妮肯定没有偷的念头，只不过是为了玩玩拿出去罢了，或许是用作幻想的小道具吧，但无论如何肯定是那孩子拿去的。今天下午我出去前，除了她谁也没进过房间，安妮自己不是也这样承认的吗？总而言之，胸针肯定是被弄丢了，只是安妮担心受惩罚，就一直不敢承认。安妮还会撒谎了，这比脾气暴躁更令人不安，把一个信不过的孩子留在家里责任可不小呀。那孩子很会演戏，撒谎竟让人看不出来。其实假如她说了真话，我或许还不会因为丢了胸针而特别生气。"

玛瑞拉赶紧找到了马歇，和他说了这件事的经过，马歇却始终是相信安妮的。

"没掉到衣柜后面去吗？"马歇起身要去检查衣柜，这是他所能提供的唯一的办法。

"衣柜都挪出来了，所有的抽屉也都逐个地拉出来了，各个角落也全都找遍了，可什么也没有找到，很显然那孩子是在撒谎。很遗憾，

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马歇。"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马歇垂头丧气地问道。

"不许她出房间，一直到她坦白为止。"玛瑞拉沉着脸答道，这之前，她曾成功使用过这种手段，"如果知道她把胸针带到哪里去了，也许还能找到，但无论如何，那孩子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怎么做由你了。"马歇用手扯了扯帽子说，"都是定好的规矩，什么我都不干涉，是你那么说的。"

此时此刻的玛瑞拉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谁都不管这件事，又不能去林德太太家商量请教，于是她只好心情沉重地到安妮的屋子去了。但当她出来时，脸板得更难看了，因为安妮依然固执己见，而且她还哭了好几次，这又引起了玛瑞拉的怜悯之心，但她马上又提醒自己不要太心软。

到了晚上，玛瑞拉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可她还是一个劲地对安妮说："不坦白就不能出来！"

"可是，玛瑞拉，明天就要郊游了。"安妮喊道，"你能让我去参加郊游吗？只是午后让我出去一会儿。我回来以后，随你怎么关我都行，我会高高兴兴地待在这里的，怎么样？无论如何我都想去参加郊游。"

"只要你不坦白，郊游也好，别的活动也好，都不准你参加！"

"玛瑞拉！"安妮几乎透不过气来。然而，玛瑞拉却再也不想答理她，早已关上了门走了。

礼拜三的早晨天气特别好，好像是专门为郊游而准备的。绿山墙农舍的周围，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庭院里百合花的芳香乘着微风，从门窗飘进屋内，送来了祝福，然后又飘向了走廊和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山谷里的桦树正欢快地随风摇摆着，似乎在等待来自东山墙房间里安妮像往常一样的问候。

第38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3)

可是，东山墙房间的窗边却没了安妮的影子，玛瑞拉去送早饭时，安妮正在床上坐着呢，嘴唇紧紧地闭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板着一张铁青的脸。

"玛瑞拉，我坦白。"

"好吧。"玛瑞拉放下了饭菜，这次玛瑞拉居然又成功了，然而成功的滋味却是苦涩的。

"那么就说给我听听吧，安妮。"

"我把紫晶胸针带出去了。"安妮怯怯地说道，听上去好像是在背诵什么东西似的，"和玛瑞拉出去时一样，我把胸针戴了出去。我刚一见到它时，还没有那种念头，可是把它戴在自己的胸前一看，觉得非常漂亮，终于经不住诱惑，就走到了外面，想尽情地幻想一番，并且在玛瑞拉回来之前，再把它拿回原来的地方放好。虽然我觉得只是一小会儿的工夫，但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戴着它走过街道，拐了个大弯就赶紧往回走，经过"耀眼的小湖"上的小桥时，我想再一次好好地欣赏一下胸针，便轻轻把它摘了下来。在阳光的映照下，胸针闪着光，特别耀眼，于是，我便倚在桥上看得入了迷。谁知一不小心，胸针从指间滑落到水里，闪着一道紫光就落了下去，并渐渐地沉下去了，我想大概是沉到"耀眼的小湖"的湖底去了。玛瑞拉，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玛瑞拉听了气得简直火冒三丈。安妮把自己最重要的胸针拿出去弄丢了，竟然一点儿不感到后悔和良心受到谴责，还毫不在乎、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安妮，你闯了这么大的祸，竟然还如此无动于衷，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女孩子了！"

"我知道反正早晚得受罚，还不如痛快点儿，早点儿罚完了，我好去参加郊游。"安妮不慌不忙地说道。

"还想郊游？不许去郊游！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就这样也不足以平息我心头的愤怒！"

"什么，不准去郊游！？"安妮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把抓住玛瑞拉的手，"您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如果我坦白了，就可以出去了。噢，求你了，无论如何我也想去呀，所以才坦白了。您怎么罚我都行，这个请您免了吧。求您了，让我去吧，或许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吃到那里的冰淇淋了。"

玛瑞拉毫不客气地甩开被安妮抓紧的手："怎么求也没用，安妮，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许你去！明白吗？我不想再听你说一句话了！"

安妮很清楚，一旦玛瑞拉下了决心，就是十匹马也拉不回来。安妮失望了，绝望了，她紧握双拳，尖叫一声扑到了床上，不顾一切地扭动着身体，哭喊不止。玛瑞拉哪里忍受得了这个，赶紧从房里逃了出去。

"这孩子肯定是发疯了，要是正经的孩子绝不会轻易地做出那种事，要不然，那她就是坏透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只好挺下去了，事到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为了解除烦恼，玛瑞拉便拼命地干起活来，实在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去刷走廊的地板和装牛奶的壁橱。这些本来都没有必要刷洗，但玛瑞拉不干就受不了。

午饭准备妥当后，玛瑞拉来到楼梯口招呼安妮吃饭，不一会儿，安妮泪流满面地出现在扶手处，悲伤地看着玛瑞拉。

"安妮，快下来吃午饭。"

"我不想吃午饭，玛瑞拉。"安妮一边抽泣着，一边回答道，"我什么也不能吃，我现在胸口闷得难受，人痛苦的时候怎么能吃得进东西呢？不过，如果您对惩罚我这件事感到后悔的话，我会原谅您的，我真的什么也吃不下，特别是炖肉、青菜之类。当一个人心里非常痛苦的时候，炖肉、青菜实在没有什么浪漫色彩。"

第39节：第十三节 到底哪些是谎言(4)

受到强烈刺激的玛瑞拉不得不返回厨房，冲马歇发起了脾气。马歇被弄得很狼狈，尽管这样，他的心里还是同情着安妮，但又不能不维护玛瑞拉。他就这样在玛瑞拉和安妮中间左右为难。

"安妮是不对，这是肯定的。她本来就不该把胸针拿出去，现在又撒谎胡说一气就更不应该了。"马歇说道。但看到碟子里毫不浪漫的炖肉和青菜，他又可怜起安妮来了，"玛瑞拉，那孩子还很小，多么天真、活泼、可爱呀，她那么盼望去郊游，而你却很强硬地说不许去，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够了，马歇。我想即使这样，对她来说还是从宽处理了，而且，那孩子好像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这是最令人担心的。要是安妮真的认错的话，或许还能有救，我想这个你也明白。你心里琢磨些什么，我从你脸上都能看出来。"

"你说的不对，那孩子还小。"马歇有气无力地反复辩解，"而且从小就没有人好好地管教她。"

"现在我不是正在管教她吗？"玛瑞拉反驳道。

尽管玛瑞拉的反驳没能说服马歇，可他却不再出声了。午餐吃得非常清静，胃口好的只有雇来帮工的居里·波特一个人，这使玛瑞拉感到很生气。

吃完午饭，收拾完一切后，玛瑞拉给面粉发了酵，又喂了鸡，这才想起礼拜一从妇女协会回来时穿的带黑边的披肩有一处开线了。

"对，缝补一下。"玛瑞拉自言自语地说着。

披肩就放在皮箱中的盒子里，玛瑞拉拿起披肩，从窗边的葡萄藤间透洒进来的阳光照在了被披肩卷着的一件东西上，那是什么？一闪一闪地发着紫光。啊！原来是紫晶胸针！胸针的别针缠在披肩旁边的线上了。

"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玛瑞拉自言自语道，"不是沉到水池里了吗？可胸针不是在这儿吗？胸针没被拿出去弄丢，那孩子究竟干了些什么？一定是我礼拜一取披肩时随便放到衣柜上，而胸针也被挂到披肩上了，肯定是这么回事。"

玛瑞拉拿着胸针，来到了东山墙的房间，只见哭累了的安妮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窗边，痴痴地望着外面。

"安妮·杰里，我找到胸针了，原来它挂在带黑边的披肩上了，是我刚才发现的。"玛瑞拉冷静地说道，"今天早上你说的一大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说过坦白就让我出来吗？"安妮似乎有些疲倦，"所以我就决定编几句瞎话，我以为如果那样，就能去参加郊游了。昨晚上床之后，我就开始考虑怎样坦白，并尽量想编得有点儿意思。为了不忘掉这些话，我反复地练习了好几遍，可结果还是没能参加郊游，我的努力也最终成了泡影。"

玛瑞拉不由得笑了起来，同时，她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安妮。

"安妮，你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明白了，你没撒谎，安妮说的话我应该相信。当然了，编个故事唬弄我也是不对的，但这些都怨我。那么安妮，如果你能够原谅我，我也原谅你，从今往后，让我们重新开始。来来，快点儿准备去郊游吧。"

安妮猛地跳了起来："玛瑞拉，还能来得及吗？"

"没问题，才两点钟，大家也就刚刚集合起来，而且离喝下午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快洗洗脸，梳梳头，换上方格花布的那件衣服，蛋糕我已经预备了许多，我会给你放到篮子里，还有，我让居里准备了马车，让他送你去。"

"太好了！玛瑞拉。"安妮兴奋得高喊起来，然后飞似的去洗脸了。5分钟前，她还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还在想要是没降临人世该有多好，可是现在却又突然喜从天降，高兴得她不知怎样才好。

这天晚上，疲惫不堪的安妮怀着说不尽的满足，回到了绿山墙农舍。

"噢，玛瑞拉，我的心情好极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精彩美妙。茶水清香可口极了，品完茶后，哈蒙大叔在"耀眼的小湖"中为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让我们每6个人一组轮番乘坐着绕了一圈。另外，我还吃了冰淇淋。呵！那味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总之是美味无穷呀。"

唠叨了一阵子，安妮实在困得不得了了，于是上楼睡觉去了。玛瑞拉则一边缝着衣服，一边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给马歇听了。

"是我弄错了，这也算是个很好的教训吧。"玛瑞拉坦率地总结说，"不过，一想到安妮坦白的事，我总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孩子在某些地方真让人不能理解，但我想她肯定会有出息的，你相信吗？只要有这孩子在，我们就不会觉得无聊和寂寞。"

马歇还是不说话，只是抽着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第40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1)

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9月1日这天，玛瑞拉把安妮送到了学校，不过一路上她都在心里犯着嘀咕：安妮这孩子性格那么古怪，能和别人合得来吗？平常那么好动的她上课时能规规矩矩的吗？

也许是玛瑞拉多虑了吧，傍晚，安妮得意洋洋地回来了。

"我好像已经喜欢上这所学校了。"安妮一放下书包就报告说，"不过，我对菲利普斯老师的印象不太好，他总是不停地用指尖理着胡须，还不时地冲着一个叫做普里茜·安德鲁斯的女生眉目传情。普里茜今年已经16岁了，据说她明年准备报考夏洛特丹的奎因学院，现今正在努力地学习，迪利·波尔特说老师已经迷上了普里茜。

"普里茜皮肤非常细嫩洁白，茶色的带卷的头发梳成了高髻。她的座位是在教室后面的长椅子上，我们老师也总是坐在那里，老师说他是为了检查督促普里茜的学习才坐在那里的。可是鲁比·吉里斯却不相信，她有一次曾看见老师在普里茜的石板上写过什么。普里茜看后，脸一下子红得像西红柿一样，吃吃地笑个不停。鲁比·吉里斯断定老师写的肯定是和学习无关的内容。"

"安妮·杰里，你要是再这样出口不逊地评论老师，我可要生气了。"玛瑞拉严肃地说，"我送你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去批评老师的，你应该努力学习，而不是放学一回来就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明白吗？我可不喜欢你染上这种坏毛病。"

"我可是个非常乖的学生呀。"安妮自豪地说，"我没有您说的那样糟糕。在班上，我和黛安娜是前后桌，座位就在窗边，从那儿能够俯瞰到美丽的"耀眼的小湖"。学校里有很多跟我谈得来的女孩子，中午休息时，我们大家就在一起玩耍，能和这么多朋友一起玩，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我和黛安娜仍然是最要好的一对，而且从今往后也不会改变，我就是崇拜黛安娜。

"不过学习上我比大家落后了一大截，别人都学五年级的课程了，就我还在啃四年级的课本，总觉得有些丢人，但是，类似我这样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孩子却一个也没有。

"今天，我们上了文学、地理和加拿大史。菲利普斯老师把我的名字拼得乱七八糟，还把净是错字的我那块石板举得高高的，好像生怕大家看不见似的，我真是害羞极了。玛瑞拉，您不觉得对一个初来乍到的新学生谨慎地对待会更好些吗?

第41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2)

"噢，对了，玛瑞拉，普里茜曾对别人说我的鼻子长得很好看，是珍妮·安德鲁斯告诉我的。玛瑞拉，被人夸奖长得好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呢，听后觉得有点儿不知所措。玛瑞拉，我的鼻子真的长得那么美吗？我知道只有玛瑞拉才会对我讲实话。"

"是的。"玛瑞拉冷冷地回答道。

"啊！真的吗？真是太高兴了。噢！玛瑞拉，以后我会和黛安娜一起上学，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从那以后，一切都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

9月的又一个凉爽清晨，安妮和黛安娜又同往常一样，愉快地跑向了"桦树道"。

"我估计基尔伯特·布莱斯今天要来上学了。"黛安娜说，"夏天他一直都住在新布兰兹维克的堂兄家里，只是礼拜六晚上才回来。他可是个很经典的帅哥哦，而且，他特别喜欢逗女孩子玩，我们全都被他欺负过了。"可以说是甘心情愿受欺负，这从黛安娜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

"基尔伯特·布莱斯？是不是在阳台墙上巨大的相爱伞下和朱丽叶·贝尔的名字并列书写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我听说基尔伯特曾用朱丽叶的雀斑来背诵过小九九。"

"哎呀，快别提雀斑了。"安妮低声央求道，"我长的就是满脸雀斑，是不是很难看呀？要是谁把我的名字也和男生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起就好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谁也不会那样做的。这个我心里明白。"安妮叹了口气。

"没那样的事。"黛安娜安慰她道。黛安娜的一双黑眼睛和一头黑发，早就把亚邦里村男孩子们的心弄乱了。因此，写有黛安娜名字的相爱伞已经在阳台墙上占了一半了。

"查理·苏伦正喜欢着安妮呢。查理对他母亲说，安妮在学校里脑子最聪明，一个人与其脸蛋长得好，还不如脑子聪明些好。"

"你说的不对。"安妮还是十分沮丧，"我看还是脸蛋长得漂亮比较好。另外，我最讨厌查理了，他总是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的，简直令人不能忍受。要是把我的名字和查理的名字写在一起的话，那可就糟了。当然了，能在班上学习成绩上排第一名我感到很高兴。"

"从今天起，咱们就和基尔伯特在同一个班级了。基尔伯特快14岁了，但他还在学习四年级的课程。4年前，他父亲生病需要到阿尔伯特州去疗养，基尔伯特也被带去了，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回到亚邦里之前，他没正经念过一天书，他肯定会争取拿第一的。看来，今后要继续保持第一名很困难呀，安妮。"

"那太好了。"安妮急忙说道，"快14岁的学生在只有9岁、10岁的人的班级里取得第一，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吧？昨天，我拼读"喷出"这个单词时取得了第一名，乔治·帕伊虽然也是第一名，但她是偷看了教科书才取得的。不过，菲利普斯老师却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因为他当时正瞟着普里茜呢，我倒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要是她知道我在用冷冷的眼神轻蔑地看她的话，她肯定会像西红柿一样来个大红脸的。"

"安妮，那个就是基尔伯特。就是在过道正对面的同一行坐着的那个，他是个帅哥吧？你好好看看。"

当她们来到教室，黛安娜一眼就看见了基尔伯特，趁着菲利普斯老师在教室后面指导普里茜拉丁语时，黛安娜凑到安妮耳边小声说道。

安妮顺着黛安娜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此时此刻，那个成为话题人物的基尔伯特·布莱斯正不动声色地要把自己前桌的鲁比·吉里斯的金发长辫用夹子往椅子靠背上夹呢。

第42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3)

基尔伯特个头很高，长着一头茶色的卷发和一双茶色的调皮的眼睛，脸上总浮现出一丝要捉弄人的笑意。

过了一会儿，老师点名叫鲁比·吉里斯上前面去进行演算，鲁比刚站起来便立刻惨叫了一声，椅子也被弄倒了，想必是把头发连根都拔了出来。大家闻声全都朝鲁比的位置望去，菲利普斯老师气得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看上去非常可怕，鲁比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基尔伯特赶紧把夹子藏了起来，然后假装认真地看着历史书。事情暂时平息了一段时间后，基尔伯特又开始转向了安妮，他不断地做着滑稽可笑的怪相，还一个劲地朝安妮暗送秋波。

"基尔伯特确实是个帅哥。"安妮悄悄地对黛安娜说道，"不过，他看上去非常厚颜无耻，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女孩子就那么使眼色，有点儿太轻浮了。"

哪知道，这是刚刚开始，真正的闹剧还在后面呢。

那天午后，菲利普斯老师正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为普里茜指导代数问题，别的学生大多都在各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的啃着青苹果，有的在向同学窃窃私语着，有的在自己的石板上画着画，有的则用一根细绳系着蟋蟀让它在通道上跳来蹦去。而基尔伯特·布莱斯从刚才起就拼命想引起安妮·杰里对自己的注意，但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时的安妮早把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她两手托着脸，目不转睛地从窗口眺望着"耀眼的小湖"的美丽景色，徘徊于仙境般的梦幻王国里。

基尔伯特恼羞成怒，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个下巴尖尖的、长着一双大眼睛、满头红发，和其他女孩子迥然不同的安妮朝他这边看！

于是，他便隔着过道伸出手，一把抓住安妮的长长的辫子尖，然后用刺耳的声音低语道："胡萝卜！胡萝卜！"

这次，安妮彻底对基尔伯特讨厌起来，她气得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着怒火，狠狠地瞪着基尔伯特，随之竟委屈得流出了眼泪，一边哭，一边喊道："你，你凭什么欺负我？还使用这种残酷的手段！"

接着，安妮拿起石板照着基尔伯特的脑袋"啪"的一声就是狠狠地一击，石板当场就断成了两截。

看热闹的同学们全部都惊呆了，黛安娜一瞬间好像停止了呼吸，有些夸张的鲁比·吉里斯还故意放声大哭起来。

菲利普斯老师急步走了过来，把手放在安妮的肩上，指头好像都要掐进她的肩膀里了。

"安妮·杰里！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生气地吼道。

安妮一声不吭，就是不回答，在众人面前说自己被诬蔑为"胡萝卜"，她死也不干。可基尔伯特却满不在乎地张嘴说："老师，是我不对，刚才我和安妮开了个玩笑。"但是菲利普斯老师根本没有理会基尔伯特。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学生，这样发脾气报复人可真让我感到震惊！"老师接着冲安妮吼道，"安妮，到讲台上来，一直给我站到放学为止！"听到老师宣布罚站，安妮那颗极敏感、极脆弱的心似乎比鞭打还要难受。但最终她还是沉着一张苍白僵硬的脸遵从了。

菲利普斯老师取来粉笔，在安妮头顶上的黑板上写道："安妮·杰里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必须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直到下午放学后，安妮一直被罚站在这行字下面。她既没有掉眼泪，也没因害羞而低下头，只有愤怒的火焰在全身熊熊燃烧，也多亏了这股冲天的怒气，才使她忍受住了这奇耻大辱。无论是黛安娜同情的眼神，还是查理·苏伦愤慨的摇头，还是乔治·帕伊居心不良的嘲笑，安妮都一律用愤然的目光和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去回敬。

第43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4)

而对基尔伯特·布莱斯她则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她发誓绝不再看他一眼！也绝不再跟他说一句话！

一放学，安妮便扬着头，飞似的冲了出来。基尔伯特却站在阳台的出入口，想挽留住她一会儿。

"喂，安妮，我拿你的头发乱开玩笑，实在是对不起了。"基尔伯特小声地道歉说，听口气他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做错的事，"你能原谅我吗？"

安妮轻蔑地和基尔伯特擦身而过，似乎既没看到他，也没听到他的话。

一边在路上走着，黛安娜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半分责备，半分敬佩的口气说："安妮，你怎么不原谅他呢？"黛安娜暗想，要是自己的话，肯定不会无视基尔伯特的哀求的。

"我绝对不会原谅基尔伯特·布莱斯的。"安妮决然地说，"还有一件让我气愤的事是，老师写我的名字时，竟忘掉了加上"E"！黛安娜，我的脖子简直被套上了一条铁的项链。"

黛安娜虽然一点儿也听不懂安妮的话，但她还是知道她的意思。

"基尔伯特只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千万别介意。"黛安娜规劝道，"基尔伯特对所有的女孩子都开玩笑，他曾嘲笑过我头发长得傻黑傻黑的，说我是乌鸦，而且，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基尔伯特给别人赔礼道歉呢。"

"说你是乌鸦和说我是胡萝卜简直是两码事呀。"安妮把这事看得很重，"基尔伯特伤透了我的心。黛安娜，我真像窒息了一样难受。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

"胡萝卜"事件的第二天，菲利普斯老师按照惯例，决定整顿纪律。午休之前他宣布，等他返回来时，全体学生都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谁回来晚了，谁就要受罚。

那天中午，全班的男生和几名女生像往常一样，又到贝尔家的枞树林去了。学生是为了玩松油才去的。黄色的松油凝固物真好玩。学生们在林间草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寻找着松油，不知不觉时间很快地流逝过去了。头一个注意到老师的，是像往常一样爬到老松树顶的吉米·格罗巴，他大声地惊呼道："老师来了！"

在地面上的女孩子们先跑了起来，树上的男孩子们慌慌张张地从树上滑下来，也紧随其后奔跑起来。安妮并没有玩松油，而是坐在树枝上摆弄着蕨菜，嘴里哼着歌，头上戴着花冠，看上去就好像是梦幻王国快乐的妖精一般，她比别人下来得慢，所以落在了后面。

但是，安妮跑起来像羚羊一般敏捷、迅速，很快就在校门口处追上了男同学们。当她和大家一起拥挤进教室时，菲利普斯老师正在里面挂帽子呢。

宣布要整顿纪律的菲利普斯老师面对如此众多的违纪学生，当初的那种热情早就变得无影无踪了。惩罚十几个学生对他来说真是太麻烦了，可是话已出口，也不能一点儿也不兑现呀。所以，他决心抓一个倒霉的，以便把这事搪塞过去。他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安妮的身上。此时的安妮气喘吁吁地刚坐下，戴在头上的花冠歪挂在一只耳朵上，样子十分狼狈，好像个乞丐。

"安妮·杰里，你好像很喜欢扮成男孩子，今天，我满足一下你的兴趣。"老师讽刺道，"把花冠摘下来，去和基尔伯特坐在一起吧。"其他男孩子都在偷偷地笑着，安妮当时气得脸色铁青，她紧握着双拳，纹丝不动地盯着老师。黛安娜见她这种样子，赶紧把花冠从她的头上拽了下来。

第44节：第十四节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5)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安妮！"老师的声音变得让人感到恐怖。

"我不，老师。"安妮支吾道，"我想您让我这么做并不是您的真心。"

"是真心的，马上照我说的去做！"

一瞬间，安妮真想站起来反抗，但她又马上意识到，即使反抗也毫无用处。所以她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坐到了基尔伯特的身边，然后把胳膊放到了桌面上，猛地趴在了上面。一直在注意着安妮的鲁比·吉里斯赶紧回过头去悄声对大家说："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脸色苍白，到处都是红斑。"

安妮委屈极了，那么多人都迟到了，却唯独惩罚她一个人，而且还被迫和男生同坐一张椅子，同座的偏偏又是那个讨厌的基尔伯特，这远远地超出了她所能忍受的限度。耻辱、愤怒、害羞交织在一起，简直让她气炸了肺。

开始，同学们还一边看着安妮，一边嘀嘀咕咕地悄声议论着。可安妮始终也没抬起头来，基尔伯特也为了提高成绩而在埋头学习着。所以隔了不大一会儿，大家便自觉没趣地忙起各自的事情来了，安妮挨罚的事渐渐地被忘在了脑后。

基尔伯特曾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把一小块粉色的用金字写着"你真可爱"几个字的心形糖从书桌里掏出来，放在安妮的胳膊缝间，让它轻轻地滑了下去。安妮抬起头来，用指尖抓起糖扔到了地板上，然后用脚踩了个粉碎，瞧也没瞧基尔伯特一眼就又重新趴到了桌子上。

一放学，安妮便几步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动作夸张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取了出来，教科书、笔记本、笔、墨水、《圣经》等等，一个一个地全都堆到了已经破碎了的石板上。

"安妮，你为什么要这样，都想拿回家去吗？"一上路，黛安娜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在这之前，她吓得一直没敢问。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上学了。"安妮气呼呼地答道。

黛安娜直直地盯着安妮，想弄清楚她说的是真是假："玛瑞拉同意吗？"

"我只能这样，我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老师了。"

"安妮，你胡说些什么呀！"黛安娜几乎要哭出来了，"有那么严重吗？我该怎样做才好呢？求求你，安妮，来上学吧！"

"为了黛安娜，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心甘情愿。不过，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求我，也不要再折磨我，让我为难了。"安妮悲伤地说。

"好多有趣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黛安娜叹息道，"我们不是说好要在小河那儿建造一幢漂亮的房子吗？下礼拜要上棒球课，安妮不是一次还没玩过吗？打棒球可太有意思了，还有新的歌曲要演唱，珍妮·安德鲁斯现在正全力以赴地练习呢。另外，爱丽丝·安德鲁斯说下礼拜要把最新出版的《三色紫罗兰》丛书带来，大家约好了要在小河边，每人轮流朗读一章，安妮不是最喜欢大声朗读吗？"

不论黛安娜怎么说，安妮依旧不为所动。她已经铁了心，再也不到菲利普斯老师任教的学校上课了。

一回到家，她立刻把这一切告诉了玛瑞拉。

"你真是太蠢了！"玛瑞拉严厉地教训了安妮一顿。

"我一点儿也不蠢，您还不明白吗？玛瑞拉，我被人家侮辱得好惨呀！"

"我不想听这些，明天，你还跟往常一样，给我上学去！"

"不，我不！"安妮倔强地晃着脑袋，"我再也不去了！玛瑞拉，在家学习也可以，我尽量争取做一个好孩子，如果您答应，我宁愿一天也不说话。总之，我再也不上学了！"

玛瑞拉这下可为难了，她只好决定暂时什么也不说，听安妮的话。想必这个菲利普斯老师做事肯定十分荒唐，他怎么能这么粗暴地对待安妮呢？所有迟到的学生都应该受罚呀，怎么能只罚一个呢？而且让一个女生和男生坐在一起来作为惩罚，还真是乱来。没办法，还

是暂时不让她去上学好了，等过一阵子，这件事情淡下来，安妮会回心转意的。

就这样，安妮留在了家里自己学习功课，同时帮助玛瑞拉干点活，或者在秋风瑟瑟的黄昏中和黛安娜一起玩耍。

只是偶尔在路上和礼拜日学校遇见基尔伯特·布莱斯，安妮还是看都不看他一眼，看来，她是铁了心一辈子不和基尔伯特来往了。

可是，面对黛安娜多次的调解和哀求，她心里或多或少有点儿动摇，因为她虽然憎恨基尔伯特，却非常在乎黛安娜，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为了自己而难过，可她也不想做出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她的心里一直左右挣扎着。

第45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1)

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

绿山墙农舍的10月是一年中最有魅力的季节。小洼地里桦树的树叶在秋日的骄阳下最先变成了金黄色，紧接着，果树园后面的枫树树叶又被染成了深红色。小路两侧樱花树的树叶也不甘寂寞，相继换成了深红色和类似青铜色的绿色。第二次割过的田地则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日光浴。安妮完全被这彩色的海洋陶醉了。

一个礼拜六的早晨，安妮拎着一根枫树枝飞似的跑进屋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兴奋地喊道："噢，玛瑞拉，10月的世界真是太美了！您看这根树枝多漂亮呀，您就不想把它拿进来装点一下房间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玛瑞拉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安妮，看看你的房间，全都是些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房间只要能睡觉就可以了。"

"噢，那可是为了做梦用的。玛瑞拉，在美丽的环境中，就一定会做出好梦来。我准备把它插到那个旧的蓝色花瓶里，摆放在桌子上。"

"你最好别弄得楼梯上到处是叶子。午后，我要去卡摩迪一趟，妇女协会在那儿有个聚会，我估计得天黑以后才能回来，马歇和居里的晚饭就交给你了。今天你可要好好地做呀，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请黛安娜来咱家喝茶吃点心。"

"真的吗？玛瑞拉！"安妮兴奋得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太好了！还是玛瑞拉知道我的心，我早就想邀请她来做客，简直都要想疯了，邀请朋友来做客喝茶，感觉挺不错的，就像大人似的，是吧？噢，还有，玛瑞拉，我想用带有蔷薇花图案的那套茶具招待客人，您不介意吧？"

"那怎么行？那套茶具只有牧师先生光临或妇女协会聚会时才能使用，明白吗？我看你就用平时的那套茶色茶具吧。还可以把樱桃果脯、水果点心、小甜饼和饼干拿出来吃。"

"我现在都能想象出自己在桌子旁沏茶的情景。"安妮闭上眼睛说道，"光是幻想就这么过瘾呀！黛安娜要是来了，放帽子时让她到客厅里，然后再去会客室可以吗？"

"我看不需要，你们在起居室就行。噢，那瓶最近在教堂聚会时分发的木莓露还剩下一多半。你们俩如果能喝的话，可以喝点儿，我把它放在起居室柜橱的第二层了，喝的时候可记得要配着小甜饼。马歇现在正往船上装土豆呢，要一直干到很晚。"

玛瑞拉还要嘱咐些别的事，可安妮早已按捺不住了，跑去邀请黛安娜去了。

第46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2)

玛瑞拉刚一走，黛安娜便紧接着到了。黛安娜穿着漂亮的衣服，一副应邀做客的正经样子。要是在平时，她常常连门也不敲就跳到台阶上来，但这天却装模作样地敲了敲门，里面打扮体面的安妮赶紧打开了门，两人就像初次见面似的，还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手。

黛安娜被带到了东山墙的房间，把帽子摘下放到了那里，最后两人在起居室里坐下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两个人仍然不自然地装腔作势地互相客套着，黛安娜还规规矩矩地并着脚尖坐着。

就在早晨安妮还见过巴里太太摘苹果时劲头十足的情景，可她仍旧有礼貌地问候道："你母亲一向可好？"

"谢谢你的关心，她非常好。卡斯巴特大叔今天到莉莉·桑兹号搬运土豆了吧？"黛安娜也对应问候道，今天早晨她搭马歇的运货马车到哈蒙·安德鲁斯家去过。

"是呀，今年土豆大丰收了，你父亲种的土豆也丰收了吧？"

"托你的福气，也丰收了，你家的苹果已经开始摘了吧？"

"是呀，摘得可多了。"说着说着，安妮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黛安娜，不上果树园摘点儿甜苹果吗？玛瑞拉说剩在树上的可以全都摘下来，玛瑞拉可大方了，她说除了品茶外，还可以吃些水果点心，樱桃果脯等等。饮料你喜欢哪一种的？我最喜欢红色的饮料了，比起别的颜色来，红色的更能让人喝得有滋有味。"

"随便。我们去果园吧。"黛安娜还是习惯性地笑了笑。

果树园里，硕果累累，枝头都被压得弯弯地垂下了头。两个人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午后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她们坐在尚未受霜降袭击的茂盛的绿草丛中，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尽情地交谈着，周围洒满了秋季温暖的阳光。

黛安娜对安妮说起了最近学校出现的新鲜事。

黛安娜被安排和乔治·帕伊坐在一起，这使她讨厌得不得了。乔治写字时总是把铅笔弄得沙沙响，每当这时，黛安娜都烦得浑身直冒寒气，不停地打哆嗦。

鲁比·吉里斯从克里科的梅亚利·乔治大婶那儿得到了一块魔石，据说能蹭掉瘊子。

查理·苏伦和埃玛·怀特的名字被写在了相爱伞上，埃玛·怀特气得大发雷霆。

萨姆·勃尔特因为在课堂上狂妄自大，被菲利普斯老师用鞭子抽了一顿。萨姆的父亲为此赶到学校，警告老师如果胆敢再对他的儿子动手的话，他就对他不客气。

爱丽丝·安德鲁斯穿来了一件装饰着穗子的披肩，得意洋洋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看上去真令人作呕。

利基·莱特和梅米·威尔逊不说话了，听说是因为梅米·威尔逊的姐姐把利基·莱特姐姐的男朋友给拐跑了。

还有，自从安妮不上学后，大家都觉得没意思，无聊得很，都认为安妮还是早点重返学校的好，再说基尔伯特·布莱斯……

安妮一听到基尔伯特·布莱斯，便急忙站起身来，打断了话题，邀请黛安娜进屋去喝木菊露。

安妮看了看起居室柜橱的第二层，却没有发现木菊露的影子，又仔细地找了一遍，才看到是在最上面的架子上放着。安妮把瓶子放到托盘上，连同杯子一起放到了桌子上。

"来来，黛安娜，多喝点儿，不必客气。"安妮殷勤又很有礼貌地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好像是吃苹果吃多了。"

黛安娜倒了满满一杯，先是欣赏了一下这种鲜红的令人兴奋的液体，然后优雅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喝了。

第47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3)

"啊，没想到这个木萄露这么好喝，安妮。"

"我真高兴你喜欢喝，喜欢喝就请多喝几杯吧。我现在必须去厨房添点儿柴，家里的事都托付给我一个人，真麻烦呀。"

安妮从厨房返回来后，黛安娜已经把第二杯喝光了。安妮于是很高兴的给她倒了第三杯。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可口的饮料，比林德太太家做的强过好几倍，林德太太总是对自己酿造的饮料很得意，你家的饮料好喝多了。"

"对，我也觉得玛瑞拉做的木萄露比林德太太做的好多了。玛瑞拉的烹饪技术是出了名的，她还教过我呢，可实在是无聊了。在烹饪方面似乎没有多少令人幻想的余地，什么都必须按规矩来，如果违反了就要砸锅。唉，黛安娜，你怎么了？"

黛安娜摇摇晃晃地想站起来，可又站不起来，便只好坐下了，两手抱着脑袋。

"我，我，我觉得特别难受。"黛安娜好像是喝醉了，舌头有些不听使唤，"我、我能不能……马上回家呀？"

"哎呀，茶还没喝就要回家，不行。"安妮有些急了，"我现在就去，马上就去沏茶。"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黛安娜不断重复地说道。虽然是一种有点无力、糊里糊涂的口气，却使人感到态度特别坚决。

"怎么也得吃些点心再回去呀。"安妮近乎恳求似的说道，"来点儿水果点心和樱桃果脯怎么样？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会好的，哪里不舒服？"

"我要回家。"黛安娜的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任凭安妮怎样恳求都是白费。

"还没听说哪个客人连茶都不喝就回家的呢。"安妮悲伤地说，"唉，黛安娜，说不定你真的得了天花呢，要真的那样可得赶紧去

看病，别担心，我决不会抛弃你的。不过，我想你喝点儿茶或许好些，哪里不舒服？"

"头晕目眩得厉害。"黛安娜看上去的确有些难受，坐在那儿还东倒西歪的。安妮没办法只好取来黛安娜的帽子，一直把黛安娜送到了巴里家的栅栏门边，然后流着泪回到了绿山墙农舍，无精打采地把木萄露放回柜橱，接着开始准备马歇和居里的茶。

第二天是礼拜天。从早晨起到天黑，外面一直是大雨滂沱，所以安妮整整一天待在家里没有出去。

礼拜一下午，玛瑞拉打发安妮到林德太太家去办事，谁知，不大一会儿，安妮便流着泪沿着小路跑回来了，进到厨房后，她一头扑到了沙发上。

"安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玛瑞拉面对这场面，有点儿惊慌失措，"不会是又对林德太太无礼了吧？"

安妮对玛瑞拉的问话不但不理，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安妮·杰里，我在问你，请你好好回答，现在立刻给我抬起头，说说为什么哭？"

安妮哭得像泪人似的站起身来："林德太太今天到巴里太太家去了一趟，见到巴里太太正在家生气呢，巴里太太说礼拜六那天是我把黛安娜给灌醉了，弄得黛安娜迷迷糊糊的，被折腾得够呛，她说我这个人太坏了，再也不允许黛安娜和我这样的坏孩子一起玩了。噢，玛瑞拉，我真伤心死了。"

"说你把黛安娜给灌醉了？"玛瑞拉怔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说说，你究竟给黛安娜喝了些什么？"

"木萄露呀。"安妮抽泣着回答道，"黛安娜满满地倒了三杯都喝光了。我没想到木萄露还能醉倒人，玛瑞拉，我可没打算把黛安娜灌醉呀。"

第48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4)

"可结果是醉了！"玛瑞拉说着便迈开大步跑到了起居室的柜橱那里，她一眼就瞧见柜橱里面的瓶子不是什么木萄露，而是自己酿造的放了三年多的斯古利酒。

玛瑞拉酿的斯古利酒在亚邦里是出了名的，即便在巴里太太这样爱挑剔的人中间，也博得了相当高的评价。玛瑞拉这才恍然大悟，木萄露的瓶子没像自己说的那样放进了柜橱，而是收到了地下室里。

玛瑞拉拿着斯古利酒瓶回到了厨房，忍不住笑了起来。

"安妮，你这个孩子呀，真是个惹事的天才，你给黛安娜喝的不是什么木萄露，而是斯古利酒呀。你自己还不知道吧？"

"我只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想好好款待一下黛安娜罢了，我也不认识什么木萄露，什么斯古利酒啊。后来，黛安娜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便只好送她回家了。巴里太太对林德太太说，黛安娜回家后已经醉成了一堆烂泥。巴里太大问怎么了，她只是像傻子一样不住地嘿嘿地笑，不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醒来，一喘气全是酒精味，这才知道是醉了。黛安娜昨天一整天都头痛，而且痛得厉害，巴里太太气得直发脾气，由此断定是我有意把黛安娜给弄成这样的。"

"黛安娜这孩子也真是的，竟一连喝了三杯，她也太贪杯了，真该好好管管了。"玛瑞拉毫不客气地说，"那么大的杯子喝了三杯，就算是木萄露也会难受的。三年前，自从知道牧师没说咱家自己酿的酒好喝后，我就已经不酿了，这瓶是留给自己用的。好了，好了，安妮，别哭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不行，我心里憋得难受，不哭个够就不舒服。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玛瑞拉，黛安娜就这样和我分别了，我该怎么办呢？"

"别说蠢话了，安妮。如果巴里太太知道了责任不在你身上，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她肯定是认为你开了个玩笑或者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你今晚可以去一趟，把事情说个明白。"

"可是一想到要见黛安娜的母亲，我就四肢发软，没了力气。"安妮叹了一口气说，"要是玛瑞拉替我去就好了，和我相比，还是您说话更可信，容易让人接受。"

"是吗？那么，就这么办吧。"玛瑞拉也觉得还是自己去解释更合适，"别哭了，没事的。"

玛瑞拉从巴里家回来时，表情和临走前简直判若两人。

"玛瑞拉，一看您的脸，我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没戏了。巴里太太没原谅我吧？"

"别提了。"玛瑞拉吼道，"没见过那样不讲道理的人。我跟她解释说是我弄错了，不怨你，可她还是不相信我的话。更过分的是，她还把我酿的斯古利酒狠狠地贬了一顿，说什么要是好酒，即使喝了也不会醉倒人的，她还说黛安娜不可能一口气喝三杯。"

玛瑞拉说完便一头钻进了厨房，只剩下安妮一个人心乱如麻，茫然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突然，安妮帽子也没戴，光着脑袋就跑了出去，很快便消失在傍晚的雾气当中了。安妮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长满枯黄三叶草的原野，越过独木桥，走过枞树林。西边树梢上，初升的月亮发出一丝淡淡的、朦胧的寒光。

很快她就来到巴里家的门前，安妮稍稍定了定神，然后战战兢兢地上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她一出来，就看见脸上没有血色，两眼含泪的安妮。

巴里太太火气立刻就上来了，满脸的不高兴。她是个充满偏见、爱挑剔的人，一旦生起气来就没完没了，很难恢复正常。

第49节：第十五节 都是木萄露惹的祸(5)

"有什么事？"巴里太太口气生硬地问道。

安妮紧紧地握着两只手说："噢，巴里太太，请您宽恕我吧。我从没打算要灌醉黛安娜，那种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请您想象一下，我这个被好心人收养下来的可怜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好朋友，我怎么会去捉弄她呢？我是真的以为那是木萄露。请您不要阻止我们在一起玩，要是非阻止不可的话，那对我来说可就太悲惨了。"

要是林德太太的话，或许瞬间就会改变看法的，但眼前的毕竟不是林德太太，安妮夸张的措词和戏剧性的做法，都让巴里太太觉得蹊跷可疑，更坚信安妮是在编假话愚弄她。因此，巴里太太斩钉截铁地说道："就是不能让黛安娜和你这种孩子在一起，你回家去吧，以后要学着老实一点！"

安妮的嘴唇哆嗦起来，哀求道："我就看黛安娜一眼，道一声别。"

"黛安娜和她父亲到卡摩迪去了。"说完，巴里太太便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回屋去了。

安妮绝望之余心里反倒坦然了，就这样，她一无所获地又回到了绿山墙农舍。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安妮对玛瑞拉说，"我刚才又去见了巴里太太，结果还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巴里太太是不是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呀，怎么这么凶！像她这样固执不开窍的人，即使上帝也不能拿她怎么样。所以，我想就是祈祷也没有用。"

"安妮，不许说那样的话。"玛瑞拉拼命地忍住了笑，严肃地责备道。

当天夜里，玛瑞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马歇听。临睡前玛瑞拉又到东山墙房间看了一眼，安妮好像是哭着睡着的，她不由得又生了怜悯之心。

"这个小可怜。"

玛瑞拉嘴里嘟囔着，轻轻撩起垂在安妮脸上的卷发，然后弯下身，伏在枕头上亲了亲熟睡的安妮。

第50节：第十六节 坚定的友谊(1)

第十六节 坚定的友谊

第二天下午，在厨房的窗边正忙着缝补的安妮，刚刚缝完一个网眼，偶然一抬头，就见黛安娜正在"德鲁亚德泉"那边招呼自己。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奔出家门，朝着小洼地方向跑去。情感丰富的安妮眼睛里饱含着希望和惊喜，可是一看到黛安娜那张忧郁痛苦的脸，安妮的心又凉了半截。

"难道你母亲还没宽恕我吗？"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黛安娜悲伤地点了点头："是的，而且，安妮，她不准我再跟你一起玩了。我哭着闹了几次，反复说这事不怪你，可就是没有用。为了能出来和你道别，我跪在地上求她，她说只准出来10分钟，她现在正看着表计算时间呢。"

"只有10分钟，时间也太短了。"安妮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噢，黛安娜，你能不能发誓，永远永远记着我？从今往后，无论怎样都不要忘了我这个朋友。"

"那当然了。"黛安娜啜泣着，"而且我今后再也不会有好朋友了，再也不想交知心朋友了，因为肯定没有人能像你这样对我了。"

"谢谢你，黛安娜。"安妮郑重地表示道，"能不能把你的黑头发送给我一缕，作为离别的纪念呢？我会好好保存的。"

"有剪头发的工具吗？"黛安娜难过地问道，眼泪又涌了出来。

"正好，缝补用的剪刀刚才放到围裙的兜里了。"安妮说完，非常庄重地剪下了黛安娜的一缕卷发。

"亲爱的朋友，请多保重，虽然你我就要分别了，可是我不会忘记你的。"

黛安娜走了。安妮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原地，一直目送着黛安娜回到家门口。

"一切一切都结束了。"安妮对玛瑞拉说道，"我再也不交朋友了，真是惨极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和黛安娜在泉边伤心分别的那一幕。黛安娜把她的一缕头发送给了我，我要缝个小口袋把头发装进去，一辈子都挂在脖子上，假如我死了就一起埋起来。我觉得自己活不太久了，巴里太太如果看到我的变凉了的尸体，也许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就会让黛安娜去参加我的葬礼的。"

"你一个劲地唠叨这些，看来不必担心你会因为悲伤过度而死了。"玛瑞拉对安妮一点儿也不抱以同情。

晚上，安妮在床上滚来滚去睡不着，她不停地想着能和黛安娜见面的办法。终于，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然后大笑了几声睡下了。

这天一早，安妮一只手拎着装有教科书的篮子从楼上走下，来到了玛瑞拉的面前，把玛瑞拉给吓了一跳。安妮似乎是要表示她坚定的决心，使劲地咬着嘴唇。

"我决定复学了。"安妮一本正经地宣布道，"往日的朋友都被冷酷地拆散了，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孤独一人了，我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如果能复学回到学校，我就会每天见到黛安娜了。"

"你最好还是关心一下上课和计算的事吧。"玛瑞拉嘴里训着安妮，心里却在为她这样的决定而暗自感到欣慰，"要是真决定复学的话，可千万不能再用石板打人了，要有礼貌，有教养，听老师的话。"

"我争取做个模范生。"安妮有点不耐烦地插嘴道，"我想那一定很有趣吧，菲利普斯老师说珍妮·安德鲁斯算得上是模范生了，可珍妮既没有想象力又很无聊，特别没有出息。不过，我的学习成绩现在完全下降了，要想当模范生不是那么容易的。"

安妮的复学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因为平时大家出去玩的话，缺了安妮的想象力便一点儿也玩不出兴致来；唱歌时如果少了安妮的歌声便会感到很乏味；午休朗读时要是没有演技派安妮的存在就会逊色许多。

在讲解《圣经》的时间里，鲁比·吉里斯把三个李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了安妮的手里；埃玛·怀特把从《花卉》目录封皮上剪下来的黄色三色堇送给了安妮，这一段时间，亚邦里学校非常流行用这种花的图案装饰书桌；索菲亚·苏伦主动提出要教安妮怎样在围裙边上编织非常雅致的花边；迪利·波尔特送给安妮的礼物是一个装盛石板用水的空香水瓶；朱丽亚·贝尔则在一张镶有海扇形花边的淡桃色纸上，郑重其事地摹写下以下诗句：

致安妮：

夜幕慢慢垂落，

当星星闪烁在天际，

想起了莫逆之交的知音，

虽然她在远方流浪。

"能受到大家这样的欢迎，我太高兴了。"那天晚上，安妮当着玛瑞拉的面感叹道。只是黛安娜既未送来任何礼物，也没显示出丝毫的热情，这让满心欢喜的安妮大失所望，反倒又增添了许多烦恼。

"她哪怕是冲着我笑笑也行呀。"安妮在玛瑞拉面前使劲地诉苦发牢骚。谁知第二天早晨，一张叠了好几折的纸条和一个小包被送到了安妮的面前。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安妮：

我妈妈告诉我，在学校里也不许和你一起玩，不能和你说话，所以请你不要生气。我非常想和你说话，没有你，我真是感到寂寞和孤独。我为你用红色的薄纸做了一个新式的书签，现在非常流行。在学校里懂得这种做法的只有三个人，所以你就把这个书签当做我吧。

第51节：第十六节 坚定的友谊(2)

你的好朋友 黛安娜·巴里

安妮看完纸条后，吻了一下书签，立刻给教室另一端的黛安娜写了一张回条。

我亲爱的黛安娜：

因为你是被迫不得已才听你母亲的话，所以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只要知道你没有忘记我，我就很高兴了。你送我的漂亮礼物我会小心珍藏的。请原谅我的错字漏字，虽然比起以前要稍好一些，但拼法仍旧不太令人满意。但愿你母亲能早日原谅我。

你的安妮·杰里

另外，今晚我要把你的信放到枕头底下睡。

自从安妮复学后，玛瑞拉就一直悲观地担心会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但这种事却始终没有发生。也许是安妮学到了些经验吧，从这以后她和菲利普斯老师相处得不错。而且，无论是哪一科目，她都不甘落后于基尔伯特·布莱斯，学习成绩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只是安妮对基尔伯特还是充满了敌意，对安妮来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当初的屈辱。安妮的性格特点决定了这一点，无论是爱还是恨，往往都是走极端的。安妮始终不承认和基尔伯特在学习上互相暗自竞争着，要是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了一直没放在眼里的基尔伯特的存在。

但竞争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呀。有一天，两个人得了同样的分数，名字被并列写进了优等生栏，这样一来就和被写在相爱伞下一样了。安妮的悔恨和基尔伯特的满足，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菲利普斯也许是不太好的老师，但是像安妮这样具有上进心的学习狂，在什么样的老师手下都会出好成绩的。学期结束后，安妮和基尔伯特都顺利地升入了五年级，开始了《学科基础》的学习。所谓

《学科基础》，是指拉丁语、几何、法语和代数。对安妮来说，最头痛的要数几何，几何成了她学习上的滑铁卢。

"几何太难了。"安妮每天回家都要牢骚满腹地对玛瑞拉和马歇抱怨，"就是再下功夫，还是糊里糊涂，理解不了，一点儿也没有想象的余地。菲利普斯老师说，像我这样对几何一筹莫展的学生，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反过来，像基尔伯特那样能相当熟练地解几何题的学生倒多得是，这让我觉得真忍受不了这种耻辱。

"黛安娜也比我解得好，不过被黛安娜超过我倒是没什么可说的。一想起黛安娜，有时我就会感到很悲伤。可是，在这样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的世界里，总不能老是这样悲伤地生活下去呀。所以我只要知道她是关心我在乎我的就可以了！"

第52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1)

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

好像是注定了似的，所有的大事都和小事或多或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某位加拿大总理决定把爱德华王子岛作为他竞选演讲的地点之一，单从这件事情上看，还很难把它和绿山墙农舍的安妮·杰里的命运联系起来，可实际上这种关联的确存在。

总理是在1月份来到爱德华王子岛的。他准备在夏洛特丹召开的集会上，向热心的支持者和疯狂的反对派进行演说。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他的拥护者，所以在集会的那天夜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和大多数的妇女都赶到了30英里以外的小镇。这么大的事情，林德太太肯定不会缺席的，她邀请了玛瑞拉和她一同前往。玛瑞拉本人对政治还有些兴趣，并且这次集会恐怕是她有生以来能见到一位真正的、活着的总理的唯一机会了，所以她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了安妮和马歇，随着林德太太一起听演讲去了。

玛瑞拉一走，马歇和安妮便不约而同聚到了暖烘烘的厨房。旧式的炉子里火烧得特别旺，窗户上结了厚厚的一层白霜，被火苗映得闪闪发光。马歇一边看着《乡村律师》，一边在沙发上打瞌睡。安妮则不时看一眼摆放在柜子上的时钟，然后伏在桌子上拼命地学习。

"不知道玛瑞拉和林德太太是不是过得愉快……林德太太说要是给予妇女们参政权，情况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马歇，你支持哪个政党？"

"保守党。"马歇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那我也支持保守党。"安妮说，"可是基尔伯特和学校的男同学中有不少人支持着自由党。菲利普斯老师和普里茜·安德鲁斯的父亲也支持自由党。鲁比·吉里斯说热恋中的男人必须在宗教上和情侣的母亲一致，而在政治上和情侣的父亲一致。这是真的吗，马歇？"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马歇回答道。

"马歇，您曾经求过爱吗？"

"这，没经历过这种事。"马歇连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恋爱。

安妮手托着两腮陷入了沉思："真是难以置信，你不觉得很寂寞吗？鲁比·吉里斯说她长大了以后，起码要找两打以上的恋人，大家听了直伸舌头。菲利普斯老师每天晚上都去看望普里茜·安德鲁斯，说是指导她学习去了。可是索非亚·苏伦也要考奎因学院呀，她的成绩比普里茜的差多了，我想老师指导索非亚才更合适，但老师晚上根本不去她家。马歇，这世界上我不能理解的事实在太多了。"

"嗯，这个嘛，我也弄不明白。"

"啊-终于要学完了。马歇，我想去地下室取一些冬储苹果，你不想吃点儿冬储的苹果吗？"

"嗯，好吧，吃点儿也行。"马歇不太爱吃冬储苹果，但他知道安妮非常喜欢吃，所以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安妮装了满满一盘子冬储苹果刚从地下室走出来，便听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好像是什么人正在急促地走来。紧接着，厨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黛安娜脸色铁青、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她头发蓬乱，胡乱披着一块围巾。安妮吓了一跳，手里端着的盘子和蜡烛失手掉了下来，就连马歇也被吓了一大跳。

"怎么了，黛安娜？"安妮惊呼道，"你母亲终于原谅我了吗？"

"安妮，求求你，快跟我走一趟！"黛安娜脱口说道，"米尼·默伊得了假膜性喉炎，病得很重，是梅亚利·乔治告诉我的。我父母都到城里了，一时找不着人去叫医生。安妮，我好害怕呀！"

还没有等安妮说话，马歇就一声不响地抓起帽子和大衣，匆忙从黛安娜身旁挤过，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准是去套马车，要到卡摩迪去找大夫。"安妮一边说，一边麻利地穿上了外衣，披上了围巾，"马歇和我总是这样默契。"

"可是，卡摩迪的大夫肯定也不在家。"黛安娜抽泣道，"肯定都去听演讲了。"

"别哭，黛安娜。"安妮镇定地说，"要真是假膜性喉炎的话，就看我的吧。你忘了？我照顾过那么多的孩子，自然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呀。据说今年很多孩子都得过假膜性喉炎。噢，对了，你稍等一下，我去拿装着植物药剂的瓶子来。你那里也许没有。快，走吧。"

两个人手拉着手，迅速地穿过小路，然后又横穿过结冻的田地，林中的近路因为积雪太深，过不去。安妮从心里可怜着米尼·默伊，她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迈到米尼的面前。可走着走着，她又不知不觉地被周围的夜景吸引住了，不禁陷入了浪漫的遐想。想到由于这个突发事件，她和黛安娜又能在一起了，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53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2)

这是一个晴朗的、仿佛被冻得凝固了的夜晚。月光下的影子黑得如同黑檀树一般，积雪的斜面闪烁着银光，寂静的田里沐浴着星光。安妮觉得能和被强迫分离的好朋友一起在如此美丽的夜色中奔跑，真是奇妙无比。

3岁的米尼·默伊此时正横卧在厨房的沙发上，脸色非常不好，浑身烧得滚烫，喉部不断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拉风箱一般，看上去非常痛苦。巴里太太委托帮助看家的梅亚利·乔治是个长着胖乎乎的脸蛋、来自克里克的法国姑娘。面对病得这么重的米尼，她惊得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即使知道该怎么办，估计此刻她也早已把救助的方法忘得干干净净了。

安妮的脚刚一迈进门，便麻利地忙活起来："看样子，米尼·默伊肯定是得了假膜性喉炎，病得不轻啊。可比这更厉害的病人我都见过，不要紧的。这病需要大量的热水。嗨，黛安娜，这水壶里怎么只有这么点儿水？快快，快添水！梅亚利·乔治，请你往炉子里添些柴。我不是责备你，但如果你有些想象力，这点儿小事应该想得到呀。

"来，把米尼·默伊的衣服脱下来，让她躺到床上去！黛安娜，找一些柔软的法兰绒布来，先给她服点儿我带来的植物药剂。"

可米尼·默伊不愿意服药，怎么也不肯往下咽，但安妮还是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喂。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漫漫长夜里，安妮和黛安娜全力以赴护理着被病魔折磨着的米尼·默伊。梅亚利·乔治也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她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热水烧了一壶又一壶，估计给整整一个医院的假膜性喉炎病人用也用不完。

当马歇把医生带来时已经是早晨3点了。马歇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位大夫的。这个时候，米尼·默伊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正呼呼睡着呢。

"我当时都绝望得差不多要放弃了。"安妮向医生说道，"米尼·默伊的病情不断地恶化，比哈蒙德大婶的双胞胎病得厉害多了，甚至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因为窒息而憋死了。连最后一滴药都让我给她喂下去了。最后一次给她服药时，我心里直说"这是最后的依靠了，没了它一切都完了"。因为怕黛安娜和梅亚利·乔治担心着急，所以一直没说出口。可是，过了3分钟后，米尼·默伊开始不断地咳嗽，最后吐出痰来了，病情渐渐有所好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那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吗？"

"有过呀。"医生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妮，似乎有什么话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不过在事后，医生对巴里夫妇说出了心里话："卡斯巴特家的那个红头发姑娘真不一般，能把米尼·默伊救过来，多亏了她。要是等我来之后再抢救，那就晚了。小小年纪就能做出这么不简单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孩子真是很能干。"

清晨，安妮踏上了回家的路，外面的世界白霜如雪，分外妖娆。安妮疲倦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仍旧兴奋地和马歇搭着话。两人横穿过广阔雪白的田野，进入了"恋人的小径"。小径里的枫树林好似童话王国般地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噢，马歇，多美丽的清晨呀！好像只要我吹上一口气那棵树就能飞起来似的。你不觉得置身在这样一个雪白的世界中应该很兴奋吗？幸亏哈蒙德大婶生了三对双胞胎，没有这段经历，也许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护理米尼·默伊呢！我当初还怨恨过哈蒙德大婶呢，怎么净生些双胞胎呀，现在看来真是错怪了她。啊，马歇，我现在太困了，今天肯定不能去上学了。我的眼皮沉得都睁不开了，就是去了学校，脑子也浑浊不清了。可是如果不去的话，基尔伯特或者别的人就会得第一名了，我讨厌这样，一旦落后就很难追上了。不过，越是在困难时取得的第一名，满足感就越大，你说是吧？"

第54节：第十七节 安妮大显身手(3)

"是呀，如果是安妮，肯定没问题。"马歇说着仔细地看了看安妮那张苍白的脸和陷下去的眼窝，"你要立刻上床好好睡一觉，家务活就都交给我吧。"

等安妮醒来时，已是当天的午后了。安妮下楼来到厨房，看见玛瑞拉正在那儿织东西呢。

"见到总理了，他长得什么样？"安妮急不可耐地脱口大声问道。

"怎么说呢，至少不是靠着长相当上总理的，他的鼻子长得太那个了。可不管怎么说，他的演说的确很精彩，他为自己是保守党而感到自豪、骄傲。吃午饭吧，安妮。我从贮藏室里给你拿了点儿李子果酱，我想你一定是饿了吧。昨晚的事我已经听马歇说了，多亏了你，要不就糟了，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病症呢，我在场也会手足无措的。好了，好了，快吃饭吧，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说，不过还是过会儿再说吧。"

玛瑞拉也有许多话要对安妮讲，可此时她忍了下来，她知道一旦说起来，安妮就会兴奋过度没了食欲，午饭也吃不好了。

看看安妮吃完了午饭，玛瑞拉这才慢慢地告诉安妮一个消息。

"安妮，巴里太太下午来了，她说想见见你，我告诉她说你正睡着，所以没叫醒你。她说你救了米尼·默伊的命，她要好好地谢谢你。她承认上次那件事情自己明明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可偏偏要冤枉你，她希望你能原谅她，并和黛安娜再次成为好朋友。要是可以，请你傍晚去一趟她家，听说黛安娜昨晚着凉患了重感冒，不能出门。喂，听完了你可别又蹦又跳的。"

玛瑞拉最后的警告没有白费，安妮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跃跳了起来，脸上一副兴高采烈的表情:

"玛瑞拉，我现在立刻就去行吗？盘子先不洗了，等我回来再洗。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洗盘子怎么能洗得下去呀！"

"那你就去吧。"玛瑞拉应允道，"喂，安妮！你疯了吗？等一等，帽子也没戴，大衣也没穿，冻感冒了怎么办？"安妮好像一点儿也没听见，她披散着头发，如一阵旋风般跑出家门，飞快地穿过果树园，径直奔向黛安娜家。

傍晚，当冰雪大地被夕阳染成紫色时，安妮欢快地蹦蹦跳跳着回来了。雪白的原野和长满漆黑枞树的峡谷上面是淡金黄色的天空，遥望西南方，群星看上去好像很亮，不时地发出珍珠般的光芒。冰冷的空气中，在此起彼伏的雪丘间，回响着似妖精的编钟奏出的音乐一般的雪橇铃声。不过，从安妮心里和嘴边流露出来的旋律比起雪橇的铃声，似乎更加悠扬、动听。

"玛瑞拉，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安妮。"安妮大声宣布道，"尽管我还长着红头发，但还是最最幸福的。现在，我快乐得已经顾不上为我的红头发烦恼了。巴里太太流着热泪亲吻我，对我说对不起，还说我的救命之恩她一生都报答不完。我被弄得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尽量谦恭、诚恳地说："这件事我并不埋怨太太，不注意把黛安娜弄得烂醉，是我的过错，再一次向您道歉，今后就别再提起这件事了。"我说的这些话很得体吧？接着，我和黛安娜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黛安娜把从卡摩迪伯母那儿学来的最新绣花法教给了我。除了我们两个，亚邦里谁也不会这种绣法，我们互相发誓谁也不把这方法告诉别人。黛安娜还送给我一张精美的卡片，上边印着蔷薇花环，还有一首诗呢：

如果你

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

谁也无法使我们分离

这首诗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巴里太太用最高级的茶具为我沏了一壶上等的好茶，就像招待真正的客人一样。我还从来没享受过这么好的款待呢。这且不算，巴里太太还特意制作了水果蛋糕和炸面包圈，还有两种果酱，巴里太太问我茶的味道如何，接着又对她丈夫说

再给我拿些饼干来，我简直被当成一个大人了。啊，长大的滋味太美妙了，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长大。"

"那又怎么样？"玛瑞拉叹了一口气。

"我要是长大了，就是对小女孩也要用平等的态度说话。"安妮好像已经决定下来似的，"还有，无论别人说多长的句子，我都不会笑话人家，不然会伤害人家，我就不止一次地体验过那种悲伤。

"我临回来时，巴里太太还让我以后常去玩。黛安娜一直站在窗户边上目送我回家，还用飞吻把我送到"恋人的小径"。玛瑞拉，我今晚要好好祈祷一番，感谢今天发生的一切，我要想出一些特别的新祷词。"

第55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1)

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

安妮就这样快乐舒心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如果生活中缺少了一个接一个的小波折，那么该多没意思啊。

2月的一个晚上，安妮从东山墙的房间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

"玛瑞拉，我去见黛安娜一面就回来，可以吗？"

"太阳都落山了，有什么事非要现在出去？"玛瑞拉冷冷地问道。

"她说有重要的事要找我。"安妮恳求道。

"你怎么知道她有重要的事要找你？"

"她从窗口发送信号过来了。她是用蜡烛和厚纸板发送信号的，就是把蜡烛放在窗边，再让厚纸板一会儿遮住烛光，一会儿挪开，这样一闪一闪的，通过闪光的次数告诉我的。"

"是吗？"玛瑞拉大声地说道，"玩那种信号，早晚会把窗帘都点着的。"

"稍稍注意点儿就是了。这个游戏非常有趣，玛瑞拉。蜡烛闪动两次就是"在吗"，3次就是"是"，4次是"不"，5次表示"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立刻过来"。刚才黛安娜亮了5次烛光。我急得心里直痒痒，想尽快知道她找我是什么事。"

"你用不着痒痒了。"玛瑞拉挖苦道，"去是可以去，不过10分钟后就得回来，好吗？"

安妮在10分钟后果真回来了。

"玛瑞拉，您猜是什么事？明天是黛安娜的生日，她母亲对我说，放学后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她家住上一宿。还说黛安娜的堂兄弟、堂姐妹也要从新布里奇坐着箱式雪橇来。明晚在公民会堂将举行由讨论俱乐部主办的音乐会，他们是为了听音乐会而来的。我和黛安娜也要去。可以吗？玛瑞拉，我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再紧张也没有用，我说你不能去，最好是老实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再说俱乐部主办的音乐会都是很无聊的，毫无意义，小孩子不要到那种地方去。"

"可是，明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呀。"安妮几乎要急得哭起来了，"黛安娜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呀。求求您了，玛瑞拉，就让我去吧。"

"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快点儿，擦完了长筒靴子就赶快睡觉吧，已经8点多了。"

安妮悲伤地上了二楼。这时，刚才一直躺在长椅子上打瞌睡的马歇睁开了眼睛，冲着玛瑞拉说："玛瑞拉，最好还是让安妮去吧。"

第56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2)

"我看不行。"玛瑞拉回敬道，"到底是谁管教孩子，是你，还是我？"

"不，当然是你。"马歇不得不承认道。

"所以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对，这个，我根本没管什么闲事呀，更没干涉过你的意见，只不过我的意思是让安妮去好些。"

"看来照你的意思就是安妮要到月亮上去，你也会同意的。"玛瑞拉嘲讽道，"只在黛安娜家住，我还能答应，可是要去参加音乐会，我可不能同意。那样她会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一个礼拜也不能安静下来。"

"我还是觉得让安妮去比较好。"马歇顽固地反复坚持着。他虽然不擅长争辩，但他能始终如一，从来不改变自己的看法。玛瑞拉叹了一口气，束手无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早晨，安妮正在厨房收拾早饭的饭桌，马歇吃罢早饭，起身要去仓房干活，临出门前又对玛瑞拉说："玛瑞拉，我看最好还是让安妮去吧。"

一瞬间，玛瑞拉脑海里闪过了种种想法，但却怎么也没能说出口，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辣味十足地回敬道："知道了，那就让她去吧。"

安妮听了这话，立刻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的抹布还滴答滴答地直往下滴水。

"玛瑞拉，玛瑞拉，请您把刚才那句动听的话再说一遍。"

"说一遍就够了！这都是马歇的主意，再这样我就撒手不管了，你在别人家的床上睡觉，又要半夜从热呼呼的公民会堂来到寒冷的外面，你就是得了肺炎也跟我无关，都是马歇的过错。你还是个小孩子，在外边肯定会不管不顾的。"

"噢，玛瑞拉，我净给您找麻烦了。"安妮像道歉似的说道，"噢，玛瑞拉，我就是想去听音乐会。我一次都没听过音乐会呢，在学校里大家一聊起音乐会的事，我就总有一种被隔离在圈外的孤独感。玛瑞拉，我当时那种心情您是不能理解的，可是马歇他能理解我，我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他说，这有多好啊，玛瑞拉。"

安妮过于兴奋了，当天就把学习放松了，她和黛安娜整整一天谈论着音乐会的事，若是被菲利普斯老师发现的话，她们俩肯定会挨罚的。

放学后，安妮变得越发兴奋起来，情绪几乎达到了最高潮。安妮和黛安娜享用了最上等的好茶，然后一起到二楼黛安娜的房间里整装准备参加晚上的音乐会。

黛安娜把安妮的刘海向上卷成了高而蓬松的最新式样，安妮则用发带给黛安娜系了个很漂亮的别人不会系的结。接着，两个人又试着把后边的头发梳成了各种样式，忙乎了半天总算梳洗打扮完了。

安妮头戴简朴的黑帽子，穿着袖子紧紧的不太合身的手工做的灰布大衣。黛安娜则头顶着一个时髦的毛皮帽子，身着一件漂亮的上衣。和黛安娜相比，安妮总觉得有点儿寒酸，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她决定用想象来解决这一差距。

正当她胡思乱想时，黛安娜堂兄妹俩从新布里奇来了。于是，大家一起登上铺满麦秸和毛毯的箱式雪橇出发去听音乐会了。

雪橇在通往公民会堂的路上走起来，轧得地面的积雪吱嘎吱嘎直响。满天的晚霞显得格外绚丽多彩。覆盖着厚雪的丘陵和圣·劳伦斯湾深蓝色的海水被晚霞镶上了金边，宛如用珍珠和蓝宝石制成的巨大的钵中，注入了许多葡萄酒和火焰。雪橇的铃声和欢笑声好像森林里的小矮人们嬉戏打闹一般回响在路旁的各个角落。

第57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3)

安妮一边出神地欣赏着，一边感叹地对黛安娜说："黛安娜，不知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是在做梦。我似乎觉得和平常不大一样，在脸上也反映出来了吧？"

"真的，你今天变得挺漂亮，皮肤的颜色好像也特别地美。"刚被堂兄妹表扬过的黛安娜也想夸奖一下别人。

那天晚上的音乐会征服了每一位到场的观众，安妮和黛安娜的心情比参加音乐会之前更加激动，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大家疲惫不堪，但都很兴奋，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剩下的只能凭回忆来消遣了。房间里的一切都仿佛睡着了似的，里面很暗，静得鸦雀无声，安妮和黛安娜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客厅。这是个细长形客厅，穿过它可以进入会客室，客厅里暖烘烘的，非常舒服，暖炉内残火的亮光仍隐约可见。

"咱们就在这里脱衣服吧，热乎乎的，挺舒服。"黛安娜说道。

"我说，今天音乐会真是太过瘾了，站在舞台上表演节目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什么时候咱们也试试，黛安娜？"

"那当然了，不过，我们要试，得有高年级学生的赏识和推荐。基尔伯特·布莱斯他们就常表演。"

"黛安娜，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对我说起那个人的事。"安妮一本正经地说，"就寝准备好了没有，咱俩比试一下怎么样，看谁最先跳上床。"

于是，穿着白色睡衣的两个人，穿过细长的客厅，进了会客室的门，同时跳上了床。不知是什么在床上动了一下，好像是挣扎似的叫了一声，接着又听到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噢，上帝呀！"

安妮和黛安娜都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速度下的床、跑出房间去的，稍稍清醒之后，两个人一边哆嗦着，一边蹑手蹑脚地下了二楼。

"是谁呀，怎么回事？"安妮压低声音道，由于寒冷和害怕，她的下牙和上牙嘎吱嘎吱咬得直响。

"一定是约瑟芬祖母。"黛安娜笑得都喘不上气来了，"她肯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糟糕的事。"

"约瑟芬祖母是谁呀？"

"是我父亲的伯母呗，现在住在夏洛特丹，是个很了不起的老奶奶，有70多岁了，祖母曾说要来我家住几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祖母这个人很讲究，总爱挑毛病，今晚这件事，肯定会惹她生气的。啊-只好和米尼·默伊睡了，米尼·默伊的睡相总是那么随便。"

第二天早晨，约瑟芬祖母没能在早餐中露面。巴里太太亲切地微笑着说道："昨天晚上快活吗？我原来打算等你们回来后再睡觉，后来，约瑟芬祖母来了，就让她上了二楼。不大一会儿，困劲上来了，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你们没弄醒祖母吧？黛安娜？"

黛安娜没说什么，只是躲在桌子的下半部和安妮会心地笑了笑。吃罢早饭，安妮便告辞回家去了，这以后巴里家发生的麻烦她一点儿也不清楚。

第二天的傍晚，安妮受玛瑞拉差使到林德太太家去办事，才知道自己又闯了祸。

"听说你和黛安娜昨晚上差点儿吓死约瑟芬祖母，有没有这回事？"林德太太口气严厉地审问道，眼睛里还闪着神秘的光，"巴里太太刚才去卡摩迪的途中顺便到我家来了一趟，她感到非常为难。今天早晨一起来，约瑟芬祖母就大发了一顿脾气，她要是被惹急了，可没什么好结果，她现在已经不和黛安娜说一句话了。"

"那不是黛安娜的错，全怨我。"安妮内疚地说道，"是我说的要比试一下，看我们俩谁最先跳上床。"

第58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4)

"果然如此。"林德太太心里着实得意了一番，因为一切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我寻思就是你出的主意，就因为这，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唉，约瑟芬祖母本来打算在这儿住上一个月的，可这样一来，也就再住一天，明天就要回去了，而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道，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就要回去。本来说好了她要为黛安娜付一个学期的音乐课费用，但像这样不正经的姑娘就什么也不能给了，这对巴里太太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约瑟芬祖母很有钱，所以巴里总是千方百计地尽量不得罪她。当然了，巴里太太并没有这么说过，是我看出来的。"

"我运气真不好。"安妮叹息道，"我总是把事情搞糟，让自己和朋友们陷入麻烦，为了朋友献出生命我都心甘情愿。不过，为什么事情会成这样呢？"

"你这个孩子呀，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很容易冲动，也不考虑一下就马上付诸行动，鲁莽行事肯定是要吃亏的，俗话说得好"鸟飞之前要先左顾右盼，没摔跤之前要先准备好拐杖"。"

林德太太对自己的诙谐比喻有些得意，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可安妮却板着脸，一副严肃的表情。对她来说，事情弄到这步，哪里还能笑得出来呢?

从林德太太家一出来，安妮便横穿过结满霜柱的田野，直奔巴里家去了，在后门正好碰见了刚刚出来的黛安娜。

"是约瑟芬祖母生气了吗？"安妮悄声地问道。

"祖母气得火冒三丈，我被她狠狠训斥了一顿。她说像我这样粗野无礼的孩子她从来没见过，还说养育出一个我这样的姑娘，作为父母的应该感到羞耻，吵闹着无论怎样也要回去。她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让父母也跟着我受牵连呀。"

"这都怨我，你为什么不对她说出来呢？"安妮好像逼问似的说道。

"你以为我会做出那种事？"黛安娜有些不高兴了，"安妮呀，背后搬弄是非的事我可不干，况且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释那件事的。"安妮决然地说道。

黛安娜瞪着眼睛盯着安妮："安妮，你还清醒吗？"

"虽然我非常胆怯，可是我不能看着你们替我受过，这是我的过错，我是来坦白的，幸好，我对坦白已经习惯了。"

"祖母她在房间里，如果非要进去，那就请吧。要是换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去，而且我觉得进去也没有什么效果。"

尽管黛安娜示意安妮不要自投罗网，可安妮还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起居室，站在门前战战兢兢地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声音。

约瑟芬祖母是个瘦瘦的，长着一张严肃面孔的老太太，她坐在暖炉前，用一种怨恨、粗暴的动作织着东西，显然火气一点儿也没消，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双眼睛闪着炯炯的目光盯着来人。

约瑟芬祖母起初还以为是黛安娜呢，脸上有些不高兴，但定睛一看，发现在那儿站着的却是个铁青着脸，大眼睛的女孩儿。她眼睛里浮现出一种坚定和惊恐不安交织在一起的神色。

"谁呀？"约瑟芬祖母免去客套突然问道。

"我是绿山墙农舍的安妮。"安妮紧紧地攥着双手，哆嗦着回答道，"我是来坦白的。"

"坦白？"

"对，坦白。昨晚的事应该怨我，是我出的主意，黛安娜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主意，黛安娜是无辜的，您责备她是不公平的。您能明白吗？"

第59节：第十八节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5)

"不！你跳上来的时候，黛安娜想都不想也跳了上来，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家里竟能发生这种事！"

"我们只不过是闹着玩呢。"安妮也不甘示弱地继续辩解道，"我都这样道歉赔罪了，可以请您原谅我们了吧。特别是您应该原谅黛安娜，请您让她去上音乐课吧，黛安娜说她非常非常想学音乐，她越想越苦恼，我很清楚朝思夜想的事不能实现该是多么地痛苦。您要是非要出出气的话，那就冲我来吧，我经常挨批评，和黛安娜比起来，我习惯多了。"

从约瑟芬祖母的眼神看，她的怒气已经差不多消了，眼睛很有趣地一闪一闪的，但声音仍旧很严厉。

"闹着玩可不是什么好理由啊，我小的时候可没像你们这样闹着玩过。你想想，我经过长途跋涉累得疲惫不堪，好不容易躺下想好好休息一下，睡得正香时，两个女孩子跳了上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不知道吧？"

"想象得出您一定是吓了一大跳，非常生气是吧，可是，祖母您如果有想象力的话，请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试试看。当时，我们没想到床上会有人在睡觉，所以您一喊，吓得我们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情绪一下子变得非常坏。而且，尽管我们被允许在客室睡觉，但事实上根本没睡成，祖母您在客室已经休息惯了，而我这个孤儿如果没能享受到这个以前从没有过的荣誉，那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请您想象一下。"

安妮说到这里，约瑟芬祖母的怒气已经全消了，甚至还笑出了声。正在阳台徘徊，一直担心着的黛安娜一听见笑声，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长嘘了一口气。

"好几年没用了，我的想象力大多已经锈住了，连你们都觉得我可悲可叹了吧，据说这是看法的问题呀。来，坐在这儿，跟我说说关于

你的事。"

"对不起，祖母，您似乎是个相当有趣的人。我虽然想说，可现在还不行，我该赶紧回去了，看样子，您和我之间能谈得来。

"是玛瑞拉·卡斯巴特小姐收养了我，并把我管教得规规矩矩的。她是个非常善良、热情的人。为了教育我，她竭尽了全力，所以请不要把我犯的错误归罪于卡斯巴特小姐。另外，在临走前，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否原谅了黛安娜，是否按照预定计划留在这里。"

"如果你能常来和我聊聊的话，就按你说的办。"约瑟芬祖母痛快地保证道。

当天晚上，约瑟芬祖母把一个银制的手镯作为礼物送给了黛安娜，还告诉黛安娜的父母把装好的旅行提包又打开，拿出了里面的行装。

"很想和那个叫安妮的孩子交个朋友，可惜今天只待了那么一会儿。"约瑟芬祖母坦率地说道，"那孩子很有趣，一上了年纪，就很少有有趣的人来看我了。"

约瑟芬祖母延长了预定的一个月的住期。由于安妮的缘故，她的情绪好多了，比起平时来，不满、牢骚和歪理也变少了，她和安妮竟然成了一对好朋友。

临回城时，约瑟芬祖母对安妮说："安妮，以后如果进城的话，一定要顺便来我家做客，那样，我就留你住在我家，让你睡在客室里。"

"约瑟芬祖母实质上是和我心心相印的。"安妮事后对玛瑞拉说，"我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倾心沟通的人没有几个，可实际上并非这样，能和我在心灵上交流的人太多了，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呀！"

第60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1)

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

时间就是那么固执，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跑着。转眼间，春天又来了，这是加拿大独具特色的，美丽的，变化多端的季节。从4月到5月，人们每天都在尽情享受着泥土的芳香，呼吸着略带几分寒意的清新空气，眷恋着被晚霞染成粉色的天际。而当六月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在傍晚倾听"耀眼的小湖"的上游的沼泽地里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享受着空气中紫苜和枞树的浓郁芳香。

这天晚上，安妮坐在东山墙房间的窗边，先是做着工作，后来，随着越来越暗的天色，她便开始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白雪皇后"那片模模糊糊的枝头，一边陷入了幻想。

东山墙房间和从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墙壁依旧雪白，针包也和以前一样坚硬，黄椅子照例气派地站立着，但是房间的气氛却和从前不同了，让人感到有某种朝气蓬勃的新个性浸透到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它和那些女学生的书物、裙子以及丝带形成的那种氛围完全不同，和那个插着苹果花、放在桌子上的缺边的青花瓶也没有太大关系。在这个房间里到处充满了小主人生机勃勃的日夜梦想，虽然用手触摸不到，却能用眼睛感觉到它存在的形式。它用温柔的月光和彩虹织锦把原本很煞风景的房间整个装点了起来。

不一会儿，玛瑞拉手里拿着刚熨过的安妮上学用的围裙快步走了进来，她把围裙搭到了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这天下午，玛瑞拉的头痛病又犯了，疼痛止住后，她已是筋疲力尽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全垮了。

安妮非常同情地望着玛瑞拉说："我要能代替你头痛就好了，我从心里是这么想的，为了你我会甘心受罪的。"

"还不是你把家务都留给了我，也不让我歇歇。今天你的活干得不太顺当，和平时比差错太多，连马歇的手绢也没浆洗，晚饭吃的馅饼

在烤炉里热的时候，都烤焦了也没取出来，平时都是取出来就端到餐桌的。"

"啊，真对不起。"安妮似乎很内疚地说，"把馅饼放进了烤炉之后，我就把它忘到了脑后，你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怪不得吃饭时我觉得好像缺少了点儿什么呢。

"今天早晨你把家务留给我时，我还决心好好做，不再胡思乱想了，把馅饼放进烤炉之前，一切还都好好的。可是后来，我终于经不住诱惑又幻想起一名英俊骑士骑着一匹黑马把我--被关在塔上的公主营救出来的故事，所以把烤馅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给马歇浆洗手绢我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在熨烫的时候，我正想着给新岛起个什么名字呢。新岛就在小河的上游，是我和黛安娜发现的。岛上长着两棵枫树，小河分成两支从岛的两侧缓缓流过。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就叫它"维多利亚岛"，不是很好吗？我们是在女王陛下诞辰的那天发现这个岛的，我和黛安娜都宣过誓要忠诚于女王陛下。

"馅饼和手绢的事都怪我不好，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我想做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去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玛瑞拉，你还记得吗？"

"没想出有什么特别的。"

"今天是我来到绿山墙农舍的纪念日！对我来说，它是个人生转折点，对你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来到这里已经一年了，我感到非常幸福，虽然我也吃了不少苦，不过还是很幸福。玛瑞拉，收养了我你后悔吗？"

"不，不后悔。"玛瑞拉非常干脆地答道。坦率地说，安妮没来时，连玛瑞拉自己都奇怪，那时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呢？

第61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2)

"是呀，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安妮，要是功课做完了，你能不能到巴里太太家去一趟，把黛安娜围裙的纸样借来？"

"可是……可是……天已经黑了！"安妮似乎不愿意去。

"天黑了？这不才是黄昏吗？而且以前天黑了以后，你不也总出去吗？"

"我明早起早去吧，玛瑞拉。"安妮向前探着身子说，"明天天一亮我就起来，立刻就去，玛瑞拉。"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安妮？我今晚要用，要给你裁新围裙，现在你马上就去，快点！"

"那我就得绕着街道走。"安妮说着磨磨蹭蹭拿起了帽子。

"绕着街道走？你打算白白耽误30分钟？今天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能从"幽灵森林"那边穿过去！"安妮歇斯底里地喊道。

玛瑞拉吃惊地看着安妮："什么"幽灵森林"？你是不是神经出毛病了？"幽灵森林"到底是怎么回事？"

""幽灵森林"就是小河那边的针枞林。"安妮小声说道。

"净瞎说！哪有什么"幽灵森林"，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不是听说的，"安妮坦白道，"是我和黛安娜想象出来的。我们想象树林里有魔鬼，觉得这样很有趣，从4月份就开始想象了。

""幽灵森林"这名字很有意境吧？给针枞林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相当阴暗，使人联想到了一种恐怖凄惨的情景。我想象出有个白衣女子出现在小河那边，一边走，一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谁家死了人，她就会出现在那里。随后，在艾德尔维尔德附近，又出现了被杀死了的孩子的幽灵，从后边悄悄地把冰凉的指尖伸向过路人的手。啊！玛瑞拉，只是这么想想我就吓得透心凉了。还有一个没有脑袋的男人在小路上徘徊，枯树之间的骸骨也瞪着眼睛。

"啊！玛瑞拉，太阳一落山，谁知道"幽灵森林"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不敢去呀，白衣女人肯定会从树后边伸手来抓我的。"

听安妮说完，玛瑞拉也吓得呆了，张着嘴一动不动。

"你这种孩子真少见！安妮，你不是说过你决不相信你的那些愚蠢的想象吗？"

"我没说信，"安妮结结巴巴地说，"在白天我不相信这些，可是天一黑下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天黑是幽灵出来的时候。"

"什么幽灵，根本就不存在，安妮。"

"什么呀，确实有，玛瑞拉。"安妮挺起身子说道，"见过幽灵的人可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查理·苏伦的奶奶说，在查理爷爷死后一年的一个晚上，她还看见爷爷赶牛呢。我是听查理说的，查理奶奶不会说瞎话吧？她可是个虔诚的教徒。

"还有托马斯大婶的父亲，一天晚上，他被一只浑身是火的羊追到了家，据说那只羊的脑袋只和一层皮连在一起，耷拉着，那羊是他哥哥的灵魂，来告诉他说他9天之内必死，虽然9天之内他没死，可是两年之后他死了。所以说这种事是千真万确的，还有鲁比·吉里斯……"

"安妮，要是你再提这些我可要生气了。"玛瑞拉口气强硬地插嘴说，"以前我就怀疑你的什么想象力，你现在竟变得疑神疑鬼的了，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巴里太太家去，还必须从枞林经过，我看这样对你会成为有益的教训的。还有，如果再说什么"幽灵森林"如何如何，我绝不饶你。"

"不！玛瑞拉，这……这太过分了。"安妮抽泣着说道，"我要是真被白衣女人抓走了可怎么办呀？"

第62节：第十九节 想象力在恐吓着她(3)

"你只好去碰碰运气了。"玛瑞拉无情地说道，"我说过的事，什么时候都是认真的，你懂吗？什么幽灵，纯粹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这次让你尝尝乱想的苦头，向前，快走！"

安妮只好硬着头皮迈开双脚踉踉跄跄地跑过了桥，哆嗦着向前面充满恐怖的小路走去。

安妮从心里对自己的想象感到后悔，她觉得好像黑暗之中到处隐藏着魔鬼妖怪，都要伸出冰凉、瘦骨嶙峋的手抓住吓得发抖的自己。虽然说创造出那些所谓鬼怪妖魔的就是安妮自己，可是当她看见枞树皮顺着风势从洼地上"嘶-嘶-"地飞舞起来时，安妮被吓得心脏仿佛都要停止跳动了。古树互相摩擦挤蹭，发出了一种类似呻吟的声音，安妮额头上直冒冷汗。黑暗中蝙蝠在头上飞来飞去，呼啸而过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安妮提心吊胆走到了贝尔家的田地附近，这时她觉得自己好像在被成帮成群的白衣妖魔追赶似的，拼命奔跑着。当跑到巴里家厨房门口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大口喘着粗气说要借围裙纸样。

不巧这时黛安娜不在家，所以她也没有借口在这里磨蹭，又只好返回那条恐怖的小路。安妮闭着眼睛往前跑着，心想要是真的碰到了白衣妖魔，就一头冲向树木，撞个头破血流算了。她挣扎着连滚带爬地过了桥，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哆嗦着长出了一口气。

"你好像没被妖魔抓住呀！"玛瑞拉还在故意逗她。

"啊！玛瑞拉，"安妮被吓得上下牙直打架、嘎嘣嘎嘣作响，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敢乱想了，能在普通的世界生活，我就满足了。"

第63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1)

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

6月的最后一天，安妮放学回来，把石板和教科书放到厨房的桌子上，忧心忡忡地说： "林德太太说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相遇和别离，没有别的。"说完安妮又用那块已经被泪水湿透了的手绢擦了擦又红又肿的眼睛，"幸亏今天上学我多带了一块手绢，我就预感到今天肯定会派上用场。"

"真没想到菲利普斯老师辞职会让你这样难过，竟用了两块手绢擦眼泪！看不出来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玛瑞拉说道。

"我并不是因为喜欢他才哭的。"安妮想了想说道，"大家都哭，我也就跟着哭了。鲁比·吉里斯好像中了邪，她说自己最讨厌菲利普斯老师了，平时也总是这么说，可是当菲利普斯老师登上讲台刚要致辞告别时，她便第一个大声哭了起来，于是，女孩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哭了。我极力想忍住，我想起了菲利普斯老师让我和基-讨厌的人坐在一起；他在黑板上写我名字时还不加字母"E"；他嘲笑我说像我这样不会几何的孩子他头一次碰到。总之，我讨厌他，可是却又忍不住哭了。爱丽丝·安德鲁斯一个多月前还说，要是菲利普斯老师不教我们了可太好了，她不会掉一滴眼泪的。可是数她哭得厉害，还从她弟弟那儿借手绢擦眼泪--当然，男孩子就没哭。玛瑞拉，我简直伤心到了极点。菲利普斯老师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告别演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真感人，连老师的眼里都闪着泪花。玛瑞拉，我们上课时说话，在石板上给老师画像，还拿老师和普里茜开玩笑，太不应该了，现在大家的良心都受到了谴责。如果我也像珍妮·安德鲁斯那样是个模范生就好了，珍妮看上去就没有觉得良心上受了什么谴责。女孩子们放学后都是哭着回来的，大家情绪刚刚稳定下来，才过了两三分钟，查理·苏伦又说了一句"我们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便又哭了起来。

"我太伤心了，玛瑞拉。不过，从现在开始有两个多月的暑假，另外，今天我还遇见了刚下火车新来的牧师夫妇。菲利普斯老师一走，我的心情糟透了，不过我对新来的牧师夫妇产生了一些兴趣。牧师夫人长得很漂亮，但并不是美得超凡脱俗。林德太太说，从新布里奇来的牧师人人都穿着流行服装，影响很不好。牧师太太好像穿了一件漂亮的宽松袖子蓝色裙子，帽子上装饰着蔷薇花。珍妮·安德鲁斯说穿宽松袖子衣服对牧师太太来说根本不相称。我从来不说这种不体谅别人的话。玛瑞拉，我非常理解她渴望穿宽松袖子裙子的心情，因为她才嫁给牧师不长时间，对她这样苛刻，她不是太可怜了吗？听说在牧师馆准备好之前，他们要暂时住在林德太太家。"

这天晚上，玛瑞拉说要去还冬天借的缝被子的框子，跑到林德太太家去了。而且今天，有好几个人都把从林德太太家借的东西还了过去，甚至连好些认为借出去就还不回来的东西也都还回来了。在一个很少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小村庄里，来一个新任的牧师都是令人注目的，何况牧师还有位结婚不久的太太，就更让这里的人们感到好奇了。

被安妮称为缺乏想象力的前牧师本特里，做了十八年牧师，当初到这里来时就是个单身汉。好心的人们每年都热心为他撮合婚事，但最终也没有成功。牧师一个人过着孤独的生活，在这一年的2月份去世了。他也许确实在传教方面不那么优秀，但对于那些已经对他习以为常的人们来说，他仍是值得深深怀念的。从那以后，每个礼拜日，一个又一个候补者接踵而至，教会的信徒们要求他们各展所长，进行多样化的宗教性表演，信徒们从中来评价这些各种各样的候补者。然而，评价牧师也不仅仅是长老们的事，在卡斯巴特家传统固定的席位角落里，一本正经地坐着红头发女孩儿安妮，她也有自己的意见。她和马歇热烈地讨论起来，而玛瑞拉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批评牧师都是不对的，所以没有加入到讨论之中。

"林德太太已经做过了各种调查，认为年轻、独身的牧师不行，因为他或许会和教区的哪个人结婚的，那样一来就成了大问题了。林德太太把这些人都逐个考虑过了，最后确定阿兰来做这里的牧师。阿兰传教很风趣，祈祷又很认真，很称职。林德太太说，不能说阿兰完美无缺，但只用年薪七百五十元能请来一位不错的牧师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他还精通神学，对涉及教理的所有提问都能对答如流。林德太太还认识牧师太太娘家的人，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人，家里的女人们都擅长于各种家务。林德太太说丈夫精通教理，妻子则勤于家务，这样的家庭真是个理想的组合呀！"

安妮只正式见过阿兰夫人一面，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安妮又找到了一个知音。

"阿兰夫人真好，"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安妮对玛瑞拉说道，"她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最棒的一个。阿兰夫人首先说她认为在课堂上只有老师提问是不公平的，我也这么说过几回，是吧？阿兰夫人说学生喜欢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不必拘束，所以我就提了一大堆问题，我最擅长提问题了。"

"是呀。"玛瑞拉用力点了点头。

"像我?样能提出问题的只有鲁比·吉里斯，她问主日学校今年夏天是不是也搞郊游活动，因为这个问题和在班级上做的事毫无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太好的问题。不过，阿兰夫人听了只是一个劲地微笑。阿兰夫人笑起来美极了，一笑就露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我要是有两个小酒窝就好了，我比刚来时虽说胖了一些，但还没胖出酒窝来，我要是有了酒窝，也会给人好印象的。

第64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2)

"阿兰夫人说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必须努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她非常热情地对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以前还不知道宗教竟然这么有趣。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宗教这种东西令人心情焦躁、郁闷，但经阿兰夫人一讲解就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无味了。我要是经常受阿兰夫人这样的熏陶，将来也会想成为一名基督教徒的，但像贝尔校长那样的基督教徒就实在让人讨厌，我宁可不当。"

"你这么评论贝尔校长太没有礼貌了！"玛瑞拉用一种可怕的声音说道，"贝尔校长是个非常好的人。"

"啊，是这样的。不过，看上去贝尔校长一点儿也不快活。若是能成为一个好人，我就整天快快活活地唱着歌。但是阿兰夫人认为不能总是欢呼雀跃地过日子。阿兰夫人若是那样做的话，还是有点儿不合适的。不过，我知道一见到阿兰夫人，我就不由得会想自己要是个基督教徒该多好呀。阿兰夫人说过，如果不是基督教徒也照样能够进天国，但我想还是成为基督教徒比较好。"

"我想在这几天请阿兰夫妇来喝茶，"玛瑞拉想了想说道，"下礼拜三前后正好。不过这事绝对不要对马歇讲，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找个借口躲出去的，虽然他和本特里牧师相处得很熟，无话不谈，可是要让他陪新来的牧师喝茶，他肯定不干。新牧师夫妇刚到的那天，简直要把他吓死了。"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安妮保证说，"不过，玛瑞拉，到了那天，我可以烤些喝茶时吃的蛋糕吗？我想为阿兰夫人做点儿什么，我只是做蛋糕还比较熟练一些，是吧？"

"可以烤点儿夹心蛋糕。"玛瑞拉赞同地说。

礼拜一和礼拜二，绿山墙农舍里都在拼命地忙活着，邀请新牧师夫妇喝茶这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败在其她主妇的手下呢？

在礼拜二的傍晚，安妮和黛安娜坐在洒满了黄昏余晖的"德鲁亚德泉"旁的红石头上，两个人一边把带着胶的冷杉树枝浸到水中搅和着，一边说着知心话。

"全都准备妥当了，黛安娜，剩下的就只有明天早上由我做蛋糕，还有喝茶以前由玛瑞拉做发酵饼干了。我和玛瑞拉这两天忙得要命，邀请新牧师夫妇喝茶责任重大，我还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呢。黛安娜，真想让你到我家的贮藏室去看看，嘿，那里太壮观了，有鸡肉的布丁拼盘和冻牛舌。布丁有红、黄色两种，还有奶油冰淇淋和柠檬馅饼、樱桃馅饼，小甜饼也有三种。这还不算，还有水果蛋糕和玛瑞拉拿手的黄杏子果酱，这是为了请新牧师夫妇喝茶专门制作的。还准备了新烤好的和稍有些陈的两种面包，牧师的胃很弱，容易消化不良，也许享用不了刚烤出来的面包吧。听林德太太说，当牧师的大都有消化不良的症状，不过，阿兰先生当牧师还没多长时间，我想他应该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想到要做夹心蛋糕，我就浑身冰凉，我要是做砸了可怎么办呢？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长着夹心蛋糕头的妖怪在追赶我。"

"没事，你肯定会成功的。"黛安娜鼓励她说。黛安娜一到这种时候总会出来为安妮打气壮胆的，"两个礼拜前，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不是吃过一块你做的夹心蛋糕吗？确实很好吃。"

"可是蛋糕这玩意，你决定要好好做它的时候，你准会失败的。"安妮叹了口气，便让涂上了厚厚一层胶的冷杉树的小树枝漂浮在水上了，"唉，听天由命吧！只是不能忘了加入小麦粉。啊，黛安娜，快看，多美的彩虹呀，我们要是一走，德鲁亚德来的时候，会把彩虹当成围巾用的。"

第65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3)

"什么德鲁亚德呀，它根本就不存在呀。"黛安娜说。

因为黛安娜的母亲也听说了"幽灵森林"的事，非常生气，从那以后，黛安娜就尽可能不让自己展开幻想的翅膀去随意想象了，她甚至认为最好还是不相信德鲁亚德这玩意。

"可是，不是立刻就能想象出它的存在吗？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总是望着外边，仙女德鲁亚德真的在这儿坐着，她是不是把泉水当镜子正在梳理自己的长发呢？早晨有时我还注意观察露水有没有留下仙女的足迹。黛安娜，这回你相信德鲁亚德的存在了吗？千万别放弃想象呀。"

礼拜三的早晨终于到来了，前一天夜里安妮兴奋得一直没睡好。天刚蒙蒙亮，她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因为昨晚在泉水边玩，被泉水弄得浑身湿淋淋的，所以安妮患了很重的感冒，但只要没有得上真的肺炎，什么也阻止不了她进厨房。一吃过早饭，安妮便开始做蛋糕了，直到把蛋糕放进了烤炉，关上炉门，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该想想还有什么忘记做了，玛瑞拉。不过，蛋糕能膨胀起来吗？发酵粉要是不行该怎么办呢？打开一罐新的吧。林德太太说最近市面上粗劣的假货很多，没有真正好的发酵粉。林德太太说政府应该想办法整顿一下，但现在是托利党执政，怎么期待也是白费。玛瑞拉，要是蛋糕膨胀不起来，该怎么办呀？"

"别的吃的东西还有很多。"玛瑞拉极其冷静地说。

然而，蛋糕竟然膨胀得比预料的要好，从烤炉里一拿出来，就好像是金黄色的泡沫一样，又松又软，蛋糕就这么简单地做成了。安妮高兴得满面红光，再把红宝石色的果冻夹到蛋糕中间，一瞬间安妮眼前浮现出了阿兰夫人品尝蛋糕的情景，没准她会再要吃一块呢！

"这次要用最上等的茶具了吧，玛瑞拉？用野蔷薇和羊齿草来装饰一下桌子好吗？"

"桌子上装饰些花草很无聊，"玛瑞拉用鼻子哼一声说，"关键是吃的东西，而不是无聊的装饰。"

"巴里太太就是用花来装饰桌子的。"安妮说道。安妮也多少具备一些"诱惑夏娃的蛇"一般的智慧："听说牧师对此还特别赞美了一番，说不仅要吃得香甜可口，而且还要赏心悦目。"

"好吧，如果你愿意就装饰吧。"玛瑞拉说道。她可不能败在巴里太太和其他人的手下："不过，桌子上要留出空间放盘子和摆吃的东西。"

安妮决定要把桌子摆得非常漂亮，就是让巴里太太看了也羡慕不已。羊齿草和野蔷薇想要多少都有，何况安妮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灵感，她把桌面装饰得相当别致、典雅。

不一会儿阿兰夫妇来了。阿兰夫妇一落座，便齐声赞叹桌子布置得很美妙。

"这是安妮装饰的。"玛瑞拉始终是公正的。阿兰夫人钦佩地冲安妮微笑着，安妮得意得仿佛是升到天上去了。马歇也一起陪同客人喝茶，他是怎么被说服的，只有他和安妮才知道。起初马歇吓得浑身发抖，想赶快溜到楼上去。玛瑞拉认为他不会下来了，对他也不再抱什么幻想。但是经过安妮巧妙的劝说，最后马歇身穿着带白色领子的上等衣服来到大家中间，竟意想不到地和阿兰牧师聊了起来，虽然说他和阿兰夫人没说一句话，但这样的马歇也让玛瑞拉很意外。

在安妮的夹心蛋糕端上来之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客人吃得也很满意，但蛋糕端上来之后，被热情邀请品尝了各种美食的阿兰夫人竟莫名其妙地谢绝吃一块蛋糕。看到安妮颓丧失望的表情，玛瑞拉立刻满面笑容地说道："请您就尝一小块吧，这是安妮为阿兰夫人特意做的。"

第66节：第二十节 另类的调味品(4)

"噢，要是这样，我可不能不尝尝呀。"阿兰夫人笑着切了一大块蛋糕，牧师和玛瑞拉也各自夹了一块。阿兰夫人吃了一口蛋糕，脸上立刻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但她什么也没说，还是不声不响地吃了下去，一直注视着阿兰夫人的玛瑞拉赶紧尝了尝蛋糕。

"安妮·杰里！"玛瑞拉惊叫了起来，"天哪！你到底在蛋糕里放了些什么？"

"食谱上写的东西呀，玛瑞拉。"安妮悲伤地说，"不好吃吗？"

"太难吃了，阿兰先生请不要吃了。安妮，你自己尝尝吧，你到底用了什么调料？"

"香草精呀。"安妮说着尝了一口蛋糕，脸立刻羞得全红了，"只放了香草精呀，噢，玛瑞拉，一定是发酵粉不好，我一直怀疑那种发酵粉……"

"别说了！快把香草精的瓶子拿来给我看看。"

安妮飞快地跑到了贮藏室，取来了一只小瓶，里面装着一点儿茶色的液体，上面用发黄的文字写着"高级香草精"。

玛瑞拉接过瓶子，拔去瓶塞闻了闻。

"哎呀，安妮，原来你把止痛药当成香草精加到蛋糕里去了。上礼拜，我不小心把止痛药的瓶子弄碎了，就把剩下的药水倒进了以前装香草精的空瓶里了。这也有我的一半责任，事先没跟你讲，是我的不对，可是你用的时候为什么不闻一闻呢？"

安妮听了这话委屈得哭了起来。

"我得了重感冒，鼻子什么也闻不出来了。"说完安妮一转身跑回了东山墙的房间，一头扑到床上，呜呜大哭起来，那样子好像谁来劝说安慰都不管用了。

过一会儿，楼梯处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有人来到东山墙的房间。

"噢，玛瑞拉，我已经彻底完了，"安妮依旧埋头哭着，"没指望挽回名誉了。所有人很快就都知道了。黛安娜肯定会向我打听蛋糕做得怎么样了，我就不得不说实话。我会被人指着后背说，这就是那个把止痛药水放到蛋糕里当香料的女孩儿。我会被基尔伯特那些男生嘲笑一辈子的。玛瑞拉，如果你对我有一点儿怜悯的话，就请你别让我现在洗盘子，等牧师夫妇走了之后我再洗也不迟，我已经没脸再见阿兰夫人了。或许她会认为我故意给她下了毒，林德太太不是说过有一件孤女毒杀恩人的事吗？可是这种药并没有毒呀，这是治病的药。当然，还没有什么人往蛋糕里加过这种东西。玛瑞拉，能不能替我对阿兰夫人解释解释？"

"那你就快站起来，自己说说吧！"一个和蔼可亲的声音说道。

安妮从床上一跃而起，仔细一看，原来一直在床边站着的是阿兰夫人，她正笑眯眯地望着安妮呢。

"好了，安妮，别再哭了，"阿兰夫人说道。看到安妮痛哭流涕的悲惨样子，她开始有些担心了，"谁都有可能做错事，这只不过是一次有趣的错误。"

"不是你说的那样，只有我才能做出这种事来。"安妮十分沮丧，"为了阿兰夫人，我拼命地想烤出一个像样的香喷喷的蛋糕来……"

"噢，我明白了，尽管烤得不成功，但安妮的热情和心意我心领了，我太高兴了！快别哭了，一起下楼带我去看看花坛吧，听卡斯巴特小姐说，好像安妮有个专用的花坛，我对种花也很有兴趣，很想去看看。"安妮听阿兰夫人这么一说，果然不哭了，两个人一起交谈着下了楼。

送走了客人，安妮认为，尽管中间出了这么一段插曲，但还是度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傍晚，为此，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玛瑞拉，一想到明天我不知又会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就有点儿担心了。"

"没关系，因为你总是要惹出乱子来。像你这样总是惹祸的孩子，我还从来没见过。"

"确实。"安妮也只好悲伤地承认了，"不过，玛瑞拉，只有一样我是有信心的，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我从来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可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犯新错误，每次都不相同。总之，那个蛋糕连猪都不愿意吃，何况人呢。"

第67节：第二十一节 去牧师家喝茶(1)

第二十一节 去牧师家喝茶

"这时候为什么把眼睛瞪得这么大，又出什么事了？"玛瑞拉惊讶地问刚刚走进门的安妮，她刚到邮局去了一趟才回来，"是不是路上又碰到了一位知音呢？"

安妮兴奋异常，瞪大的眼睛因紧张和激动而闪烁着光芒，整个脸蛋像绽开的一朵鲜花。刚才在8月温暖的夕阳中，安妮如同被风吹起的小精灵，欣喜若狂地雀跃着，顺着小路飞奔回来。

"不是遇到了知音。玛瑞拉，我被邀请明天下午到牧师馆喝茶了！阿兰夫人把请柬送到了邮局。快来看看，玛瑞拉。"安妮·杰里小姐-绿山墙农舍"。这可是头一回我被称为小姐呀，刚才一看到它时，我激动极了，这请柬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要好好珍惜它。"

"我听阿兰夫人说，她打算逐一请礼拜日学校的学生们喝茶。"玛瑞拉听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后，显得异常冷静。这又不是什么轰动的事，如果不冷静地对待，安妮肯定会惹出乱子的。培养安妮冷静地待人接物就像改变她的性格一样难。

说安妮是用"活力、火焰和露水"造就出来的最恰当不过。她对人生、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是普通人的三倍。对此深深了解的玛瑞拉，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心中很不安。极易冲动的安妮，能否经受得住坎坷人生的种种考验呢？玛瑞拉很为她担忧，因此玛瑞拉认为应该把培养安妮的沉着稳重当作自己的义务。但是，玛瑞拉也很清楚，即使是教育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对安妮来说，一旦原本计划的事落空，她便会跌入绝望的深渊；相反，一切若能圆满顺利地实现，她又会表现得欣喜若狂，陶醉得飘飘然起来。把这样一个孤儿培养成理想中的沉着稳重、举止得体的女孩儿也许很困难吧！其实玛瑞拉还是很喜欢现在这种性情的安妮，只是她自己并没有察觉。

那天晚上，安妮心情忧郁，一言不发地上了床，因为马歇说风向转成了东北风，明天可能有雨。屋外白杨树的沙沙声，听起来就像雨点的声音，安妮更感到焦虑不安。远处的波涛声回响着，也像在拍打着人的心弦，平日里觉得任何声音都悦耳的安妮，此时听到波涛声却感到特别烦躁，她在企盼着明天是个好天气。在祈祷的时候，她似乎感到今夜会有一场暴风雨，她觉得再这样下去，早晨永远也不会来临了。

终于盼到了黎明的到来，与马歇的预测恰恰相反，这是个碧空如洗的晴朗早晨，安妮高兴极了。

"噢，玛瑞拉，今天我似乎看到了谁都特别喜欢。"安妮一边收拾早饭的饭桌，一边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心情太舒畅了，这种心情一直能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呀！要是每天能被邀请喝茶，我觉得我就可以变成一个规矩的女孩子了。不过玛瑞拉，这是一次重要的聚会，我非常担心，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该怎么办呢？我还从没到牧师家喝过茶，其中有哪些礼节，我可不可以做到，我真有点儿不安。来到这里之后，虽然我一直通过阅读报纸来学习礼节，但是仍然担心惹出什么乱子或者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要是我非常喜欢一种东西，想再要第二份，算不算失礼呢？"

第68节：第二十一节 去牧师家喝茶(2)

"安妮，你的烦恼就在于考虑得太多了。你应该替阿兰夫人想想，你怎么做阿兰夫人才会高兴并感激你呢？考虑一下这些才对呀。"玛瑞拉说道，她生平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出色而又意味深长的忠告，安妮也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

"就按你说的做，我不再胡思乱想了。"

安妮总算非常有礼节地结束了这次喝茶。云彩在高空中飘浮着，被晚霞染成了深红色和蔷薇色。安妮兴高采烈地回来了，然后坐到后门巨大的红砂岩上，把疲惫的脑袋枕在玛瑞拉被平纹方格花布裙盖住的膝盖上，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述起来。

从西边长满枞树的山丘吹来清凉的风，越过收割中的田野，吹得白杨树梢沙沙作响。果树园晴朗宁静的上空闪烁着几颗星星。在"恋人的小径"，萤火虫伴着微风飞舞在树枝和羊齿草之间。安妮一边说着话，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微风、星星和萤火虫，烘托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妙气氛。

"啊，玛瑞拉，今天真是太棒了，我将终生难忘。我刚一到牧师馆，阿兰夫人便从门口迎了出来，她穿着浅粉色细薄丝绸的半截袖漂亮裙子，上边装饰着一大堆波浪形褶边，宛如天使一般。我长大了也想嫁给牧师，我真是这么想的呀。牧师是不会介意我这一头红发的，因为牧师没有那些庸俗的偏见，对吧？不过如果他生来不是个好人的话，就不会这样的。阿兰夫人天生就是个好人，我从心里喜欢她。她就像马歇那样容易让人接近、令人喜欢。怀特·桑德礼拜日学校的一个女孩子也被邀请来了，名字叫洛丽塔·布德里。她是个相当不错的孩子，虽然不是我的知音，但是她的茶冲得非常可口，她冲茶的方法我已经全都学到手了。喝完茶，阿兰夫人弹起了钢琴，给我们唱起了歌。我和洛丽塔也一起唱起来。阿兰夫人说我的音质很好，希望我今后能在礼拜日学校的合唱队演唱。我非常高兴，我也能像黛安娜一样

在礼拜日学校的合唱队里演唱了，这种光荣体面的事，我做梦也想不到呀。洛丽塔得早些赶回去，今夜在怀特·桑德大饭店里举行盛大的音乐会，她姐姐有朗诵节目。洛丽塔说大饭店的美国人为援建夏洛特丹医院，每隔两周就举办一次音乐会。怀特·桑德的人们经常要求表演朗诵节目，洛丽塔说她也曾上台表演过，她说这些话时，我一直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她。

"洛丽塔回去之后，我和阿兰夫人又说了些知心话，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到了。什么托马斯大婶，双胞胎，还有我是怎么到绿山墙农舍来的，连学习几何犯愁为难也全都告诉她了。玛瑞拉，你能相信吗？阿兰夫人说她也曾为学几何苦恼过呢！我听她这么一说便立刻振作了起来。我要走的时候，林德太太去了牧师馆，据说理事会新雇来了一位女老师，名字叫做默里埃尔·斯蒂希，是个浪漫的名字吧。林德太太说这里还从来没有过女老师呢，她认为这是个危险的尝试。不过我却认为来了女老师是件好事。离开学还有两个礼拜，怎样才能熬到那一天呢，我急着想早一点儿见到她呢。"

第69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1)

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

在见到新老师之前，安妮不得不熬过漫长的两个礼拜。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是陆陆续续地做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稀里糊涂地把本应倒进猪饲料槽子中的脱脂牛奶错倒进了贮藏室装毛线的篮子里，因沉醉在幻想中而从独木桥上失足跌入小河等。

在安妮应邀到牧师馆做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黛安娜·巴里又举行了一次社交聚会。

"这是一次圈内的聚会，只有班级的女孩子参加。"安妮得意洋洋地对玛瑞拉说道。

聚会的气氛轻松愉快，一直到喝茶结束前都没发生什么问题。喝完茶后，大家都来到院子里，想玩点什么，但对以前经常玩的游戏都有点儿厌倦了，想玩一些新奇古怪的游戏。因此，她们就玩起了"挑战游戏"。

"挑战游戏"是眼下在孩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种游戏，开始时只在男孩子们中间玩，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了女孩子们中间。如果把整个夏天玩"挑战游戏"时发生的愚蠢可笑的事件全都列举出来的话，足够写本书了。

查理·苏伦首先向鲁比·吉里斯挑战说："你能爬上正门前那棵高大古老的柳树吗？"这棵树上爬着许多粗粗的绿色毛毛虫，鲁比吓得要死，而且还担心会把新的麦斯林纱裙给弄破了。可是，为了挫败了查理·苏伦的挑战，鲁比就不顾一切地爬了上去。

接下来是乔治·帕伊向珍妮·安德鲁斯挑战说："不许摇晃，你能只用左脚在院子里单腿跳着绕圈吗？"珍妮虽然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可是当跳到院子的第三个墙角，终于坚持不住，右脚落地惨败下来。

乔治趾高气扬，看上去很令人讨厌，于是安妮向她挑战："你能在院子东边的板墙上走吗？"没玩过这个游戏的人也许不知道在板墙上走

需要平衡技术，头和脚后跟很难保持平衡。虽然乔治·帕伊不太讨人喜欢，但她好像天生就有在板墙上行走的本领，再加上她勤于练习，因此她在巴里家的板墙上走起来显得非常轻松，毫不费力。目睹了这场惊险的平衡技术表演，女孩子们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勉强地对乔治赞扬了一番。然后大家都在板墙上试了试，结果都失败了。乔治一副得胜骄傲的样子，神气十足地从板墙上下来，撅着嘴神气地瞅着安妮。安妮猛地一甩红发小辫子说道："在这个又低又矮的板墙上走，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见过在屋顶的屋脊上走来走去的小孩子呢。"

"那实在不敢相信，"乔治的口气不容分说，"有能在屋脊上走的人吗？至少你不能。"

"我要是能呢？"安妮逞强地喊道。

"那就请你走走试试吧，"乔治也不服气地顶嘴说，接着她又挑战道，"你就爬到巴里家厨房的屋脊上试试。"

安妮听完脸色都变了，然而自己话已出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厨房房顶上立着一个梯子，安妮走到了那里。女孩子们一半兴奋，一半惊喜，都屏住了呼吸。

"安妮，你不能在那上边走！"黛安娜拼命地喊，"你会掉下来摔死的。你别在乎乔治说的话，她故意让你干危险事。"

"不这样做，我的名誉就会受到损害，"安妮严肃地说道，"我只能接受挑战，在那屋脊上走过去。黛安娜，我要是死了，你就把我用珍珠串成的戒指当作纪念吧。"

女孩子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安妮。安妮登上了梯子，然后在屋脊上站住，顺着窄小的屋脊走起来。房顶离地面很高，所以安妮觉得有些头晕，而且她很清楚在屋脊上行走时，什么样的想象力也起不了作用。

在大祸临头之前，安妮还是勉强走了几步。她正想着这么摇摇晃晃的会不会失去平衡时，突然在被太阳烤得发烫的屋顶上一脚踩空，一下子摔到了下面茂盛的常青藤中。在地面一直紧张地仰头观看的女

孩子们都在浑身颤抖着想要大声喊，可还没等喊出声音来，一瞬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第70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2)

安妮若是从爬上去的这侧屋顶摔下来，黛安娜当场就可以得到那个珍珠串成的戒指了。然而幸运的是，安妮是从相反一侧的屋顶上摔下来的，这侧的屋顶一直延伸到阳台顶部，房檐离地面非常近，从那里摔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如此，黛安娜她们还是像疯了一样，绕过房子跑了过去，只有鲁比·吉里斯吓得双脚像生了根一般，在原地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此时，安妮倒在一团乱糟糟的常青藤中间，筋疲力尽的脸被吓得失去了血色。

"安妮，你还活着吗？"黛安娜高喊着，失魂落魄地蹲在安妮的旁边，"安妮，我的安妮，求求你，你就开口说一句话吧，你到底怎么样了？快说话呀。"话刚说完，安妮便摇摇晃晃地抬起上身来，嘴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女孩子们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尤其是乔治·帕伊，缺乏想象力的乔治很清楚，如果安妮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下场会是怎样，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许许多多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场景。

"没事，黛安娜，她没死，好像是摔得神志不清了。"

"这是在哪里？安妮，看看，这是哪里？"查理·苏伦抽噎着问道。

没等安妮回答，巴里太太就赶来了，一看到巴里太太，安妮急忙要站起来。可是她又疼得叫了一声就蹲下了。

"怎么了？什么地方受伤了吗？"巴里太太问道。

"脚脖子受伤了。"安妮喘息着说道，"啊，黛安娜，请把你父亲找来，求他把我送回家，我无法走回去了，单腿跳着走也非常困难，恐怕连院子的一圈都跳不下来呢。"

这时，玛瑞拉正在果园里摘着夏季收获的苹果，忽然她看见巴里先生穿过独木桥，爬上斜坡走了过来。同巴里先生并肩而行的还有巴里太太，两个人的身后跟了一大群女孩子。巴里先生的怀里抱着安妮，安妮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偎依在巴里先生的肩上。那一瞬间，玛瑞拉似乎突然醒了，她意识到了上帝指明的、隐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东

西，不安的感觉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刺中了她的心脏，她深深地感到安妮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在这之前，玛瑞拉还一直觉得安妮只是非常惹人喜欢，不，是非常可爱，然而此时此刻，她近乎疯狂地冲下了山丘。她猛然醒悟到，安妮对于自己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谁也不能替代她。

"巴里先生，安妮怎么了？"玛瑞拉迫不急待地喘着粗气问道，平时非常冷静沉稳的玛瑞拉此刻脸色都变了，表现出了多年以来都未曾有过的惊慌。

"别担心，玛瑞拉，我是在屋脊上走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了，扭了脚脖子。玛瑞拉，也许是踝骨骨折了，那样的话伤势可能很重。"

"你一去参加聚会，准会惹出什么乱子来的。"玛瑞拉说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话的语气禁不住又变得尖刻严厉起来。

而此时，因为难以忍受伤痛，安妮一直希望昏死过去的愿望终于被满足了，她真的不省人事地昏迷了过去。

正在田里收割的马歇也被急忙叫了回来，他立刻去请医生。不久医生就来了，他们这才知道安妮的伤势要比预想的严重得多，踝骨骨折了。

晚上，玛瑞拉上楼来到了安妮的东山墙的房间，脸色苍白的安妮躺在床上忧伤地问道："玛瑞拉，你觉得我可怜吗？"

"你是自作自受！"玛瑞拉说着，放下了百叶窗，点着了灯。

第71节：第二十二节 危险的游戏(3)

"说我不值得可怜，是因为我自作自受吗？这太痛苦了，但是玛瑞拉，被别人挑战去走屋脊，您又会怎么做呢？"

"站稳脚跟，随他们来挑战好了，我不会去做这种傻事的！"

安妮叹了口气："你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我跟你无法相比。如果我不接受挑战的话，我会被乔治·帕伊嘲笑一辈子的。这真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我也遭到了这么严重的惩罚，请您不要那么生气了。看来不省人事、神志昏迷的感觉一点儿都不好。医生给我接踝骨时，简直疼死我了，这下要6个礼拜或者7个礼拜不能走路，也看不到新来的老师了-等我上学时，她已经不是新老师了。学习也要被基尔伯特或者班上其他同学超过去了。啊，我真是不幸，不过要是玛瑞拉不生气，我会拼命忍耐的。"

"好了，我不生气了。"玛瑞拉说道，"你真是个不幸的孩子。不过像你说的，遭受痛苦的还是你自己呀，快点儿试着吃点儿东西吧。"

"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不是很好呢？它的帮助太大了，没有想象力的人若是骨折了，会怎么样呢，玛瑞拉？"

在此后漫长寂寞的7个礼拜里，安妮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自己的想象力才好，但是她也并不仅仅是靠想象力来战胜伤病的。来探望安妮的人很多，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女孩子来看她，还带来了鲜花和书，给她讲述学校的新闻。

"玛瑞拉，大家都非常热情亲切地对待我。"安妮高兴地说道。终于有一天她能一瘸一拐地下地走路了。

"整天躺着很闷，但也有好的一面，玛瑞拉，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我有很多朋友，连贝尔校长都来看望我了，他是个好人，虽然我们还不是知音……但是我已经很喜欢他了。以前我批评过他的祈祷，实在太不应该了。校长先生还对我说起他小时候也骨折过的事。一想起贝尔校长也曾是个孩子，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

小孩子时的情景，看来我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我想象贝尔校长童年时代的模样，他整个身体都变小了，但仍然像在主日学校所见到的那样，留着白胡子的脸庞，戴着一副眼镜。不过阿兰夫人小时候的模样我却很容易地想象了出来。阿兰夫人竟然先后14次来看望我，这真是一种荣耀。玛瑞拉，作为牧师的妻子，她每天该有多忙呀！阿兰夫人一来，我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乔治·帕伊来看望我的时候，我尽量待她诚恳一些，并且尊重她。她似乎对向我挑战去走屋脊这事感到后悔了。她说我要是死了，她也没脸活在世上了。黛安娜的确是个忠诚的朋友，每天都在我的枕边跟我逗趣，连林德太太也来看望我了。啊！若是能上学了，我该多么欣喜呀！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新老师的传闻，我心里非常激动，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女孩子们都已经对她着迷了。听黛安娜说，她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眼睛非常有魅力，经常穿着漂亮的衣服，是最美丽的大红宽松袖子的裙子。现在学校里每隔一周的礼拜五午后是背诵课，在课上背诵诗，还表演短剧小品，光是想想这些就觉得够棒的了。乔治·帕伊非常讨厌背诵课，因为她缺乏想象力。黛安娜和鲁比·吉里斯、珍妮·安德鲁斯三个人现在正在为下礼拜主演的一出名叫《早晨的拜访》的短剧而加紧排练呢。还有，在没有背诵课的礼拜五，大家上野外课，老师把大家带到森林中，去观察羊齿草和花鸟。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操活动。林德太太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就是因为聘用了这位女教师！我却认为这太棒了，我想斯蒂希老师和我一定是相同类型的人。"

"现在只有一件事很清楚，"玛瑞拉说道，"从巴里家的屋顶摔下来，好像你的舌头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第72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1)

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

安妮的脚伤痊愈能够上学时，已是金秋10月了。

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山谷中弥漫着的晨雾倾刻间便被染成浅紫色、珍珠色、银色、蔷薇色和迷迷蒙蒙的水色，露水如同覆盖在原野上的银布一般闪烁夺目。长满树木的洼地里，枯叶堆积如山，从那里一走过，脚下就会发出"咔嚓、咔嚓"悦耳的声音。"桦树道"的桦树好像是搭起一片黄色的帐篷一般，脚下羊齿草的枯叶则把它涂染成了茶色。安妮兴高采烈地上学去，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心情舒畅极了。

安妮回到学校，又和以前一样，与黛安娜共用一张茶色的书桌，她快活极了。鲁比·吉里斯隔着过道向安妮点了点头，查理·苏伦递过来一张纸条，朱里亚·贝尔从后边的座位上悄悄传过来一只松香。

安妮削完铅笔，边整理着画片，边心神荡漾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噢！人生，实在是令人快乐的。

新来的老师确实是安妮意料之中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斯蒂希老师是个通情达理、性格开朗的女性，她理解孩子们的心理，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能充分地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受到老师的影响，安妮也愉快迅速地成长着。

一回到家，安妮便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向玛瑞拉讲了学习成绩和目标，马歇则在一旁笑眯眯地一字不漏地倾听着，玛瑞拉依旧同往常一样对这一切持批评态度。

"玛瑞拉，我真是从心底里爱着斯蒂希老师，她那么温文尔雅，连声音都特别好听，叫我的名字时还郑重地加上了"E"字母，她非常尊重人，本能使她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今天我背诵了诗，我把《悲剧的女王-苏格兰的梅亚丽》背诵给老师听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首诗的

背诵之中。放学时，鲁比·吉里斯说，当我背诵到高潮时，她觉得自己的血仿佛都凝固了。"

"好呀，什么时候在仓库里也背诵一下，让我也听听。"马歇说道。

"当然可以了，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像在学校里背诵得那么好了。"安妮沉思着说道，"我真希望能让马歇也品味一下那种血都仿佛凝固的感觉呢。"

"听林德太太说，上个礼拜五，当她看到男孩子们爬上了贝尔校长家的大树树顶去掏乌鸦窝时，就被吓得血都凝固了。"玛瑞拉说道，"让孩子们去干那种事情，斯蒂希老师到底要干什么呀？"

"观察大自然，知道乌鸦是怎样做窝的呀。"安妮解释说道，"我们上野外课了，真是太棒了，玛瑞拉，而且斯蒂希老师对什么都特别有耐心，给我们讲解得浅显易懂，上野外课那天，我们还写了作文，我的作文最优秀。

"老师真的是那么说的，玛瑞拉，我可没有骄傲呀，我几何学得那么差，有什么可骄傲的，不过最后一个阶段，我对几何有点儿开窍了。斯蒂希老师的讲法特别好懂，不过我总是不能达到最佳水平，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

"可是，我却非常喜欢写作文，大多是挑选喜欢的题目来写，下礼拜是以一位著名的人物为题材来写，著名的人物有很多，以谁为对象来写呢，我正有点儿拿不定主意。成了著名人物，死后还能被写到作文里，你不认为这很了不起吗？本来嘛，能成为名人就已经不错了。

第73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2)

"我长大以后还想当一名护士，和那些佩带红十字标志的人们一起作为救世天使，奔赴战场，去拯救生命。当然了，这是在不能成为传教士到国外去传教的前提下，到国外传教虽说是非常浪漫，但想成为传教士则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好人，这是我的心愿呀。学校每天都有体操课，老师说是为了美容和促进消化。"

"一听到什么促进我就烦了。"玛瑞拉说道。玛瑞拉总认为体操这玩意实在无聊透顶。

到了11月份，孩子们已经对礼拜五的野外课、背诵课及美容、体操不再感到那么新鲜有趣了。于是，斯蒂希老师向公民会堂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在圣诞节之夜，由孩子们组织召开一场音乐会，把收益作为购买校旗的一部分费用。

全体同学都非常赞成。孩子们立刻开始着手准备节目，被选拔出来演出的人都很兴奋，其中安妮对此最着迷，也最热衷。虽然玛瑞拉没好气地反对她参加什么演出，但安妮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出计划的制定中去了。

玛瑞拉不容反驳地指责安妮这么做根本没有价值："痴迷得像傻子一样呆头呆脑的，这样不是把重要的学习给耽误了吗？"玛瑞拉嘟嘟囔囔地说道，"让小孩子来组织什么音乐会，到处东奔西走练习张罗。你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推波助澜罢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堕落成一个贪玩的人的。"

"可是我们有很明确的目的呀。"安妮试图改变玛瑞拉的看法，"要是有了校旗，不就能培养起我们的爱国心了吗，玛瑞拉？"

"简直太无聊了。你们这些孩子哪懂什么爱国心呢，只不过是想快活快活罢了。"

"把爱国心和消遣娱乐结合到一起，总该可以了吧？组织音乐会可有趣了，有个合唱，黛安娜独唱、领唱，我参加《妖精女王》等两个

短剧的演出。男孩子们也参加短剧的演出。我还朗诵两首诗，一想起来我就激动得要发抖，但确实令人激动，叫人高兴呀。最后大家组成一幅"信仰、希望、博爱"的图案，我、黛安娜和鲁比都摆出图中人物的姿势，一动不动，要求把头发披散开来，穿白色衣服，我演"希望"，两只手这样地交叉着，放到胸前，眼睛仰望着上空。

"我得在顶楼里练习朗诵，你听到了呻吟声也不要吃惊，台词里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发出一种悲愤至极的呻吟声，这是表现艺术的呻吟，非常难，玛瑞拉。

"因为在短剧里没有乔治·帕伊能演的角色，她非常生气，她是想演妖精女王的，不过，她可真是愚蠢透顶了，哪有像她那样肥胖的女王呀，听都没听说过，妖精女王不都是长得纤细苗条的吗?

"珍妮·安德鲁斯饰演女王，我扮演一名宫女。乔治说红头发妖精和肥胖妖精一样都令人难以接受，可我对乔治的话一点儿也不在意。我头上戴着白色蔷薇编的花冠，鲁比·吉里斯还借给我一双皮鞋，妖精就是穿这种鞋子。让我无法想象的是还有穿鞋的妖精，特别是鞋尖是由铜片打制的鞋。

"我们用矮小的枞树把公民会堂装饰起来，在枞树上还点缀着用粉色薄纸做成的蔷薇花。观众一入席，伴随着埃玛·怀特的风琴声，我们就每两个人一行并肩排着队进入会场，埃玛弹奏的是进行曲。唉，玛瑞拉，我知道你对我们的演出不太热心，可是我要是演出得很成功，你不也会很高兴吗？"

第74节：第二十三节 自己的音乐会(3)

"你要是举止端庄一些，我差不多还能高兴高兴。这场闹剧结束后，如果你能安稳下来，我就真高兴了。你现在这种状态可不行，一听你说话，我就有点儿奇怪，你的舌头怎么就磨不破呢？"

安妮叹了口气，来到后院，西边青绿色的空中挂着新升起的月亮，月光透过桦树的枯枝洒到了大地上。

在后院，马歇正在劈柴，安妮坐在圆木上，和他唠起了音乐会的事。至少马歇还是安妮最忠实的听众，凡是安妮说的事情他都热情地倾听并不断地点头赞同。

"是呀，的确是个很不错的音乐会，安妮一定能演得很成功的。"马歇边说着，边微笑地看着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的安妮，安妮也微笑地望了马歇一眼，两个人真是一对亲密无比的好朋友。

马歇也很庆幸自己和管教安妮没有关系。管教是玛瑞拉的义务，马歇所扮演的角色，总是在义务和情感之间左右为难，受夹板气，而在眼下这种场合，马歇倒是喜欢"娇惯安妮"（玛瑞拉这么说的）。据观察，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表扬比管教更有效果。

第75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1)

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

整整10分钟，马歇神色慌张，不知所措，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这是发生在12月的一个寒冷阴沉的晚上的事。

黄昏时分，马歇走进厨房，坐在劈柴箱上，正要脱掉沉重的靴子。安妮此时正和同班的女孩子们在起居室练习排演《妖精女王》，对此，马歇一无所知。不一会儿，孩子们一起蜂拥着穿过正门厅，吵吵嚷嚷一边笑着，一边涌进了厨房。马歇一向见到女孩子们就很难为情，所以他马上躲到了劈柴箱子后面，女孩子们也没有注意到他。马歇一只手拎着靴子，另一只手拿着脱靴子用具，足足有10分钟，他好像很害羞似的窥视着女孩子们。

女孩子们边穿戴着衣帽，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关于音乐会和短剧的事，安妮也和大家一样，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一副如梦如痴的神情。躲在背后的马歇突然注意到安妮似乎和别的孩子在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可是具体什么地方不同，他却又不能马上察觉到。

过了一会儿，女孩子们手拉着手，沿着冻得坚硬的小路回家去了。安妮还要学习，也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之后，马歇仍然对自己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这事还不能去问玛瑞拉，若是问起玛瑞拉，她充其量不过是用鼻子哼一声说，安妮和别的孩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别人时常沉默不语，安静稳重，而安妮却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马歇想，玛瑞拉的这番意见还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这天晚上，马歇又掏出了烟斗，陷入了沉思。玛瑞拉对他的这副样子非常厌烦，马歇足足吸了两个小时的烟，绞尽脑汁，终于找出了答案。噢！原来是安妮和别的女孩子在穿着上不一样啊。

马歇越想越觉得从未见过安妮和别的孩子穿过相同的衣服，自从她来到绿山墙农舍，一直如此。玛瑞拉也真是的，一直让她穿着样式

单一、朴素、土里土气的衣服。

马歇对服装还讲究什么流行这些事情一概不知，恐怕连目前流行什么、流行方式他也搞不清楚吧。尽管如此，马歇还是注意到了安妮衣服袖子的样式的确和别的女孩子的一点儿也不一样。马歇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傍晚安妮周围的那帮女孩子的身影，她们都穿着红色、蓝色、粉色和白色的裙子，他觉得每个女孩子都打扮得非常华丽漂亮，他不明白，玛瑞拉为什么总是把安妮打扮得那么朴素、土气。

当然了，这样也很好，玛瑞拉做事不是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吗？负责管教安妮的是玛瑞拉，自己虽然不太清楚这些事，但总觉得应该为安妮做点儿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妮起码也应该有一两件漂亮的裙子，给安妮也买一件像黛安娜·巴里平时穿的那种裙子不是很好吗？

于是，马歇暗自决定给安妮买一条裙子，这点儿事不能算作管闲事吧，再过3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一件漂亮的裙子不是很好的圣诞礼物吗？

马歇拿定了主意后，满意地长出了一口气，收起烟斗回卧室去了。玛瑞拉随后赶紧把门全都打开，换换屋内的空气。

第二天晚上，马歇便急忙跑到卡摩迪去买裙子了，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痛快的感觉。马歇知道买裙子对自己来说是一件非常费劲吃力的事，虽说马歇眼神还好使，也能够讨价还价，但要是购买女孩子穿的裙子，却只能对店员的话言听计从了。

左思右想盘算到最后，马歇决定不去威利阿姆·布莱亚的店，而到沙米尔·罗逊的店去，实际上卡斯巴特家一直是在威利阿姆·布莱亚的店买东西，这已经是老规矩了，这和到长老教会及支持保守党一样，是事关良心的事情。

然而，在威利阿姆·布莱亚店，那两位姑娘总是非常客气地出来接待。马歇对这两位姑娘的热情接待非常挠头畏惧，不知为什么总不能明明白白地说清楚到底想要买点儿什么。马歇想买裙子这件事，必须

要对营业员进行说明、商量，如果没有男性店员怎么行呢？因此，他决定到罗逊店去买，这个店是由沙米尔或者他的儿子站柜台，所以让他感到放心。

然而马歇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估计错了。沙米尔近来为了扩展店铺，也新添了女店员，对此马歇一无所知。女店员是沙米尔妻子的侄女，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头发梳成一个向上翘起、卷得松而高的发型，一双茶色的大眼睛，东张西望地飞速转动着，不知什么缘故，嘴角上总浮现出一种夸张的笑容。她总是穿着一身店服，手腕上戴着好几个手镯，手一动弹，便闪闪发光，叮当作响。

光是这么一位女店员的存在就足以使马歇慌得六神无主了，再加上手镯一响，就更把他吓得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了。

"欢迎光临！卡斯巴特先生。"鲁西拉·哈里斯小姐和蔼可亲又有些泼辣地说着，用两只手噼噼啪啪地拍了拍柜台。

"这个……这个……嗯，有耙子吗？"马歇吞吞吐吐地问道。

听了这话，哈里斯小姐愣住了，在数九寒天的季节要买什么耙子，真叫人觉得奇怪。

"我想还有一两个，放在上面的小仓库里了，我去看看。"

就在哈里斯小姐离开柜台的几分钟内，马歇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状态，他决定再试试看。

哈里斯小姐拿着耙子一回来，就微笑着说道：

"您不要点儿别的什么吗？"

"不。那个……也就是那个……想要那个……我是说那个……想请你允许我看看……也就是那个，我想要点儿干草籽。"

听了这些结结巴巴，令人糊涂的话，哈里斯小姐心想，他的话有些怪里怪气的，好像精神有点儿不正常。

"我们店卖的干草籽，只是春天有，现在库存已经没有了。"哈里斯小姐像对待傻子一般解释道。

"啊，对，对，您说得对。"可怜的马歇结结巴巴地说着，抓过耙子就要出去，可是走到门口才想起来还没付钱呢，便又凄惨地折了回来。

第76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2)

就在哈里斯小姐找零钱时，马歇决定孤注一掷了，于是说道：

"那个……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那个……那个……就是那个砂糖，让我看看，看看……"

"是白的还是红的？"哈里斯小姐耐着性子问道。

"啊，啊，对了，就是那个红的。"马歇声音微弱地说道。

"在那儿有桶装的。"哈里斯小姐把手镯弄得丁零丁零直响，指着说道，"只有那么一桶了。"

"啊，是，是吗，那么请给我称20磅砂糖。"马歇说道，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

往回走离家还有半分钟左右的路程时，马歇才好不容易恢复到了自己平时的状态。马歇心想，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就是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店，才得到如此报应。一到家马歇赶紧把耙子藏到了小仓库里，砂糖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到了厨房里。

"这不是红砂糖吗？"玛瑞拉大声喊道，"你到底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呀？你也知道只有在做雇工的燕麦粥或者水果蛋糕时才用这么多呀，居里已经不来了，蛋糕以前不是做过了吗？况且，又粗糙又黑，不是什么太好的糖，在威利阿姆·布莱亚店一般是不会卖这种糖的。"

"哪里呀，我还以为最近也许会需要点儿呢。"马歇搪塞道。

这以后，马歇又前思后想反复地考虑了一下这件事。如果对玛瑞拉说了，她肯定会对自己煞费苦心的计划挑毛病、说坏话的，这样一来便只有靠林德太太了。让马歇去和林德太太以外的女人商量事情实在是不能想象的，马歇只好到林德太太那里请教去了。

林德太太爽快地答应为马歇解忧。

"你想挑选一件送给安妮的裙子呀，我想这太好了，因为我正要去卡摩迪，到时候替你斟酌着买一件吧。什么样式好，请你具体地说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限制的话，我就适当地挑一件回来吧。

我想安妮一定很适合穿上等的雅致清秀的深茶色衣服。威利阿姆·布莱亚店最近新进了一批非常漂亮的缎子布料，我来给她缝制一件吧，要让安妮大吃一惊，若是玛瑞拉缝制的话，也许事情在此之前就会败露出来的……这活就包在我身上吧，谁让我爱做针线活呢。我会照着侄女珍妮·吉里斯的身材裁做的，珍妮和安妮的体型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个……非常过意不去，还有一点我不太清楚，最近人们的衣服袖子好像和以前的不一样了。这个……如果请您按照现在流行的样式裁缝袖子的话……"

"就是灯笼袖样吧，当然可以了，马歇，请你交给我吧，我准给她做个最新流行的样式。"

马歇一回去，林德太太便一个人琢磨起来。

"想让这孩子穿一件像样的正经衣服，这下总算能满足了，若穿上玛瑞拉让她穿的衣服，简直不像话。虽然我多次想对她说个明白，但是玛瑞拉总是拿出一副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的态度，虽说她是个老处女，但在生儿育女上好像比我还内行。

"玛瑞拉把安妮那么打扮，想必是要让她保持谦虚朴素的本色的缘故吧。与其说是这样，倒不如说是嫉妒和不平了。就连安妮，只要将自己的衣服和别人的衣服一比较，就会自卑的。

"可是，马歇却注意到了这件事，这个人已经沉睡了N年，似乎到这里来后才突然苏醒过来。"

圣诞节前的两个礼拜里，玛瑞拉看出马歇正在计划做着什么事，但具体是什么却始终也搞不清楚。

第77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3)

圣诞节前夜，林德太太将新裙子拿了过来，玛瑞拉显得很平静，还说整体上看很不错，但林德太太却寒暄说是马歇担心如果玛瑞拉做的话，就会败露让安妮知道了，然而这话却怎么也不能使人相信。

"我说呢，马歇这两个礼拜总是一个人嘿嘿地傻笑，干什么要那么偷偷摸摸，样子稀奇古怪的，啊，原来就为了这个啊。"玛瑞拉装出一副豁达的样子说道。

"我说他想打算做什么呢。安妮的确需要这么好的裙子呀，今年秋天，我已经给她缝制了3件实用的衣服，再多就是浪费了。

"唉，光是袖子就够奢侈的了，真是的，这样一来不就助长了安妮的虚荣心了吗？马歇，她本来就像孔雀似的傲慢得挺胸腆肚的，这回她的愿望终于得到满足了。安妮曾说过什么灯笼袖的裙子流行起来了，她对这种裙子简直喜欢得不得了。"

圣诞节的早晨，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简直是一幅美丽的银色世界风景画。12月以来，天气开始变暖，人们都盼望着一个绿色的圣诞节，但夜间悄悄积起的厚雪却使这里整个变了样。

安妮透过结了冰霜的窗户高兴地向外瞧着，"幽灵森林"的枞树棵棵银装素裹，真是好看。桦树和野生的樱花树林好像被珍珠镶上了边，田野里的垄沟宛如雪白的酒窝一般。四周的空气清爽新鲜，置身于这种环境中，心情舒畅极了。

安妮一边大声唱着歌，一边走下楼来。

"圣诞快乐，玛瑞拉！圣诞快乐，马歇！多美的圣诞节呀，银色的圣诞节太好了，如果到处不是一片雪白，我想那就不能让人觉得是过真正的圣诞节了。我讨厌什么绿色的圣诞节。啊，马歇，那个是给我的吗？啊，马歇！"

马歇用眼睛瞟了玛瑞拉一眼，然后打开纸包，提心吊胆地拿出了裙子。玛瑞拉正往茶壶里灌着开水，但眼睛却不停地往这边斜视着。

安妮恭恭敬敬地接过裙子，一声不响出神地盯着、瞧着，这是多么漂亮的裙子呀，柔软美丽的茶色缎子，宛如丝绸一般具有光泽。裙子的一部分做成了波形褶边和抽褶，腰身也按照流行的款式，加上了双罗纹集圈，领窝饰有带褶的薄薄的花边。然后就是袖子--这也是最精彩的。长长的袖口一直延长到臂肘处，袖口再往上，灯笼袖被做成两段，呈葫芦形，两段之间用抽褶收拢起来，上面扎着茶色的丝绸饰带。

"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马歇腼腆地说道，"怎……怎么样，安妮？喜欢吗？"

顷刻间，安妮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太喜欢了！啊，马歇！"安妮把裙子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紧紧地握着两只手，"马歇，我太高兴了，简直不知道怎样谢你才好了，快看这个袖子！啊，我真像是在做梦。"

"好了，好了，快吃饭吧。"玛瑞拉插嘴说道，"虽说我觉得这裙子可有可无，但因为马歇已经买回来了，你可要好好爱护呀，安妮。林德太太还给你留下两条发带，和裙子一样都是茶色的，快，快，收起来吧。"

"我好像不饿，吃不进去饭。"安妮出神地说道，"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候，我觉得吃早饭无聊透了，不如欣赏裙子。

"灯笼袖裙子仍然很流行，谢天谢地！假如在我穿上之前就已过时了的话，那我可真要受不了了，无论怎样我都会不高兴的。连发带都送给我了，林德太太真是热情，我肯定不会辜负她的一片爱心的，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她会感到失望的。我今后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第78节：第二十四节 马歇的圣诞礼物(4)

高高兴兴地吃过早饭后，黛安娜来了。

在白雪覆盖的洼地的独木桥上，看到身穿红色大衣的黛安娜兴高采烈的影子，安妮跑下了山坡。

"圣诞快乐，黛安娜！真是个美妙的圣诞节呀。有件东西想让你看看，太棒了！马歇送我一条漂亮的裙子，尤其是袖子样式非常特别，简直无法想象会有比这更漂亮的裙子了。"

"说起礼物，这儿还有一个。"黛安娜说道，"看这个，这个盒子。约瑟芬祖母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给安妮的，是昨天在天黑以后才送到的。天黑之后穿过"幽灵森林"送来东西，有些令人……"

安妮打开盒子，向里面瞧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写着"致亲爱的安妮圣诞快乐"的贺卡，贺卡下面装着的是一双脚尖饰有串珠、带有缎子丝带扣的、非常可爱的小山羊皮鞋。

"啊，太漂亮了！黛安娜，简直好得有点儿过分了，人间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东西！"

"是不是老天在助我呀，这样，我不用借鲁比的皮鞋也能参加音乐会了。鲁比的皮鞋我穿着大两号呢，不太跟脚，妖精拖着鞋走路该有多糟糕呀，准会让乔治·帕伊笑话的。"

圣诞节这天，学生们整整一天都兴奋得不得了，公民会堂也布置妥当了，然后他们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

音乐会在夜里举行，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小小的公民会堂里观众爆满，参加演出的学生们个个演得都很精彩，其中安妮表演得最出色，特别引人注目，乔治·帕伊嫉妒的目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音乐会结束后，安妮和黛安娜一起披着星星向家走去。

"真是一场精彩热烈的晚会！"安妮激动地说道。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想大概赚了10元钱吧。"还是黛安娜比较现实些。

"牧师说，他要把今晚音乐会的盛况写成消息，投到夏洛特丹的报社去呢。"

"那样一来，我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上了，一想到这事，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的独唱相当成功，你被要求重演的时候，想到受此殊荣的是我的好朋友，我比你更得意，更自豪。"

"哪里呀，只有安妮的朗诵才获得了满堂的喝彩，你演的那个悲哀的家伙真是太棒了。"

"我当时非常怯场，当牧师叫我的名字时，我是怎么走上台的都不记得了，仿佛觉得有好几万只眼睛在盯着我，开头的那几句话险些没背诵出来，是呀，真把我吓坏了。

"可是一想起漂亮的灯笼袖裙子，勇气就鼓起来了，我怎么能给灯笼袖裙子丢脸呢，黛安娜？所以勉勉强强开始了，但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似的，幸亏在阁楼上练习多次了，不然的话就完了，呻吟也呻吟不出来了。"

"嗯，你那个呻吟声学得妙极了，我坐在座席上，还看见斯隆大婶正在那里擦眼泪呢。基尔伯特·布莱斯演得也很好。安妮呀，算了吧，你就不能原谅基尔伯特吗？你不觉得你自己固执得有些过分了吗？你就听听我的话吧。《妖精女王》那个短剧结束后，你从舞台上跑下来时，头上的蔷薇有一朵掉下来了，我看见基尔伯特把它捡起来，放在胸前的兜里了。"

"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我甚至连想他都觉得无聊，黛安娜。"安妮昂着头说道。

玛瑞拉和马歇已经有20多年没参加过什么音乐会了。那天夜里，安妮睡着以后，两个人便都凑到了厨房的暖炉前。

"真没想到咱们家安妮演得那么精彩，和别人比一点儿也不逊色。"马歇得意洋洋地说道。

"是呀！"玛瑞拉也深有同感，"马歇，这孩子聪明着呢，而且还很漂亮，音乐会上没想到她演得这么棒。总之，我今天晚上也为安妮而感到自豪，但我并不打算把这句话告诉她。"

"是呀，我也为她感到骄傲，安妮睡觉前我对她说了，将来必须得送这孩子到哪里去深造一下，玛瑞拉。过些日子，安妮光是在这里的学校学习恐怕已经不够了吧。"

"考虑这件事还早了点儿，到3月份她才13岁呀。不过，今夜晚会上一看，她果然是长大了许多。林德太太好像把裙子的尺寸稍微放大了一些，她看安妮的个子长得过于高大了。那孩子理解领会得太快了，将来送她上奎因学院学习，她也会在学习上拔尖的。不过，还有一两年呢，我想最好是先别说出去。"

"是呀，不过，慢慢地想想也不坏呀，这些事越想越高兴。"马歇说道。

第79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1)

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

就在这场音乐会结束以后，孩子们好像已经很难再安下心来过以前那种平庸老套的生活了。特别是对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安妮来说，现在的一切又变得那么单调死板，真让她难以忍受。

"黛安娜，我觉得那种浪漫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安妮似乎是在述说着一件发生在50年前的事情，"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又慢慢习惯了。可音乐会这么一开，就好像怎么也不能满足自己了。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音乐会的情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音乐会之前那段令人愉快的日子还会有吗？在最初的几天里，安妮对此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大家还是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生活。不过，安宁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鲁比·吉里斯和埃玛·怀特因为在舞台上互相争夺座位而拒绝在班上再坐同桌了，持续了3年的友情也破裂了；乔治·帕伊和朱丽亚·贝尔整整3个月没说过话，因为乔治对利基·莱特说朱丽亚在舞台上朗诵之后向观众谢幕时，活像只摇头晃脑的大公鸡，而利基又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朱丽亚；另外，苏伦兄妹和贝尔兄妹也闹翻了脸。贝尔兄妹对苏伦兄妹在演出中出场过多提出了异议，苏伦兄妹则反唇相讥，说贝尔兄妹连一点儿小事都做不好；查理·苏伦和穆迪·斯巴吉文也吵得不可开交，穆迪·斯巴吉文背后诽谤安妮的朗诵是"装腔作势"，被查理·苏伦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为此，穆迪·斯巴吉文的妹妹整个冬天都没和安妮说一句话。尽管发生了这些琐碎的纠纷，但斯蒂希老师的王国却依旧有规律地运行着。

这年冬天是个少见的暖冬，几乎没下过雪。安妮和黛安娜能像其他季节一样，穿过"白桦道"去上学。

安妮过生日那天，两个人又迈着轻快的脚步，徜徉在"白桦道"上，一边闲聊着，一边留意着四周的景色。因为斯蒂希老师说过，

最近要以《冬天，在林中漫步》为题目写一篇作文，所以必须好好观察一番。

"黛安娜，到今天我已经13岁了。"安妮说道，"我也成为一名少女了，可成为少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我还不清楚。今天早晨醒来时，心里还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呢？黛安娜13岁生日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你有没有什么新感觉？我觉得人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再过两年，我也要长大成人了，一想到了那时，即使你说长句子也不会被人笑话，真让人向往。"

第80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2)

"鲁比·吉里斯说她要是到了15岁，马上就找男朋友。"

"鲁比·吉里斯的脑袋里只有男朋友。"安妮轻蔑地说道，"她的名字被写在走廊的墙壁上时，虽然她也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其实心里还不知有多么高兴呢。噢，我又在贬低别人了，换了阿兰夫人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我要以阿兰夫人为榜样去做事。

"阿兰夫人总是那么完美，牧师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林德太太甚至连牧师太太走过的路面都崇拜得不得了。对一个人痴迷到这种地步，让牧师也不好办呀。不过，牧师也是人，和大家没什么两样，容易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上个礼拜日的午后，我和阿兰夫人讨论了好长时间有关人容易犯的错误，非常有趣。我容易犯的错误是常常想入非非，忘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要加倍努力克服这个毛病。

"我已经13岁了，今后会更加懂事的。再过4年，我就能把头发从后面盘起来了。爱丽丝16岁的时候，就已经把头发盘起来了，看上去傻乎乎的。我要等到17岁时再盘头发。我的鼻子要是像爱丽丝那样是个鹰钩鼻，我就不盘头。"安妮很坚定地说，"啊，不好，我又在贬低笑话别人了，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以前我的鼻子曾经被人夸过，这样一来，总觉得别人的鼻子长得不如自己的好看，这不是虚荣心的表现吗？不过，说实在的，一想到自己的鼻子被人夸奖过，心里的确很舒服。啊，黛安娜，快看，是只小兔子！把它写进作文里吧，冬季的树林和夏季的树林相比，美得毫不逊色，雪白、恬静，所有的树仿佛都在睡觉，做着美丽的梦。"

"这篇作文老师说礼拜一就必须交上去，时间太短了。而且老师说还要适当考虑写些故事，真让人发愁。"黛安娜叹着气说道。

"这还不简单吗？"

"当然了，你有丰富的想象力呀，不过像我这样天生就没有想象力的人该如何是好呢？你是不是已经全部写完了？"

安妮点了点头，极力想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却没有装出来："我是上礼拜一晚上写的，题目叫做《情敌》。我读给玛瑞拉听了，可是竟被她说成是无聊透顶的文章。接着，我又给马歇读了一遍，被马歇大夸特夸了一番，我还是喜欢像马歇这样的评论家。这是个相当悲伤的爱情故事，所以我一边写着，一边不住地流着眼泪。故事说的是名叫科迪莉娅·蒙莫伦茜和名叫杰拉尔典·希莫亚的两个美貌少女的故事。两个少女同住在一个村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科迪莉娅长着一头乌发和一双亮晶晶的黑色大眼睛，杰拉尔典则长着一头金发，眼睛是水灵灵的紫色。"

"我还从未见过长着紫色眼睛的人。"黛安娜有些不相信。

"我也没见过，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只不过是想让她和普通人稍稍有点儿不同罢了。杰拉尔典长着一个像雪花石膏般的额头，雪花石膏一般的额头我是好不容易才弄明白的，就是指雪白光滑的额头。13岁就是比12岁知道的东西多。"

"那么，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黛安娜颇感兴趣地问道。

"两个人都长到了16岁，还是那样要好，而且两个人都那么漂亮。这时候有个叫伯特拉姆·戴维尔的青年来到了这个村子，并疯狂地爱上了金发的杰拉尔典。

"有一次，杰拉尔典乘马车的时候，马突然惊了，拉着车没命地狂奔起来。这恰巧被伯特拉姆遇上了，他奋不顾身地拦住了受惊的马，救下了杰拉尔典。伯特拉姆抱着不省人事的梦中情人走了3英里，回到了家，马车早已经被撞得破烂不堪了。

第81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3)

"求爱的情节非常难写，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通过请教鲁比·吉里斯后才了解了一些情况。鲁比·吉里斯有好几个姐姐都结婚了，所以我想她在这方面肯定是很有经验的。鲁比说，以前马尔克姆向她姐姐苏珊求婚时，她躲在正门大厅的仓库里偷听到了。马尔克姆对苏珊说："你父亲以马尔克姆的名义把农场交给我了，所以今年秋天我们就结婚吧。怎么样？"苏珊回答说："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久，两人就订了婚约。

"可是这样的求婚一点儿也不浪漫，不是吗？结果，还得靠自己的想象。我把故事中的求婚情节设计得非常富有诗意和浪漫色彩，我让伯特拉姆跪着求婚。不过听鲁比·吉里斯说，最近跪着求婚好像已经不流行了。

"直到杰拉尔典接受了求婚，我整整写了一页，光是考虑杰拉尔典的独白我就费了好多脑筋，前前后后修改了5次，我觉得这可以算得上我的杰作了。

"伯特拉姆送给杰拉尔典一个钻戒和一条项链，两个人还打算一起赴欧洲度蜜月。伯特拉姆非常有钱、阔气。但是，事情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科迪莉娅的出现给两人的甜美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科迪莉娅偷偷地爱上了伯特拉姆，杰拉尔典一对她说出婚约的事，她便立刻变了脸，特别是一见到钻戒和项链，就更加无法忍受。她对杰拉尔典的友情也一下子变成了憎恨，她暗自发誓，决不能让杰拉尔典和伯特拉姆结婚。不过，表面上她仍然装作和从前一样，与杰拉尔典友好相处。

"一天晚上，两个少女站在一座桥上闲聊，桥下是湍急汹涌的河流。科迪莉娅以为只有她们两个人在场呢，便突然把杰拉尔典推下了河。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河水冲得顺流而下，科迪莉娅仿佛神经错乱了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一情景被伯特拉姆看见了，他悲痛地高喊着"亲爱的杰拉尔典，我来救你了"便一头跳进了急流中，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两个人拥抱着，最后被河水吞没了。两个人的尸体不久被冲到了岸边，后来被一起埋葬了。葬礼举行得非常悲壮，催人泪下。

"黛安娜，与其以婚礼结束，还不如以葬礼做结尾更加浪漫。科迪莉娅后悔莫及，最后神经错乱了，被关进了医院。真是恶有恶报。"

"太精彩了！"黛安娜听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黛安娜也是和马歇一个类型的评论家，"我怎么也编不出这么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要是有你那样的想象力就好了。"

"想象力只要用心培养，多少都会掌握一些的。"安妮快活地说道，"黛安娜，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让我们创立一个故事社吧，经常练习写故事，直到你能独立创作为止，怎么样？"

故事社就这样成立了，所有成员每个礼拜必须提交一篇作品。开始时，故事社只有安妮和黛安娜两个人，很快珍妮·安德鲁斯和鲁比·吉里斯以及另外两个感到有必要培养想象力的女孩子也加入了进来。故事社对男同学是大门紧闭的，尽管基尔伯特提出意见，如果吸收男生进来故事社会变得更红火，但安妮还是不同意。

"故事社可有趣了。"安妮向玛瑞拉介绍说，"每个人先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大家进行讨论、评说。大家都说要把自己写的故事珍藏起来，将来好念给自己的孩子们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笔名进行写作。我的笔名叫做罗译门德·孟莫伦希。

第82节：第二十五节 故事社成立了(4)

"大家都很努力，只是鲁比变得有点儿过于多愁善感，她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恋爱情节，描写恋爱的情节有些泛滥，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而珍妮呢，则正相反，故事中一段恋爱情节也没有，朗读的时候还羞羞答答，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她的故事全都非常正统。

"黛安娜写的作品大多是凶杀，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描写出场的人物，总嫌太麻烦，最后只好安排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了。大体上写什么都是我教给她的，如果不告诉她，她就写不出来。我的灵感太多了，对我来说，这简直不是问题。"

"你写的作品还差得很远呢。"玛瑞拉轻视地说，"整天只是寻思那些愚蠢无聊的东西，把学习都给耽误了。你总捧着小说看我就不太赞同，至于写小说我看就更不合适了。"

"可我是为了好好吸取教训才写的，玛瑞拉，我是说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注意，好人必有好报，恶人必有恶报。我就是想培养这种健康的精神，最关键的是教训，牧师就是这么讲的。

"我把自己写的故事读给牧师和阿兰夫人听了，两个人都给我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只是读到我写的糟糕的地方时，两个人都笑了。我最喜欢我写的悲伤得能让人落泪的那种情节，我的故事中一出现那种情节，珍妮和鲁比十有八九会伤心落泪。

"黛安娜在写给约瑟芬祖母的信中也说到了故事社。约瑟芬祖母回信时说，希望能寄给她一些写好的故事，我们挑选了4篇最好的，干干净净地誊写了一遍，寄给了她。约瑟芬祖母来信说她还从没读过这样精彩的作品。我们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的故事太悲伤了，登场的人物几乎全都死掉了。不过，能让约瑟芬祖母高兴实在太不容易了。

"故事社也能为社会做点儿有益的事了。实际上无论做什么都应该以此为目的，这是阿兰夫人常对我们说的。我虽然想尽力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但一玩起来就不知不觉地忘到了脑后。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阿兰夫人那样的人，你说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很困难。"玛瑞拉答道，她觉得只有这样回答才能更好地鞭策和勉励安妮，"阿兰夫人像你这样随便就忘记什么事吗？你真是个无聊的女孩子。"

"阿兰夫人以前也并非像现在这样好呀。"安妮认真地说道，"这是她自己说的。她小时候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总惹麻烦，听了这些，我就有信心了。

"玛瑞拉，是不是一听说别人小时侯很坏很调皮，自己就感到心安理得是不好的？林德太太说这样不好，她说如果她听说谁小时候曾经是个坏孩子，她的心灵会受到冲击的。

"以前，曾有个牧师跟林德太太说起自己小时候从伯母家的贮藏室里偷木莓果酱馅饼的事，林德太太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可能尊敬那位牧师了。但是我却觉得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做的那种错事都能向别人说出来，真是挺了不起的。如果现在那些做了错事又后悔莫及的男孩子们听说这种事，会认为自己长大了以后也有可能成为牧师的话，这样一来，不就成为一种勉励和鼓舞了吗？我就是这么想的，玛瑞拉。"

"唉……"玛瑞拉捂着耳朵无奈地摇摇头。

第83节：第二十六节 虚荣心作祟(1)

第二十六节 虚荣心作祟

4月的白昼越来越长。

玛瑞拉参加完妇女协会的聚会，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切身地感受到了这季节转换的变化，所以兴奋得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春天的到来同样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玛瑞拉不习惯去体会自己心中的感受，她现在满脑子考虑的几乎都是妇女协会的事，比如为传教募捐以及为礼拜堂铺新地毯等等。她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欣赏着四周美丽的景色，内心深处涌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脚步也不由得轻快起来。

玛瑞拉隔着树丛望见了绿山墙农舍。夕阳从窗户的玻璃上反射过来，像一团火焰般耀眼。在收养安妮之前，玛瑞拉每次参加聚会回来，等着她的只有冷清清的厨房，可现在不同了，厨房里有可爱的安妮在盼着她，火炉内的木柴肯定正烧得劈劈啪啪直响。一想到这些，玛瑞拉就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

可事实却和玛瑞拉期望的正相反。玛瑞拉来到厨房，暖炉的火灭着，到处都看不见安妮的影子，她既生气又感到担心。安妮答应得好好的，说到5点时会把茶准备好的，现在看来只好自己动手了，在马歇从农田里干活回来之前，必须要把茶准备好。

"等安妮回来，非得狠狠地教训她一顿不可。"玛瑞拉的脸色非常难看，像在发泄似的拼命用刀削着木屑。刚刚从田里回来的马歇，正坐在往常的座位上，规规矩矩地等着喝茶。

"安妮整天总惦记着和黛安娜编故事，练习短剧，来回闲逛，做些无聊的事，把我嘱咐的事全都给忘光了。

"这个孩子该清醒清醒了，阿兰夫人还夸奖说，像安妮这样聪明、脾气好的孩子她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可这又能顶什么用呢？这孩子各

方面都很不错，但假如整天只考虑些无聊的事情，接下去还不知道她要惹出什么乱子来呢。

"今天妇女协会的聚会中，林德太太还是重复着以前的老一套，我听了很生气。倒是阿兰夫人非常疼爱、关心安妮，为安妮辩解，否则在众人面前，林德太太根本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安妮的确是个缺点很多的孩子，我也从不否认，可是，毕竟负责教育安妮的是我，而不是林德太太呀。

"今天我让安妮留下做些家务，可谁知她又随便地跑出去了，这孩子不仅毛病多，而且到现在竟然还不听我的话。看来以后就更加指望不上她了，她太让我失望了。"

"对，你说得很对。"马歇虽然肚子饿得不得了，但还是很耐心地顺从着玛瑞拉。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玛瑞拉发泄个够。

晚饭准备妥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可安妮仍然没有回来。玛瑞拉阴沉着脸，把盘子洗完，收拾好，然后要到地下室去取东西，这才想起蜡烛放在东山墙的房间里，便上了楼。

她在黑暗中把蜡烛点着，回过头来却突然发现，原来安妮并没出去，而是脸朝下正在床上趴着呢。

"怎么回事？"玛瑞拉吓了一跳，"你睡着了吗，安妮？"

"嗯。"安妮好像满腹心事地回答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玛瑞拉关切地来到床边询问道。

安妮似乎永远也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样子，越发地把头埋到了枕头里："没什么不舒服的，我求求你，请你到外面去吧，不要看我，我已经陷入绝望的深渊了。班级里谁得了第一，谁的作文写得最好，谁参加了礼拜日学校的合唱队都与我无关，我都不在乎。反正，我哪儿也不去了，我的人生已经完了，求求你了，玛瑞拉，别理我。"

"你在胡说些什么？"玛瑞拉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妮，究竟是怎么回事？你都干了些什么？马上给我起来，说个清楚，马上！"

第84节：第二十六节 虚荣心作祟(2)

安妮一脸绝望的神情，老老实实地下了床。

"玛瑞拉，看看我的头发。"安妮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道。

玛瑞拉举起蜡烛，仔细地看了看安妮垂下来的那头浓密的头发。

"安妮，你的头发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变成了绿色？"

的确，安妮的头发是变成了绿色，但发根处仍隐约露出了一些红发，看上去非常糟糕，玛瑞拉不禁有些想笑。

"对，是变成绿色的了。"安妮简直像是在痛苦地呻吟，"我原以为没有比红头发更糟糕的了，没想到绿头发竟比红头发还可怕。啊，玛瑞拉，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太冷了，马上下楼到厨房去，说清楚这件事，你已经3个多月没惹出什么乱子来了，我还以为你彻底改正了呢，你的头发到底是怎么了？"

"我把头发染了。"

"染了？把头发染了？安妮，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多么令人厌恶吗？"

"这我知道。不过，如果能把头发的颜色换了，就是吃点儿苦头我也愿意，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曾仔细想过。玛瑞拉，从今以后，我一定做个听话的乖孩子，我准备赎罪。"

"下了决心染发，为什么不染个正经的颜色呢？要是换了我是绝对不会染成绿色的。"玛瑞拉嘲讽道。

"我并没有打算染成绿色呀。"安妮十分颓丧地说，"我是决心染成乌黑的头发的。但他说过的话，竟然是谎话。阿兰夫人说过，指责对方说谎而没有证据是不对的。可我现在有证据呀，我的头发变成了绿色，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不过，当初却找不到这种证据，所以我就毫不迟疑地相信了他的话。"

"他的话？他是谁呀？"

"下午来的一个小贩，我就是从他那里买来的染料。"

"安妮，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种意大利的商人是不能让他随便到家里来的，你让他进屋来了？让一个陌生人在家里转来转去是很危险的。"

"我没允许他进到家里来，玛瑞拉说过的话我都记得。我从外边把门关好，让他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给我看染料的，他是个犹太籍的德国人。他的大箱子里装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他是为了把太太和孩子们从德国接来，才这样拼着命地挣钱的。他那样不厌其烦地推销着自己的商品，弄得我有点儿可怜他了，因此，我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好帮帮他。就在那时，我发现了这瓶染料。小贩向我保证说，不论是什么样的头发，都能染成美丽的乌黑色，还说怎么洗也不会褪色，他的劝说非常有诱惑力。可是一瓶染料要价75分钱，而我当时只有50分钱。小贩心肠非常好，50分钱也把它卖给了我，因为这是最后一瓶了。那小贩一走，我就马上回到了屋里，按照说明书上说的，用旧发刷蘸上染发剂，开始染头发，我把一整瓶染发剂都用光了。噢，玛瑞拉，当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头发变成了这种可怕的颜色时，简直后悔死了，我真恨自己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虽然你现在感到后悔了，但还是要深刻地反省，这就是对你的虚荣心的报应，你应该刻骨铭心地牢记了吧？"玛瑞拉严厉地说，"先把头发好好洗一洗，试试看能不能洗掉。"

玛瑞拉说得对，安妮决定赶快去洗一洗。她用肥皂和水使劲地反复搓洗，但仍不见一丝效果，看来，小贩说染料不易褪色倒是句真话。

"玛瑞拉，这可怎么办呢？"安妮急得哭起来，"以前我做的那些蠢事大家都渐渐地淡忘了，这次可算完了，我怎么也解释不清了。乔治·帕伊见到我弄成这副模样，肯定会笑死的。玛瑞拉，我决不能出现在乔治的面前，整个爱德华王子岛可能就数我最不幸了。"

因为染发这件事，安妮整整一个礼拜没出门，每天只是一个劲地洗头发。除了农舍的人，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黛安娜一个人，她发誓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事实证明黛安娜是个非常守信用的朋友。又过了一个礼拜，玛瑞拉做出了一个无情的决定。

"安妮，这样洗头发根本没什么用处，这么顽固的染料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没别的办法了，只有把你的头发剪了，你这样的头发是不能到外面去的。"

安妮嘴唇颤抖着，悲痛地叹了口气，低着头去取剪刀了，她也承认只能这么做了。

"玛瑞拉，最好咔嚓一下子把它都剪掉，这样子太难看了。小说里边曾描写过因患病而掉头发的，或者是为卖掉头发而剪下头发来的女子。如果我是因为这些原因，还能承受得了，可我偏偏是因为染坏了才剪掉的。如果对别人说是嫌头发长得太长才剪掉的，不知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玛瑞拉，在你剪的时候，请允许我哭好吗？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场悲剧呀。"安妮的确是哭着剪完头发的。剪完之后，便赶忙跑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绝望极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反倒稳定了下来。玛瑞拉把安妮的头发几乎全给剪掉了，只剩下短短的一点儿。安妮气得一下子把镜子翻了过去。

"头发不长出来，我就绝不再照镜子啦！"安妮暴躁地叫道。刚说完不一会儿，她又突然把镜子翻了过来，"不行，我还要照！做了错事就要赎罪。每天从这里经过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多么丑陋，而且我也不会用任何想象来掩盖它。虽说我以前的头发是红色的，但也为它的浓密和弯曲而感到自豪。这下可好，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都没有了。"

礼拜一，当安妮光着头出现在学校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但是谁也不知道安妮剪掉了头发到底是因为什么。乔治·帕伊还说安妮就像一个稻草人。

"虽然乔治胡乱猜测我剪掉头发的原因，可我就是忍住什么也没说。"这天晚上，安妮对玛瑞拉说着心里话。此时的玛瑞拉刚刚经过了头痛的折磨，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必须忍耐住。乔治讽刺我，我就宽恕她了。宽恕别人，精神上也会感到快乐。从今往后，我要全力以赴，争取做个好孩子，绝不再胡思乱想了。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玛瑞拉、阿兰夫人和斯蒂希老师一样善良的人。黛安娜说，等我头发稍稍长出来一些后，就用黑色的天鹅绒丝带把头缠上，她说得非常对。玛瑞拉，我又在喋喋不休地胡说了，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你的头还疼吗？"

"基本上不疼了，不过，今天头痛得非常厉害了，而且越来越严重，看来必须得找个医生治一治了。对你刚才说的话，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情况有什么好转的话，那就是玛瑞拉渐渐地喜欢上了安妮的喋喋不休。